

徐醒民居士講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六】

雪明講習堂印行



維摩詰經六

目錄

七六、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	一
七七、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	一五
七八、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	二七
七九、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	四一
八十、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	五三
八一、卽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	六七
八二、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	八一
八三、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	九三
八四、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	一〇五
八五、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	一一九

目錄

八六、以攝慳貪。起檀波羅密。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密。以無我法……	一三三
八七、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	一四七
八八、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	一六一
八九、以無諍法。起空閒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	一七三
九十、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	一八五
附講表……	一九九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

第七十六講

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

前面講道場，已經講好幾段了，其中講到直心是道場，那很重要，要一個道場，真正成為這個道場的直心很重要。直心是什麼呢？這個道場裏面修行的人，就是要從本性裏面來學習，學好了之後要教化眾生，也要從本性裏面發出來這個功用，所以直心是道場，這一句話我們都要記住。

剛才讀的那幾句經文，先看「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前面講四種心，發四種心從布施、持戒開始，講六度，布施上回就講過了，現在就講持戒，持戒重要。佛法總歸起來講戒、定、慧，分開來講那就很多了。戒重要，所以在這裏講戒就是道場。持戒，為什麼持戒呢？持這個字，是手拿一個東西不能放下，手一直抓住這個東西，一放棄就沒有了，所以學戒的話要持戒。但是這個戒，講的內容多得很，

有出家戒、有在家戒，出家戒有比丘戒、比丘尼戒，在家有優婆塞、優婆夷，多得很。雖然是多，在這裏講戒與發願有關係，發願重要，就普通法門來講，發願一定要成佛，不是普通的願。修淨土宗的呢？當然要發願，總原則就是要成佛。但是修普通法門要成佛很慢，要三大阿僧祇劫。淨土宗要成佛先求往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環境好，那個世界教主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教學佛有特殊的辦法，所以到那裏成就快，一往生到極樂世界，那不像在娑婆世界要那麼長遠的時間，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所以我們學佛，普通法門要發願成佛，學淨土宗也要發願成佛，但是要求其成佛很快一定要到極樂世界，所以都是要發願。

這裏講為什麼持戒是道場呢？得願具故。願具，發願這個願要具備了。所謂具備，這個願沒有欠缺的，發什麼願就要把這個願一直堅持不要放棄。比如說我們學淨土宗發願到極樂世界，不管在世間遇到好的境界、遇到不好的境界，這個願不要退轉。遇到好的境界，這個願不能放棄；遇到不好的境界，遇到那些惡人、惡事情，甚至自己得了一個嚴重的疾病，這個願力還是不要放棄，這叫願具。這個願具從那

來的呢？願具由戒具來的。戒具，具就是受了戒都是按照戒律上面所講的來執持，持著這個戒，不能有一點犯戒的，不能犯，這個叫做具，守得完全沒有缺失，這叫具。這裏要注意的是什麼呢？講到這個具，就說個人所受的那一個戒，就是那一種戒，就把那一種戒持執不要放棄，也不要有一點犯戒的事情。那麼這只講你所受的那種戒，你不能說這裏講具。那好了，我就把律宗的所有的那些律，包括那些律都來研究吧，這個不必要。出家的師父，他要成為這個律師的話，他可以研究，就是出家人，他不想做律師的話，他也不必把所有的戒律都拿來研究。通常的比如說出家的時候，比丘是受了比丘戒，比丘尼受了比丘尼的戒，然後再受菩薩戒，在這方面來研究研究就好了。那麼在家人呢？最基本的是要受五戒，再受菩薩戒，那就是菩薩戒比較多了。但是就你所受的戒律，把戒律條文裏面的意思明白了就行了，明白了之後，就是照戒律所講的來修持，是這樣子叫具。所以講這個戒律，包括這個條文，戒所講的裏面的意思，也就是說內容多得很，就是律宗所講的律含多義，你要專門研究它，那就是不容易的。所以一般講到只是簡化、簡化，簡化的，這個重要的，把它照那樣來修持。這就是說學佛的時候，學戒律要這樣的，這樣戒律具了，

具是守得完全，那麼願就具了。願是戒律具了之後，願是自然就具備了。

下面這一條講：「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忍辱這一條，六度先講布施，再講戒律，第三講忍辱。換句話說經過布施、持戒，然後才能談到忍辱。忍是忍耐，或是忍受，辱是別人加過來的，加來的侮辱。人人都有自尊心，別人加來的這個侮辱，別人來侮辱，這一般人受不了，所以古時讀書人有一句話，「士可殺不可辱」，士就是讀書人，一個讀書人殺他可以，侮辱他就受不了。由這樣看起來，忍辱很難的，雖然難，你學菩薩道必須要忍。忍辱就忍受一切的侮辱，能夠忍，他在修道的時候，這道就能修成功。就是不學道的人，世間的普通人，他能夠忍的話，一切都能夠順利。凡是忍不過的時候就有妨礙，一切事的障礙就來了，所以不能忍辱就會招來很多的障礙。我們學這一條的話，自己要好好研究，研究什麼呢？我們大家從小孩子到現在，在世間經過的種種的境界，跟各種人士來往相處也不少，那麼自己回想一下，我們對於那些人不能忍耐，後來的結果招來怎麼樣不好的結果，如果能夠忍，那個事情就沒問題了，障礙就沒有了。這就要靠自己反省，自己回想

過去，這樣一回想，那必須要忍，古人常常講「忍得一時之氣」，氣就是發脾氣、生氣了，「免得百日之憂」，這個話很有道理。

精進是道場。不懈怠故。

精進，學佛的人必須修行的工夫要精，不要複雜，很專心的在那裏修。進，往前進，不能退轉。所以這裏講「精進是道場」，為什麼呢？「不懈怠故」。懈怠是懈怠，怠是退步。你能夠精進的時候，遇到任何的困難，遇到那些惡劣的境界，還是一直往前進，你不能轉移方向。假如說正在學佛，忽然被人家傷害了，這樣的話，一想：我這樣精進在學，怎麼有人還來傷害我？或者我身體有了病了，這就是懈怠，退轉了。真正的精進，對著那個目標一直往前進，也不能夠轉一轉，我學這個法門，就比如說我學淨土宗，學淨土宗忽然遇見那個很惡劣的環境、或惡劣的人來干擾了，他心裏想：我就改學其他的宗，或者是任何一宗，我可能是改變學別的宗，可能比學淨土宗要好一點。你千萬不可以，一改，本來走這個路很寬，又廣又直，你這一分心走歧路了，一般講岔路了，岔到別處去了，這一岔路，走了歧路，那把正路放

棄了，那你怎麼學法呢？學佛怎麼學？所以這個是不能懈怠。

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

禪定，佛法用工夫、學定工夫，都是叫做禪定，這裏不是專指禪宗的禪，禪宗的禪當然也是禪定，但是這個範圍廣，學一切的定工夫都叫做禪定。禪定，心是調柔的，入定就是調心。我們凡夫眾生的心裏都是妄心、亂心，亂就是雜亂的心，這個狂妄的心、雜亂的心，都不會柔和的，必須有了定功的時候，他心裏才是柔和。所以修禪定是調心，把心調到柔和那個境界，這就是好的境界了。禪定能得到柔和的心，那是什麼呢？人人都有法身，修禪定入了定的時候，這個心就跟法身相應。與法身相應，法身就是真如本性，本性柔和的，這個本性柔和的，入了定的時候，與法身相應的話，必然就是柔和。

怎麼樣修禪定呢？當然修禪定，在道場裏面可以用工夫，不在道場裏怎麼辦呢？經文講得很簡單，我們學經文的時候要自己研究，那就是說就算在道場裏面修禪定，念佛也是禪定，念佛念得一心不亂，這就是禪定。我們在這道場念佛有一定的

時期，就說打佛七——七天，平常在道場裏面集合起來念佛，時間也不多，就算自己在家裏做早晚課的時候要念佛，這也是。早課以外怎麼辦呢？那就是說除了道場裏面打佛七集合起來念佛、自己家裏早晚課，其餘的時間都要用工夫修定工夫。

用工夫修定工夫，那就不一定盤起腿來打坐，不一定。就像我們念佛，修念佛法門的時候，行住坐臥都可以用工夫念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裏講，大勢至菩薩用什麼工夫來教人家呢？「淨念相繼」，把念佛的淨念，相繼不斷。怎麼樣相繼不斷呢？憶佛、念佛。除了正式念佛以外，平常要憶佛。憶佛怎麼憶佛呢？「如子憶母」，就像這個小孩子離開母親，他想母親，想母親隨時都在想，穿衣吃飯、作事情，想母親的心跟做事情沒有衝突，所以大勢至菩薩講的這個對於我們修行最好，就是正式念佛以外要憶佛。憶佛怎麼憶法？講得最懇切的，就是如同兒女離開母親的時候，想念母親，用這個工夫就是這裏講的禪定，在道場你用這個工夫，在用的時候，日用尋常之中就是禪定。下面講到：

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

這個智慧呢？學佛，好好的學，它就發揮，就有智慧了，所以學佛的人講戒、定、慧。學佛之後就開智慧，開智慧，智慧有淺有深，淺的智慧得到用處比較小，大的智慧用出來就不可思議了。唯識宗講轉識成智，我們凡夫眾生的心裏就是識心，不是真心。真心在識心裏面，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識裏面有真心，而只知道由識心現出來這些境界，包括本身。那麼要成佛，就把這個識轉成智慧，轉到圓滿的時候，轉成大圓鏡智，那就成佛了。這裏講智慧，他這是怎麼說呢？萬法，講到世間的萬法，包括出世間的法，無窮無盡的。那麼這個無窮無盡的萬法，能夠叫萬法現前，現前很不容易的，現是什麼呢？講唯識宗就是現量，有現量、有非量、有聖言量。現量，就是本性現出來的，我們普通人你是你要看某種事情、你要了解真相，就見到真相，這就現量。見不到真相，那就非量，所以現量很不容易的，現量就是真相現前。真相現前，這裏講的是本性，本性裏面它沒有種種的那些隔闕，沒有隔闕，直接本性起來的，沒有思、沒有量。思就是思想，心理一思想這種事情，那就不是現量。現量就是這個智慧一開的時候，那些本性的境界就出現，這種本性不用思量的。我們普通人想做某種事情，都是用思想，量是一個準則，用思想，認

為我的思想是可靠的，不一定，凡夫眾生這個思想，用這個思想靠不住。現量的現前，不用思量。不用思量，一看，真相就出現，真相就是真理，本性就出現。

唯識學裏面講三量，現量，還有比量，再就是非量。現量，我們要入定、要開智慧，才能有現量，那不容易，用比量。比量有比量的辦法，比量得不對，那就是非量。那要避免非量，那就要聖言量。比如說我們研究這部經，我們現量工夫好的人可以見到本性，那現在不多，用比量。比量比這個經文這麼講，講這個道理，拿別的事情來比照著來研究，比有比的規則，要以規則才能比得成功，不依照規則比不了的，那就成為非量。最穩妥的辦法，大家要弘揚佛法、要講經的話，就是不講經，個人彼此談話的時候，要避免非量，那就是聖言量。經都是釋迦牟尼佛講的，釋迦牟尼佛講的這話都是聖言，以經文為標準就是聖言量，這個可靠。

經文裏面講「現見諸法故」，三量之中，這裏講現量，現量怎麼用得上，才能夠有這個現量呢？雪廬老人講破無明，無明有枝末無明，枝末無明就是見思惑；有根本無明，根本無明就是凡夫眾生一念不覺，一念之中不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然

後有無明，這是《大乘起信論》裏講得很清楚，就一念不覺而有無明。無明有根本無明，然後才有枝末無明，破除無明，最淺的講就要破除見思惑，進一步的，見思惑上面還有塵沙惑、還有無明惑，這是天台宗講的。那麼必須破除無明才有現量。經文裏這邊講，「現見諸法故」，現就是現量，必須破除無明才有現量。見呢？見到諸法，諸法就指一切的法。有現量的時候，有這種工夫，它就能夠見一切的法，包括世間的法、出世間的法，都能見。見，不是聽到的，而是親自見到的，也不是人家轉告的，親自見到，親自見到萬法，指一切法。那就是說親自見到萬法，萬法都有自性，萬法是事情、事實，從萬法裏面見到本性，就是見諸法，那這個工夫必得要現量才有。普通人要見到萬法，見到世間那些娛樂節目，有唱歌、有跳舞有什麼就歡喜，見到那些天災人禍的事情，心裏又悲傷，真相呢？見不到。真相，要親自見真相，這個經文裏面見到煩惱就見到菩提，見到怎麼樣的惡的、罪惡的人，也可以看到他本性。罪大惡極，造的事情能墮地獄的那種罪報，有現量的人一看，就從他造罪業那個事情方面，看出他有本性。即事顯理，就萬法這個事來見到本性。所以是現見諸法，諸法這些現象都是事情，就從這些事情見到真理，見到諸法，諸

法都含有真理。所以有智慧，智慧就是光明，光明一照，萬法就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學佛要開智慧，照萬法照一切眾生，一切眾生都有真如本性，都可以教化、都能把他教化成佛。下面講：

慈是道場。等眾生故。

慈，是佛看見眾生，眾生都要求樂的事情，享樂，佛就是慈心，慈心就是給眾生樂。給眾生樂，那跟世間法不同，世間眾生希望有錢財，最好能夠做官做大官，越大越好，那麼他得到這些就樂了。佛的慈不是這樣，佛的慈教眾生能夠知道這個道理，能夠明瞭自己有本性，了解這個道理就真正的樂。諸佛給眾生的慈，讓眾生得到樂，不限那一類的眾生，平等大慈，富貴的也好、貧窮的也好，甚至於那些犯罪的人，佛一律給他慈，慈心給他的樂平等的、沒有選擇，叫平等慈。下面講：

悲是道場。忍疲苦故。

悲就是道場，為什麼呢？忍受疲勞困苦，這是悲心。佛，無論那一尊佛，到世

間來看見眾生有苦惱的事情，就要把眾生的苦拔除掉。所以前面講慈，慈是與樂，給眾生的樂。悲呢？是拔苦，拔眾生的苦，把它拔出去。拔苦也是平等的，平等的拔眾生的苦。見眾生——我們世間的眾生苦，苦海無邊，太多太多的事情。貧窮人苦，富貴的人也苦，富貴的人沒有得到富貴，他用盡心思在求富貴，富貴求到了，又怕別人來破壞他的富貴。有錢人恐怕人家來搶他、偷盜他的財產。貴呢？在上位的人，他又恐怕人家起來革命，把他推翻掉，這苦啊。下面講：

喜是道場。悅樂法故。

「喜是道場」，見眾生有好的事情，他就喜，眾生有好的境界、有歡喜，佛就隨著歡喜，大菩薩也是如此。眾生歡喜，佛隨著歡喜，這怎麼講呢？佛有真如本性，眾生也有真如本性，是一體的。自然的佛隨眾生歡喜，不像我們凡夫眾生，我們見著跟自己有關的人，他歡喜，我就跟著歡喜。與我沒有關係的人，他歡喜他的，我為什麼歡喜啊？這就有分別的。佛是無分別心，大菩薩也是無分別心，自然的跟眾生、隨著眾生歡喜，就平等的歡喜。

捨是道場。憎愛斷故。

捨，就把那些世間不正當的事情都把它捨棄掉。捨棄世間那些虛妄的事情，這就是道場。這個道場什麼呢？「憎愛斷故」。學著捨的這個法門，中間有過程的，什麼過程呢？前面講慈悲，慈是有慈悲、有慈心，生了愛心。就是講這個五倫的話，父慈子孝，父就包括母親，父母對於兒女都是慈，慈生了愛護心。那麼生了愛護心，兒女有些生了病，或者是跟外邊的人學壞，父母心就是想辦法把兒女教化過來。教化過來，不是一下就教化過來，時時刻刻在提醒他、教化他，這就要很辛苦。再由辛苦發生悲心，怎麼這個小孩子這樣不學好呢？心裏感覺很悲，悲的話就要把它不好事情拔除掉，那麼就在悲之中，悲心之中又發生憂——憂愁，憂愁這個小孩子教化不過來，再由憂愁發生苦惱了。所以這個苦惱就是從慈愛、悲這裏生出來的。

慈、悲、喜、捨，這叫四無量心，這四種心——慈心、悲心、喜心、捨心，佛跟那大菩薩都有。這個心什麼？無量的。從佛的心裏面，無量就沒有數量的，多得很，眾生用那些，佛就用那些，用出去眾生有感，佛就有應，叫四無量心。四無量心也

是平等，佛對於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用四無量心。

第七十七講

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

這一段經文就是把道場詳細講解，我們普通都知道道場有一個建築物，裏面舉辦各種弘法的事情，這就是道場。那是很簡單的講，這裏就是針對道場把它最徹底的道理講清楚。這個道理很深很廣泛，前面已經講很多，現在就接著講神通、解脫。

前面講過的不少，比如說直心是道場，也有幾種心，再後面有慈、悲、喜、捨，都講過了。現在講「神通」，神通就是經文裏面講「成就六通」，六種神通。在印度的外道也有神通，他們只有五種神通，那不管用的。六神通，佛家的第六種神通，得了神通就不會失掉的，所以他能夠成就六種神通。有這神通做什麼呢？神通就是弘法利生一種重要的方法。這個神通不一定表現出來，教眾生能夠接受佛法，遇到各種的不好的境界，能夠轉變好的境界。遇到不好境界的人，他自己也許還不知道，佛菩薩神通把它轉變過來。所以我們了解神通有的可以表現出來有現象，出現的神

通有的不一定表現出來形狀，沒有的，這就是看佛菩薩他針對眾生的根機來用神通。

「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解脫叫做八解脫，又叫做八背捨。八背捨又叫做八解脫，八解脫分類起來有很多，在這裏講主要是要運用這種八解脫，把世間凡夫眾生貪瞋癡那些煩惱，用八解脫的這種方法把世間凡夫那些煩惱習氣除掉，然後才得到解脫。簡單的講，就是用禪定的工夫，用這個工夫可以除掉世間貪求的、貪愛的這些事情，都把它除掉。捨，捨棄那些染污的東西，這叫做八解脫，也就是八背捨。這是八背捨，也就是八解脫，有小乘的法門，有菩薩用工夫，兩種不同的。現在我們研究就是菩薩要修八解脫，一方面自己在修，一方面用這來教化眾生。菩薩修是修二十五種的定工夫，也就是禪定。修二十五種的定工夫，就是要除掉二十五有的罪業煩惱，二十五有是由三界詳細的分析起來，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簡單的講三界，詳細的講有二十五個層次的，這個二十五層次叫做二十五有。菩薩修二十五種禪定，就是要把二十五有的那種造罪業的不好的習氣把它除掉。因為二十五有就是三界之中分開講的，每一種在那一個有的眾生，都有他造罪業的那種

垢，叫做罪垢。造業了以後就有垢，就是染污的意思。也就是說把二十五有眾生所造的罪業，能夠把它除掉。那麼二十五有就是表示三界的眾生都造業，都有這個煩惱，這些造業跟煩惱就把人人皆有的本性染污了。菩薩就用這種二十五種禪定的工夫，把造的罪業煩惱除掉，除了之後，本性就顯出來了。下面講：

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

佛講佛法，大菩薩學佛法，也弘揚佛法。佛所說菩薩求法、弘揚佛法都要方便，沒有方便沒辦法說的。比如說佛在所說的時候要用言語，把言語記載下來，就稱為佛經、稱為經書，這個經書用的文字做成一本書，這就是方便。例如《金剛經》裏面講佛說法就如同那個筏，筏是用竹子編起來的，可以在水上能夠載著人，從這個岸到那個岸上去，這是比喻的話。眾生都在生死苦海裏面，佛說法就好像竹子編起來那個筏，就是代表船，用船從生死海裏度到彼岸，彼岸就是脫離生死的那個岸。那麼既然到了彼岸的時候，這個船就要捨棄。到了彼岸就是脫離生死海，如果還要把船不肯放棄，那就不肯登岸了，那怎麼了生死？所以說比喻，船就是方便。再說

這個方字，方字就是船，而且是兩條船，兩條船併起來的，這就是方字，所以用這方字度化眾生，它是度化眾生的一種工具，這叫方。這兩句經文說「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為什麼講方便呢？為什麼方便是道場呢？有方便才是道場，這個道場講方便，因為目的就是要度化眾生，要度化眾生沒有方便沒辦法度，所以就是度化眾生故。

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

四攝，眾生有剛強難化的，有性情柔和的人，佛法度化眾生不同的，對於剛強難化眾生要折法，折就是為了讓他能夠接受佛法，就折服他，攝呢，就是收攝他，用好的、和緩的、柔和的方法來接引他。這四攝法有四種，叫做四攝。四種第一個是叫布施攝，布施，就是對於須用攝法來攝他的話，那就是用布施，布施也有不同的，根機好的人用法施，講佛法讓他覺悟，用法來布施；對於根機鈍的人就用財物來布施，讓他接受財物的時候，可以得到佛法的好處。但是用財布施的，也只能夠讓他得到世間一般人所看得見的世俗利益，用世俗利益然後逐漸逐漸讓他覺悟，再

用法來布施給他。這是說法要分出層次來，要針對眾生的根機來施捨。

第二種攝法是愛語，愛這個字就是愛護的意思。佛菩薩愛護眾生，就用那些言語使眾生一聽就發歡喜心能夠接受，這叫愛語。佛菩薩看眾生就像父母看兒女一樣，這個小兒女他性情很好、很聽話，父母就用愛護他的言語，他說小孩子你很乖很聽話，這些愛語，小孩子一聽，果然都聽話了。這一類的眾生，佛菩薩就用這些很愛護他的言語說給他。

第三種叫做利行攝。利行攝就是菩薩用他的身、口、意，三方面同起了行為，身體起了行為、口說話、意識，這三種都有善的意思，善就是有善意。身、口、意都起了善的行為，讓眾生都得到利益，這叫利行攝。

第四種同事攝，同事，佛菩薩要度那一種眾生，就跟那一種眾生做同事。比如說他做生意的，佛菩薩也跟他做生意，同事了。生意有很多種，無論那一種生意，各種種類的，佛菩薩都跟他們同事，就在同事之中來度化他。比如說開店，開店的時候，有的是開做種種的葷菜、做那些山珍海錯的店，佛菩薩跟他同事就勸告他這

個店不要開，不要開這種店。要開什麼？開素食店，素食店不會殺生的，就給他轉變，開那種殺害眾生的肉食品店讓他放棄。讓他放棄的時候，也就是叫他改變，不再殺生，全部改為素食店，這就是同事攝。原來造惡業的，叫他不要再造惡業。造的善業的開素食店了，也告訴他素食店用菜蔬的原料要檢查清楚，菜蔬有沒有殘留農藥？是不是把它洗得很乾淨？這樣一步一步的引導他。這一步改變的是不好的那種惡習氣，好的呢？讓他再好，這叫同事攝。這裏也許各位要問大菩薩到開肉食店裏面去跟他同事，這大菩薩也跟著吃肉嗎？這個問題各位可以研究，佛菩薩他有種種的變化，表面上看來他到肉食店是跟他是同事，實際上肉食店裏賣的是真的殺生的肉，佛菩薩變化的不是真肉，是變化出來的，都是素，沒有殺生。所以我們研究佛經，就在這些方面研究。下面講：

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

多聞，學佛必須多研究佛經，佛在世的時候，當然要聽佛講的法，佛不住在世間，但是佛留下來這個經書，那就要研究佛經了。研究佛經不能說我只研究一部經

就夠了，那可不行，要多聞。在儒家講就是博學，博學是那一種學問都要學的，這叫多聞。「多聞是道場」，多聞是道場，這個要點就是「如聞行故」，聞到佛法，比如說我們現在聞維摩居士這個經，聞了這部經之後，就照經文裏面所講的來修行。這個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現在聞這個經，就如同聽釋迦牟尼佛在講法，聽了講法就按照這個法來修行，修行就是行。如果只有學，佛法聞到了，不能按照所聞的去實行的話，祖師注解說只聞而不能行，就跟《禮記》上所講的「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一樣，猩猩能言，不但是不離走獸、不離禽獸，大猴子長得跟人一樣的叫猩猩，他雖然能夠說話，他不能有人的人的行為。鸚鵡，大家知道很多鸚鵡會講話，他能講話但是沒有人的行為，他不能修行的。所以祖師注解裏面講像這個能聽而不能行，什麼呢？如同禽獸，這話說得很嚴重。說的雖嚴重，是沒錯的，我們學這部經要注意了，必得聽佛所講的話，聽佛就照著佛的行，佛所行的是什麼呢？佛愛護一切眾生，用慈悲來度化一切眾生，菩薩學佛就是學佛這樣慈悲。慈是把眾生所想要的樂給他，與樂就給眾生樂，眾生有種種的痛苦，菩薩、佛都要把眾生的苦拔除掉，慈悲就是拔苦與樂。

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

「伏心是道場」，為什麼呢？「正觀諸法故」。要能夠伏心就要用觀法，觀什麼呢？觀諸法，而且要正觀，不能邪觀。伏心就是我們眾生的心都是亂的，妄心、亂心，就是要把這個心把它伏下去。這個伏心的工夫，能夠伏心就是道場，怎麼樣伏心呢？正觀諸法。要用觀法，不但是觀法而且要正觀，正確的來觀——觀諸法。眾生，尤其是我們人道的凡夫眾生，看到世間的這些法，世間法什麼呢？那就是各位自己看看，別處不說，就看我們這個地方，所看見的、所聽到的無非是殺盜淫妄。殺生，不但殺畜生，殺人也有，人道就是殺人多得很，國內國外都有。竊盜，竊盜是小偷偷盜，古時候小偷，主人一發現，他趕快逃，現在的小偷不同，他到主人家來偷東西，主人一發現，他不是小偷了，就會變成強盜了，那看這個風氣多麼惡劣。淫，你看現在那些有地位的人、財力豐厚的人都有，都有什麼？小三很多，這就淫。妄，說的話不算數，話說出去了，然後不能兌現，這是妄語，說話傷人家。這都是殺盜淫妄，多得很。再有這酒，酒為什麼在佛法裏面要戒呢？酒喝多了，看看開車子酒

醉駕駛，不是自己把車子開翻了，就是撞了人，而且真正研究起來，不只是這個喝酒開車子，喝酒喝醉了之後，殺盜淫妄都會犯的，這個不必多講，各位想想就知道。所以在這個世間你看看，這個越看，妄心就是越多，你要想把這個妄心降伏下去，好不容易。

這《金剛經》說比喻，要降伏妄心，降伏其心你可以做，試試看，你把一個氣球或者是用籃球也好，在裏面裝了氣的一個球放到水裏去，你要把這個氣球按到水裏面，不容易的。你用手把它按住，按住的時候，它就在水裏沒有漂起來，手一放，好，它又漂浮起來了。我們眾生的妄心就是這樣，用佛法把這個妄心降伏下去，那麼眾生的毛病就是學佛學過了一時候，這個又不學了，剛剛學佛的時候，眼前就是佛，學了以後，學佛三年，佛在天邊了，這就是我們凡夫眾生的毛病。學佛法要用佛法來降伏妄心，那就要有恆心不能退轉，所以這個伏心就是用降伏妄心。

降伏妄心不容易，那要用觀法，用什麼？要正確的觀法，叫正觀。正觀多得很多，就舉一條來說，天台宗講空、假、中三諦，三諦，第一個是空諦，空諦就是講世間

萬事萬物，皆是因緣所生的，都是空的，這是空諦。

第二是假諦，假諦是雖然有這些現象，體性也是空的，但是因緣所生的假相還在，你不能離開這個假相。比如說我看見世間一切事物、人類人羣的組織，人羣組織這個民主國家那些政黨，這都是因緣所生的，都是假的，經不起分析，一分析都是假的，但雖是假的，這種假相存在。假相既是存在，我們眾生存在假相世間之中，就不能不了解，不了解就被這個假相困苦了，所以要講假觀，假觀就是怎麼樣來應付這些假相。所以我們生存在一切皆假的世間，必得要明瞭這假相，然後才想辦法、有辦法來解決假相所困擾我們的這些相。你不了解這些假相，那就苦惱無邊。

第三是中諦，你要解決二諦的時候，怎麼解決法子呢？就要講中諦。空諦、假諦拿什麼來解決呢？就要中諦，中諦就是空假一如，空諦、假諦一如。什麼叫一如？學佛必須要學中諦，中諦才能夠正確的開發自己的本性，所以觀中諦的時候，心心念念的就要開發自己本性，講到本性是一如，空也好、假也好，都是一如。一如就是就觀察人人本有這個性體——就是本性，所以三諦最重要的就是要學中諦。觀這個

中諦，把空、假二諦圓融起來這樣觀，這就是正觀，這樣正觀就能把妄心降伏下去。

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

三十七品，這不能多講，他這裏講「三十七品是道場」，為什麼呢？「捨有為法故」。總體來講，三十七品就要把有為法捨棄。三十七道品分析起來，不是一下就能講得完的，總歸起來講，根據祖師的注解，就是把這個有為法捨棄，有為法就是《金剛經》裏面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就是有為法，我們看這個世間的有為法，這都是有為法，就像做夢，就像這個幻，幻現出來那個相。泡影，水上起來的泡，還有影子。又像這個露——露水，又像電光。那就是現出來，馬上就滅掉了，太快了。你看我們人世間的一切的法，都是有為法，升官發財、做了大皇帝，都是有為法。古時候有了國家還不算，有了天下了做了天子，也是夢幻泡影，這都是有為法。把這些有為法都把它捨棄掉，這裏講三十七道品，最重要的就是祖師所講的道品，講那個道品最重要的，就是把一切有為法捨棄掉，再呢？修了空空三昧，空，一切皆空，一切皆空這個空也要把它空掉，叫空空。這就是捨

棄這些法，才能得到無為的、不生不滅的，才能得到真正的能夠開發自己本性的正法。

第七十八講

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

四諦，就是苦、集、滅、道四諦，諦是講的這是真實的道理。這個諦呢？有四諦、有二諦、有三諦，種種的不同，講到最真實的地方就是一諦，只有一諦，其餘二諦、三諦、四諦等等，那都是佛說法的時候方便的講法。那些方便的，無論是二諦、三諦一直到四諦，講到最究竟的時候，第一諦，就是一個諦。

那麼為什麼這裏講四諦？後面講到「四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誑，是說的言語，從好的這一方面來講，是方便的講；從不好的方面來講，誑，講的話是虛假的，虛假的言語。那個誑人就講不好，我們在這裏講這個誑當方便的意思。那麼要從虛假這方面來講，這講法就因人而異，對於這個人是這個講法，對於那個人是那個講法。為什麼因人而異呢？因為凡夫眾生學佛的程度、學佛的能力不相等，所以有這些方便的言語、虛假的言語來說法。經文講四諦，四諦講到真實的地方就是第

一諦，它是第一等的，講真實的法。那麼這一段的經文講到道場，前面開始就講道場是什麼呢？直心是道場，直心，這個心從本性裏面用出來，沒有把本性變化，還是本性，原來是靜態的如如不動的，要起作用的話，那麼就是要用言語了。言語就佛來說，佛的言語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絲毫都沒有汙染，所以要直心。直心你講道場，開始就要講直心，然後一步一步的解釋，解釋到這裏。

拿四諦舉例子來說，四諦就是道場，四諦為什麼是道場呢？剛才講過四諦就是一諦，就是第一諦，第一諦指的就是本性。凡夫眾生言語都是虛假的，這個虛假的言語，就第一諦來說的，第一諦才是真實的言語，才是真實。那麼我們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我們在世間跟人家說話，或者自己發表言論，是不是第一諦？真能第一諦就能感動人家，不但能夠感動人道眾生，其餘的眾生，例如天道都能夠感動，你的言語說出來，度化眾生就有實際的效果。

這裏經文的後面一句講「不誑世間故」，世間，就用我們人世間來說，能夠懂得第一諦，言語出來就是不會欺騙世間。不了解這個道理，隨便言語，不管是自己

認為是真的言語還是假的言語，以這個標準來講，都是假的言語。假的言語在世間跟人家說話，拿現在人講的無感，無感就是沒有感動。它講不誑世間，世間就拿我們台灣，世間包括各種人物，你無論是在那一界的人，要是用虛假的言語，都是欺騙他們，欺騙他們叫他來相信你，辦不到。所以在這裏是教我們一定要懂得第一諦這個道理，怎麼樣才是不誑世間呢？任何一句言語，或是任何一種行為，不管是朋友還是普通人，跟他們來往的時候，真實的心、誠心誠意跟他來往，你學第一諦的時候就是這個學法。不但對人要誠心誠意，甚至對於畜生，現在大家很多都是喜歡養小寵物，小寵物那是狗也好、是貓也好，你對牠都要真實、誠實的，如果用假的言語欺騙牠，欺騙一次，下次再欺騙，牠就不相信了。所以學這個，我們就要誠心誠意的對待任何人，甚至於畜生都要講誠字，所以印光祖師講學佛的妙訣，真正要講妙訣的話，一個誠字一個敬字，誠是誠實，敬是恭敬，這個重要。

下面就說了，「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緣起，就是講這十二因緣。十二因緣從無明，然後有行，行就是行動，這個中間有十二個因緣，到最後是

老、死。這個當中因緣有過去的因緣、現在的因緣、未來的因緣，有十二種。經文裏面只舉出無明乃至老死，無明是十二因緣開始，到最後終了的時候老死，那就是說我們眾生不知道從什麼開始，就無始，無始劫以來就是無明、行以至於老死，從過去的生死到現在的生死，以至於未來的生死，這樣的循環不斷，無盡的。那就是說我們眾生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沒有了的時候，沒有了的就是生死。要了生死，十二因緣按照這樣，你不學佛，不能把十二因緣解決的話，就生死永久不能斷。十二因緣講生死，不學佛法，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用一個比喻，這個生死永久不能斷，就像大海一樣的，海一看無邊的、無窮無盡的，你這怎麼辦？必得用佛法來把這個無盡的生死（就像大海那樣無邊的），把它解決。

佛法要把這個生死（無窮無盡的生死）解決，從那裏解決呢？十二因緣裏面有愛、取，愛是貪愛，任何一個眾生，就拿我們人道眾生來講，一到人間來這小嬰兒，他就有貪愛。諸位可以看看剛生下來的嬰兒，他一出生的時候兩個手就抓，抓什麼呢？就要抓他所愛的東西。再呢？嬰兒出生的話，第一個聲音那就是哇，好苦，苦

什麼？苦就苦啊，到人間來既是要貪求任何東西，無所不愛的，愛就要取，愛取都是痛苦的事情，這樣想起來，這個生死實在是苦惱。所以佛法就是在愛取這兩個字上面用工夫，我們不學佛的人，誰也沒辦法教他不愛不取，既然學佛了，就要不愛世間任何東西，不要爭取世間任何東西。這一愛這一取就是生死，生死就是前面有生死，現在到人道來，愛取不能夠斷的話，未來還是生死。所以佛就是教我們從愛取這兩個字上面用工夫，凡是世間一切都所愛的，我不要愛他，一切世間人都要取的，我們不要取，這樣才能夠解決生死問題。

說起來簡單，怎麼教人家不要愛、不要取呢？佛法很多，佛法裏面就有行菩薩道。學佛必須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智慧就是般若，六波羅蜜，還有其他種種的法門。這些就以六波羅蜜來講，包含的佛法也是無窮無盡的。十二因緣裏講的生死無盡，茫茫的像大海沒有窮盡，佛法就拿六波羅蜜來講，也是無盡的。所以我們研究佛法，學佛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六度法門是必須要學的。那麼這個十二因緣生死的問題，佛法來解決生死，把問題解

決，所以十二因緣就是道場。這道場就是主要的，意義是說要用無窮無盡的佛法，來對治十二因緣的生死不斷的問題，所以這是緣起，十二因緣是道場。

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

煩惱有很多，從根本無明一直到枝末無明，都是煩惱，所以講諸煩惱。所有的煩惱，經文裏面講「諸煩惱是道場」，下面一句話「知如實故」，就從諸煩惱來認識有如實的，有真實的道理在當中。知如實，知是知道，知道如實——煩惱當中有真實的法，真實法就是真如本性，能夠了解一切煩惱之中就有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佛性。這樣看起來，我們看一切的眾生，那一眾生都有諸煩惱，都有，就在每一個眾生的諸煩惱來看他的真實——真實裏要看他人人皆有本性。不但人人皆有本性，六道眾生都有本性，就是在地獄裏面的眾生，也有他的本性，如果沒有本性，地獄裏面出不來。地獄裏面眾生能夠出來，就是把他在世間造的罪業，在地獄裏面受了苦報受完了，再經過佛法一啟示，他出來了。這證明六道裏面的眾生，那一個眾生都有真如本性。所以在這裏講諸煩惱是道場，一切眾生都有煩惱，煩惱就有本性，這

樣看起來是不是諸煩惱就是道場。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眾生，我們一般人了解的是眾生，這是眾生，每個人都算是一個眾生，講到微細的地方，一個人就是眾生。他為什麼呢？大家知道這五蘊，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色是物質方面的，受、想、行、識是心理方面的，物質跟心理合起來，成為我們這個人一個眾生。這樣看起來，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個眾生，那麼就算每一個人都是眾生的話，有生死，生死為什麼不能了、不能解決呢？五蘊合起來這個人，六道都是，我們只舉人道來講，人人都把五蘊合起來我們這個人，都指著我，一般人講話、對人講話，指著鼻子，鼻子就是當自己的。鼻子上面自字，自字就是個鼻，指這鼻子就是有我，人人都有我，執著我叫做我執，不學佛的眾生，誰也不知道。我以外，有這我的同時，就有法執，法執是執著世間一切的有形狀的、無形狀的、抽象的那些東西那些法。我們普通人講什麼東西、什麼法，佛法裏面講法，萬法，凡夫眾生把每一個法都當作真實的。當作真實的，他在世間，自己的意見跟別人的

意見不相合，就有很多麻煩的問題出現了。要懂得這道理，我們處在世間就是處在萬法之中，要生存在世間，離不開萬法，但是不能執著，要懂得萬法皆空。不能執著，一執著就是法執。在這裏經文講的是「無我故」，這個無我故，是把我執、法執合起來講，分開來講是人無我、法無我。人無我，就是我們人不要執著有我；法無我就是不要執著世間萬法。凡夫眾生就把萬法都是當作自己所有的，無我就是一個是人無我、一個是法無我。所以經文裏講「眾生是道場」，為什麼呢？知道無我，知道人要無我，知道法也無我。

講無人我、無法我，我們學這部經的人要分析，這個分析就了解人無我、法無我，一切都是虛假的。為什麼虛假呢？講一個原則，都是因緣所生法。就拿我們人道眾生來講，我們這是一個人來，入胎的時候要有父母，入父母胎，沒有這個因緣，我們怎麼到人間來？到了人間來養育、教育，就多得很了，沒有養育、沒有教育的話，那不成為一個人。猩猩、大猴子、鸚鵡，牠們都能夠說話、都能夠說人話，但是牠沒有經過教育，沒有教育，所以是不離禽獸。我們人在世間要受教育，從母體

生下來一直到老死，都要受教育，自己有了兒女，更要把兒女好好的教育。那這就是非常複雜的，總歸起來講，就教我們學這部經的人，要了解無我的意義。

無我意義說起來很多，就以《金剛經》舉例子來講，《金剛經》裏面就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世間的相太多太多了，《金剛經》就拿這四相來說明不要著相，一著相就有生老病死。要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進一步要成佛，就要學這無四種相。這四種相都是無，講到究竟的都是無，這要分析起來，那很多，就拿壽者相來講，壽者相，我們人間的壽者活到七十歲就了不得了，人生七十古來稀，八十歲、九十歲、一百歲，那不得了了，活到一百歲，這是人世間人瑞了。再活到一百二十歲，那更不得了，但是不能跟天上眾生相比。天上眾生從最初的四王天，四大天王他的壽命，我們人世間五十年，在他那裏只有一天的時間。你看，四王天以上，每一層的壽命就是一層比一層高，按照比例。那這樣看起來，我們人間是不是活上一百歲、一百多歲，比上最初的那個天上，活上一百歲，四王天不過是兩天的時候，所以壽者相我們不要執著，一執著有壽者相的話，那就是被壽者讓

我們法執解不開。所以這個認識——眾生就是道場，眾生為什麼是道場呢？他知道無我，知道沒有我、沒有法，就沒有這兩種執著，要成佛，就要把這兩種執著放棄掉。不放棄這兩種執著，生死就不能了，更不能成佛。

這裏要注意的，是放棄我、法二執，怎麼放棄？要研究了。人人都有我執、人都有法執，你要它放棄，怎麼放法？就《金剛經》裏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這裏講眾生就是道場，無眾生相，並不是說不要眾生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眾生，不要這個我了，不是這個講法。看眾生就知道，無眾生相，沒有這個相，不要把眾生相放在心裏，這樣對於自己、對於一切人道眾生，就相上面，直接就是看成無相，看成空。看成空的話，就顯出來自己本性。相不空，執著相，本性就被這相染污了、遮住了。所以《金剛經》講這個道理重要，你看眾生，不看眾生這個相，直接的就認識眾生皆有本性，這個就從相裏面看這個無相，然後本性就顯出來。這是講眾生是道場，知道無我，這樣的講，眾生才是道場。如果一著相，四相無論著那個相，這個眾生怎麼是道場呢？講眾生是道場，一切相，不是把這個相拿掉以後，

才看見這個本性，那就講錯了。眾生就是眾生，就要在眾生相上即相顯本體。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一切法，佛經裏面用詞，一切這兩個字包含宇宙人生，就佛法的名詞來講，眾生的正報、眾生的依報，正報就是眾生自己的身體——這個生命，依報就是宇宙萬有那些環境，這是一切法。一切法正報就是我們眾生的生命、身體，經不起分析。就拿我們人的身體來講，你分析分析看看，身體裏面這些，就講專門的物質，這個色法也是分析得越多越數不清，就拿我們頭上的頭髮、身上的汗毛，你數數看，數不清的。外面的宇宙天地，天地包括太空，包括天空、地球，地球不只我們這個地球，你仔細算起來，那個地球就像恆河沙那麼多，太多太多了。這個一切法，經裏面講就是道場。

「一切法是道場」，怎麼說呢？「知諸法空故」，一切法到最後都是空的，叫做畢竟空。畢竟到最後都是空的，就拿我們人道眾生來講，無論他做了大皇帝，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也有富貴的，也有貧窮的，貧窮到沒有飯吃，當乞丐，無

論是那一種人物，到最後都是空的，什麼都帶不去。古時候做了大皇帝，天下所有的人民財物都是他的，這一死之後呢？什麼都帶不去。這樣想起來，我們一個人不學佛，他不了解，既然學了佛，而且研究《維摩詰經》，世間那些不懂道理的人，他就終日在世間跟人家爭奪，爭名奪利，我們學佛的人不要跟他們一樣。學佛的人，人家要爭奪、人家要名，給他名，讓他去求名，人家要利，要種種的利益，讓給他。我們學佛的人了解萬法皆空的時候，就要學空，有一絲一毫的名利不肯讓人的話，這就是空不了，空不了，生死就不能了，佛更沒有辦法成。這個一切法，知道諸法皆空的時候，一切法就是道場。道場說起來解釋多得很，從前面講直心是道場，一直到現在，就是對於道場這兩字解釋，解釋萬法唯心，最重要的，道場就用這個心，用真誠的心來學菩薩、學佛，這才是道場。

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

魔是什麼？魔是邪知邪見的人。這裏講「降魔是道場」，為什麼呢？「不傾動故」。魔道也有很多種的，這裏不必詳細講，魔道有波旬，是天魔，還有死魔，一

共有四種。這裏講總歸起來是個魔，魔是害道的，要是有人真正在修道，他就要來擾亂，這就是魔。降魔，降是降伏他，降伏這個魔。你怎麼個降法子呢？那個魔道厲害，我就用種種的武器來跟他作戰，這個行嗎？拿武器來跟他作戰勝不了他。一般人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跟他作戰是不行的。一切的魔，他的魔法都是虛假的，他儘管魔道再怎麼高，真正拿佛法來應付那個魔，魔就自然消失了。用佛法怎麼呢？最重要的要有定工夫，遇到任何魔來干擾的時候，修道的人如如不動，靜止的在那裏不動，那個魔自然就消失了。

經文就說了，降魔是道場，為什麼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要降伏這個魔，修道的人自己不要傾動，傾是傾向於魔，準備跟魔來鬥爭，不要。再就是不動，自己守住靜態的，在那不要動，這就入定。這個入定，並不是說我們盤起腿來入定，重要的是遇到任何魔，心裏不要動心，不動心就能降魔。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第七十九講

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

這是光嚴童子，佛叫他去問候維摩詰居士的疾病，他也說不能去問疾。開始的時候，光嚴童子出城遇維摩詰居士入城，問維摩居士從那裏來，維摩居士說從道場來，然後光嚴童子說何謂是道場，從那裏開始講道場一直講到現在。道場，開始就說直心是道場，要講道場的意思就是記住要直心，然後一段一段的講什麼是道場，講到現在就是「三界是道場」，為什麼三界是道場呢？「無所趣故」。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界是在生死輪迴之內，怎麼是道場呢？記住下面這一句話，無所趣故。三界雖然是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無所趣就是要離開三界。離開三界這意思不好懂，怎麼離開呢？我們都是在欲界天之內，欲界天之下，下面是人道。不要這個趣三界，趣三界當然是不好，無所趣就不要在三界內。這個意思要研究，就是說我們現實的存在這個世間，你離不開它，但是只要我們的心不

要執著三界，離是離不開的，離不開是我們這身體離不開，心要離開這個三界。不離不著，不離是身體離不開，不著就是不要執著這個三界，心不要執著三界，這叫無所趣。

「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師子，經文的師子，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左邊加個犬字邊獅子，山上那個獅子。在我們國家老虎是山中之王，經文裏講師子是山中之王。山中之王一吼一叫的時候，百獸都嚇得不敢動了，這是比喻的話。這裏講師子，師子吼，師子一吼的時候無所畏，師子本身無所畏，山上一切的百獸它都不怕，但是所有的百獸都怕它，這叫無所畏。這就是說釋迦牟尼佛一說法，把其餘一切邪知邪見的那些外道都降伏住了。所以師子吼就比喻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任何的邪道，佛都不怕。我們學這部經的人要知道，別說外道來不怕，我們做不到，那些外道講的邪知邪見，那些道理混雜佛法，很亂的，一聽他們那些人講話，我們就覺得可以跟他學。現在那些邪知邪見的人很多，他講的，他也是在說佛法，但是他的意思跟佛法相反的，我們凡夫眾生沒有能力辨別出來。要辨別，我們沒有別的

辦法，只有根據經典，經裏怎麼講的，祖師怎麼注解的，我們照這樣辨別。離開經典、離開祖師注解，我們對於那些邪知邪見的人，我們沒有能力辨別的。所以說到這裏，我們在今日之下要想知道那些邪知邪見的人，我們只有根據經、根據祖師注解。釋迦牟尼佛在作師子吼的時候，不但折伏那些邪知邪見外道，更進一步的，就叫那些外道能夠發心學佛。

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

這個力是這種威力，佛像師子吼那樣大的力量，這種力量無畏的，不畏一切的邪知邪見、那些外道。「不共法」，不共法是佛的法，佛所說的法與其他的不同的。「力無畏」分析起來，佛有十種力量——十力，無畏就是有四種無畏法，不共是有十種不共法，這就是佛的法。這法「是道場」，為什麼呢？「無諸過故」。佛有十種大的力量、四種無畏、十八不共法，只有佛才具有的這些法，你要想在這些法裏面找有任何過失，找不到，所以是無諸過。過失多得很，叫諸過，我們凡夫眾生過失太多了，一說話就有過失，一行動就有過失。言語行為，我們凡夫眾生都有過。孔

夫子是聖人，他曾經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他說再「加我數年」，我再多活幾年，我把《易經》再好好的學，學做什麼呢？可以無大過矣，沒有大過。小過還不敢說，可見凡夫眾生過失太多了。這裏講無過，沒有過失，這些十力、四無畏、不共法，不必詳細講，如過詳細講每一種，就拿佛的十力來講，把這個講出來，恐怕就要一、二個小時，所以這個不必詳細講了。要知道這裏都是佛的法，這就是道場。這講無諸過，有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這個怎麼說無諸過呢？就佛來講，他有這些法，就自己自受用來講，沒有一切過。就教化眾生來講，能夠契理契機的教化眾生，他有這些能力可以知道眾生的根機，那一種根機就對他說那一種的法，一步一步的把眾生能夠教化過來，這就是自己無過。能夠觀察眾生的根機，能夠契理契理的說法教化眾生，可以說這是佛能夠普渡眾生，這才是真正的說他能普度眾生。

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

三明，第一就是宿命明，第二呢？天眼明，第三是漏盡明，三種。宿命明，能

夠知道自己以及眾生宿命——過去生死的那種狀況，這叫宿命明。天眼明，就是知道自己以及眾生未來的生死。宿是過去的，過去的是時間很久很久，叫宿命明，這個天眼明是講未來的。知道過去，過去時間長遠得很，未來的時間也是長遠的。如果凡夫眾生沒有出三界的話，想想看，過去有多少生死，未來的有多少生死，所以眾生沒有了生死的時候，在三界之內輪迴生死，那就是苦不堪言。所以必得要學佛，學佛就要學三明，三明的後面，最後就是漏盡明。漏就是無明煩惱的一個代名詞，漏就是煩惱、就是無明。漏盡的時候，只有佛把煩惱、無明（無明有根本無明、枝末無明）都把它盡了，把這些無明破除乾淨了，這就是漏盡明。漏盡了之後，這種明就是知道現在一切眾生所受的苦——那種苦報，一切的煩惱都斷盡了，這種盡的話自己明瞭。自己知道漏盡了，然後才能看眾生，看眾生不學佛，那眾生永久在六道裏面，它這個漏沒辦法斷除。學佛的眾生，它這個漏斷到什麼程度佛都知道。下面講：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一切法，包括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這都是佛的一切法。佛證了佛果的時候，就具備這些法。具備這些法自行化他，自行就是自受用，我們學佛、學這些法，我們自己來修行，佛就是自己自受用。化他的時候，教化眾生能夠知道那一個眾生他什麼根機，就度化那些眾生。一念之中就能「成就一切智」、知道一切法，在一念之中能夠知道一切法，這是講到最後一切法，包含前面所講的道場，從直心是道場，一直講到這裏「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總歸起來一句成佛。從直心是道場開始學、開始修行，修到結果，這一切法就是含在一念之中。就這一念，它把所有的道場的道理都了解。道場前面講還是舉出那幾種，分析起來道場太多太多，所以最後用這個一念把它總說起來。一切的道場最重要的，開始學的話就是學直心，然後這個是道場、那個是道場，種種的都說明，從多方面的來解說，解說到這邊，在一念之中，這一念就是道場。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成就一切智，這就是把這個一念，可以知道一切法，這裏就是一切智才能辦得到的。前面講那麼多的法，那些道場最

後就是一念，這一念就是成就一切智。一切智，普通講有一切智、有道種智、有一切種智。在這裏講一切智，不是講分開的那種一切智，這個一切智總起來說，把一切的智慧都總歸起來是一切智。這個一切智跟普通講不同，普通講一切智是聲聞緣覺的智，道種智是菩薩智，一切種智是佛智，這裏講總說的，就是佛的智就是一切智。所以到這裏講一念知一切法，成就一切智，這是成了佛、證到佛果，才有這種果，證到果位才能一念知一切法。

我們凡夫眾生別說是一念知一切法，我們凡夫眾生一念之中有好多煩惱，好多那些生死的，太多太多了，要想成佛，就要學一切智，有一切智才能知道一切法。一念之中不只一念，一念之中知道一切法，在我們看起來，好像真是不可思議。雖然不可思議，但是要了解每一尊佛都是由凡夫眾生學，然後成就的。我們學佛，我們都是凡夫眾生，無窮無盡的佛都是從凡夫修起來的，那我們當然可以這樣學，從淺處到深處，一步一步學。成佛雖然可以一步一步的學，時間那麼遙遠，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一尊佛，而且三大阿僧祇劫要連續不斷地來學、來修行，中間如果一

斷了，那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接上來。所以釋迦牟尼佛慈悲到了極處，他開了淨土法門，娑婆世界學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到了淨土法門，往生到極樂世界一生成佛。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們學佛要想很快就能成就，那就要發願到極樂世界。下面講：
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如是」，就把前面都說過的，在這裏就講如前面所講的都是道場，這叫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行菩薩道，要學佛，菩薩能夠學諸波羅蜜，波羅蜜是六度法門，還有十波羅蜜——十種度化眾生的法門。把諸波羅蜜都修學，都修學好了就教化眾生。成佛之後，諸波羅蜜都成功了，但是菩薩呢？他學佛，他諸波羅蜜沒有到圓滿的境界，他是應諸波羅蜜，與諸波羅蜜有相應的。他學佛的諸波羅蜜已經成就了，他來學佛，學的有能與佛的諸波羅蜜有相應的這種程度，來教化眾生，一能相應就能教化眾生。

能夠行諸波羅蜜，這就是道場，這裏講「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

來。」學諸波羅蜜到這樣成就的時候，無論舉足下足，就講人的行動（修行人的行動），一切的行動當知皆從道場來，每一個行動都是從道場來的。舉足下足，這個比喻的話，我們人走路的時候，後面一隻腳往前舉起來，往前下到前面，再呢後面的一隻腳又舉起來，下在前面，兩隻腳一舉足一下足，這就是行動。每一個行動皆是道場，無論那一步，就是說你一切的行為都是從道場來的。

接著講應諸波羅蜜，菩薩學佛行菩薩道，就要學諸波羅蜜，波羅蜜學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說在這裏講的，就沒有生死往來的，生死往來就像舉足下足，有生死就是這個現象。我們人在人道裏面，從別的一道到人間來，舉步來了，來了就下足到人間來了，那麼這個人如果沒有做很多的善事，造了惡業，那下一輩子又舉足下足到別的那一道裏面去了，舉足下足就是一個比喻的話。能夠到修諸波羅蜜，修成就的時候，就沒有生死往來的那種情況。有生死才有往來，才有舉足下足，修成功，波羅蜜修成就了，他就沒有舉足下足，也就是沒有生死往來的這種情況，沒有了，生死就脫了。祖師又注解出來了，應波羅蜜無生死往來，這是佛自己，如果是眾

生學佛能夠得到佛的來應(眾生有感，佛才來應)，就這個意思來講，佛有往來，有往來看起來有生死。這個生死往來，這是我們凡夫眼看見的這樣，佛本身沒有生死往來，早就沒有了，但是為了眾生、應眾生而來的。我們凡夫看起來有生有死，比如說釋迦牟尼佛他有滅度的時候，我們凡夫看起來，這是佛有滅的時候，其實佛那有滅，佛只是換換時間、環境，他沒有滅度的時候。就凡夫眼來看他有應，這個應是應眾生而來世間教化眾生的。

後面就講了，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舉足下足都是從道場來的，這是講給光嚴童子說的，每一步都是從道場來，因此就是住於佛法。住於佛法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在佛法上，這叫住。既然住在佛法上，無處而不是佛法，修成功了，那裏不是佛法？你想找一個不是佛法的，就找不到的，無處而不是佛法。

這個意思很難了解，古人就講「翠竹黃花無非般若」，世間的萬法、萬事萬物多得很，只舉出這兩種，一個是翠竹、一個是黃花來比喻。拿翠竹、黃花來代表一切世間的那些事物一切法。翠竹，竹子很青的，青翠的枝葉，很青翠的竹子。黃花

就比如說菊花是黃色的，翠與黃這兩種顏色代表一切事物的顏色，也代表一切的事物，那裏都是般若。這裏前面講波羅蜜，波羅蜜到最後就是般若，般若是智慧——大智慧，成佛就是波羅蜜成就了，所以舉出這兩個比喻。你想找個沒有波羅蜜的，找不到啊！這就是住於佛法，住於佛法是無處而不是佛法，到這裏是你想不住在佛法是辦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們要悟了這個，我們學佛學得一開悟，那裏都是佛法。既是那裏都是佛法，我們對於世間一切的法，一看就從一切法就悟到佛法，這就悟啊！那麼悟了佛法，那好了，無論自修、教化眾生，那就是能夠自度度他，學菩薩道自度度他，這就容易了。最後講：

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居士把道場從「直心是道場」來講起，講到最後是「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全部都說了，所以只剩下「說是法時」，維摩居士說這種法的時候，就說這個道場的法，「五百天人」，有五百位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發

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無上正等正覺就是佛，就是要發學佛、成佛的這個心。維摩居士把上面道場的意思都說過了，就在這個時候，有這麼多的天人都發了成佛的心。因此光嚴童子就說了，「故我不任詣彼問疾」，這是照應前面他稟告答覆佛所講的，佛派他去問疾，他說我沒有辦法去問疾了，到了最後他就說：所以我是不能夠到維摩居士那裏去問疾。

光嚴童子這一段的講道場，講完了。下面佛就又另外派持世菩薩去問疾。

第八十講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這是釋迦牟尼佛派持世菩薩去問維摩詰居士的疾病，持世菩薩回報釋迦牟尼佛說，他不能夠擔任到維摩詰居士那裏去問候疾病的。持世菩薩這個持世是什麼，怎麼講法的呢？就是總說世間的一切事情不會忘記的叫做持。不會忘記，並不是說這個人他對於事情不會忘記，持世菩薩他是能夠持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事情不會忘記。三世那一些事情呢？三世眾生造的惡業、也有眾生造的善業，眾生的善惡業，三世不會忘記。三世，過去世遙遠得很，未來世也是遙遠得很，現在就是就人道眾生來講，就是現在這一生。這樣說起來，前面講持世菩薩了解眾生的善

業、惡業，就他自己來講也是，自己過去造的什麼業，未來如果說是造行菩薩道，造那些業，那當然是沒有惡業，都是善業，他都知道。

持業，簡單的講是這樣的，如果再詳細的講，那有五層的境界。五層的境界，前面是一般人講遮，「遮持」，遮就是把這個法界——十法界的法界，法界的煩惱都把它遮持，把它遮下去，也就是不要起煩惱的意思。第二就是「總持」，為了修行各種的功德，把所修的各種功德持住不會漏掉的、不會漏失的。第三種是叫做十法界的佛法「聞持」，聽到十法界的佛法，十法界的眾生的言語，持世菩薩一聽佛講的，他就能夠永久不忘，就記得住。第四種是「住持」，能夠住十方世界的佛法的道場，佛法他能住持，使這個佛法不會斷絕的。第五叫「任持」，任持就像佛那樣無緣大慈，不講緣分的眾生，對待眾生就是要大慈來給眾生的與樂——就是眾生的安樂。負荷一切，他能夠擔負一切的弘法的責任，能夠使眾生都能受到佛法，不捨任何一個眾生，這是第五個，叫做任持，擔任這樣的一個大責任，一共有五種。這就是雪廬老人講到這裏，他把持世菩薩這個持世，分開五種來講解。

這裏持世菩薩稟告釋迦牟尼佛，他為什麼不能夠擔任去問維摩居士疾呢？就是因為有魔旬（有魔，這個魔叫波旬），他帶了一萬二千的天女，這個狀況就像帝釋天的天主（帝釋天的天主是忉利天的天主），持世菩薩就把波旬認為是帝釋天的天主。帝釋天是佛家，跟波旬當然不同的，波旬是魔——魔道，所以他不能去問候維摩居士。那麼這個波旬，波旬就是欲界第六天的，欲界有六層天，第六層天的魔王，他就是波旬。波旬是梵文的名字，翻成中國的意思叫做殺者，殺者就是殺人的人，這個殺者不是直接把一個活人殺死，他是殺人慧命。學佛是要修慧命，眾生都有真如本性，本性出來的命叫做智慧的慧命，波旬他叫殺者，就是阻止人家學佛，就等於把人家的慧命殺掉了。

我們就看經文，「持世菩薩白佛言」，白就是回答，回答釋迦牟尼佛說，「世尊」，就是尊稱釋迦牟尼佛，「我」，他說我就是持世菩薩，指自己。「不堪任詣彼問疾」，不堪任，我不能夠擔任，堪作能字講，我不能擔任詣彼問疾，我不能夠勝任到維摩居士那裏去問他的疾病。「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憶念我昔」，憶就回憶，回憶

往昔，是過去。「住於靜室」，那個時候住在很安靜的一個房屋裏面。「魔波旬」，這是天魔的波旬，「從萬二千天女」，他帶著有一萬二千天上的女子。「狀如帝釋」，看他的狀況就像帝釋，帝釋就是忉利天的天主。「鼓樂絃歌」，有這些鼓樂，就是樂器，再有這個歌唱。「來詣我所」，他到我這個地方來。「與其眷屬」，還有很多眷屬。「稽首我足」，這是佛家行的大禮，稽首就是把頭(稽首就是停留一下)拜下去，頭還要放在他的腳上，不會馬上就起來，稽首就是他的頭稽首在他的腳上。「合掌恭敬」，然後起來就合掌恭敬。「於一面立」，就站在一面。

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

下面講「我意謂是帝釋」，持世菩薩說我以為他就是帝釋。帝釋什麼呢？帝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認為他是帝釋，所以持世菩薩就跟他談話。波旬也了解帝釋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持世菩薩一看不會懷疑的，所以波旬就變化做帝釋，這樣他可以蒙騙持世菩薩。

「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波旬果然騙過持世菩薩，

因此持世菩薩就說了。「而語之言」，持世菩薩就跟波旬說，他變為帝釋，持世菩薩以為他就是帝釋了。「善來」，好啊，善來就是很歡喜的請他過來，這善就是讚美他的意思。這個善來指的什麼呢？「憍尸迦」，憍尸迦就是帝釋的姓，這個帝釋就是釋迦牟尼佛弟子了，姓氏憍尸迦。持世菩薩說你過來、請你過來，過去幹什麼呢？他要跟他說話了。「雖福應有」，帝釋有福、有福報，雖然你的福報應該有的，福報怎麼應該有呢？前面種了這個因，做了很多善事有功德，然後才有福報。雖然你有福報，有福了，這個應該有的，但是「不當自恣」，不應當自恣。

自恣是什麼呢？佛家就是出家的人，每一年在七月這個時候，大概是七月十五，就是十五以前，他有三個月的結夏安居，到夏天他不到外面去活動了，結夏在夏天，安居在這個道場裏面，結夏安居結束了，就自恣。自恣什麼呢？每一位結夏安居的出家人，他就要聽取別人告訴他有沒有過失，或者自己主動的說曾經犯過什麼過失，這叫自恣。但是在這個經文，在這裏一段講的自恣，把這用法變了一下，這個自恣就是你有福報盡量的享受，這叫自恣。這個意思，雖福應有的，你應該惜

福、愛惜這個福報，自己不完全享受，享受完了就沒有了，功德就沒有了。你就不要自恣，他是這個意思，就是叫他惜福的意思。

持世菩薩他的境界很高的，但是在這個經裏面，他的境界還不能夠辨別魔，還認不出來。持世菩薩本來的境界，我們凡夫眾生不知道，就經裏面所講的，他這個時候還不能夠認得出來魔旬這個魔。按照這經文講認識這個魔，就菩薩道來講，有權教菩薩，權教是境界比較淺，權教菩薩辨魔或者可能辨別一點，也或者就完全不能辨別，要能完全辨別，而且能夠把魔降伏住，那就要圓教菩薩。就是天台宗講的藏、通、別、圓，藏教談不上，通、別、圓教菩薩，圓教菩薩他一看，就認識是個魔，不但認識他是魔，他能降伏魔，不但能降伏魔，而且還能夠勸魔能夠發心學佛。他就繼續跟他說：

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

五欲，指的是有外面的境界，有自己心中的欲望。外面的境界就是色、聲、香、味、觸。色法就是一切物質的，它是有色，色就是有形狀的叫色，再就是聲——聲音，

這是對五官來講，色是眼看的色，聲是耳聽的聲音。香是鼻子所聞到那個氣味，味是舌所嚐的、吃的東西的味道，觸就是身體接觸的外面的那一切有形狀的東西。色、聲、香、味、觸就是五境——五種外面的境界。這個五欲，你要觀、要研究無常的，五欲是不能長久存在，它是生滅法。

「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做善事有根本，要求善本。五欲無常，不要每一種欲都分析，舉一兩個做例子就好。就拿外面的境界——色、聲、香、味、觸，講色這一種，看見世間任何一個東西，有形狀的東西，一轉眼它就變掉了、變化掉了，不能長久存在。聲音更顯著，說話的聲音一說出來，聲音就滅了。講這個五根，五根就是我們眼、耳、鼻、舌、身，這五根也不是長久存在的。如果五根長久存在的話，那年輕人無論是男子、女子，年輕相貌好、身體也強壯，那就永遠如此，那有這一回事情呢？一個人從生下來漸漸的成長，長到青壯年的時候停止了，然後就是慢慢的衰下去了，衰老了，衰老還不算，最後還有死的時候。可見的一個人他這個五根不是長久存在的，隨時在那裏變化的。要研究醫學就知道，我看起來好，今天

看還是這個人、明天看還是這個人，實際上他五根隨時在變化的，這個我們一般人
不了解，這就是無常。了解五欲無常，那就不要執著五欲了，把五欲全看破了，然
後修這個善本。善本，什麼是善本呢？做一切的善事都要歸於學道，有了這個道，
才是一切善事的根本。

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這個堅法在那裏修呢？一個是身，身體這個身；一個是命，眾生到人間來都有
這個命；這個有身、有命，再說這裏講財，三種。一個身體的身，一個生命的命，
再就是財富的財。在這三個上面要修法，修什麼呢？修的堅法，堅是堅固的法。修
道要修堅法，堅法就是這三種的身、命、財都得到了最圓滿的時候。從身上面去修，
修到究竟的境界，將來這個身就是身體堅固得比什麼都堅，這是無窮的那種堅強，
身體在未來的，就不是這一生，到將來因為這一生修的堅法，將來所得的身是堅。
怎麼堅法呢？將來身體跟一般人不相同，一般人的身體都是不堅的，怎麼不堅呢？
隨時在變化，由兒童、青壯年到老衰的時候，都在變化，這就不堅。這一生修了身

體，將來身體就是得到我們一般人沒辦法想像的那種身——那個身體。

這個三堅法怎麼個修法子，這裏祖師的注解，他說把這個身體忘記了，忘記自己身體，忘記身體不要執著這身體，那麼這個命，我們一個人都有這個命（就生命的命），也把它忘記掉。不要時時刻刻我這個身體有沒有病，這個命是將來活多久，不要把這些放在心上，統統放下去忘記掉，這是忘了身與命。再就是這個財產、財富這方面，也把它忘記掉，不管自己家裏多少財產，不要把它放在心裏面。這就是肇公（僧肇）講的，這樣忘記了身、命，放棄這個財。放棄，這裏解釋一下，放棄並不是說把家裏的財富統統都不要了，不是這個講法，心不在財富上面，不管家裏有多少財富，都不把它放在心上，這就是放棄。能夠這樣修，心在道上面，心不在這個身、命、財產這一方面，那將來所得怎麼樣呢？這就是肇公所講的，將來得的就是「無極之身」，無極就是這個身體好到極處了，無極之身就是堅好到極處，叫無極之身。還有「無窮之命」，這個生命是無窮，無窮的生命。我們現在這個生命是短暫得很，這個是無窮的生命，現在一般人的生命怎麼能跟無窮生命相比？他能夠

得到無窮的這個命。財富呢？「無盡之財」，財富用不盡的，無盡之財。

這個需要研究了，無盡之財，這個財富沒有盡的時候，這個命也是無窮的，這個怎麼說呢？所以我們學這個經要研究，這三種堅法，把世間的那些生滅法不要執著，就是要忘記，忘記怎麼忘記？就是《金剛經》所講的「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無眾生相」，一切有形相的都不要放在心裏。這些身、命、財產都是有形的東西，就要像《金剛經》所講無，不要放在心上，心裏沒有這些東西。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那個性德——本性，它前面講善本，本性就出現。本性出現再研究，我們本性雖然看不到，但是什麼都有。本性它在如如不動的時候，好像是空的，看不到任何形狀出來，但是本性一動的時候，它就有了，什麼都有。佛到世間來度化眾生，他不能安安靜靜在那裏如如不動的，一如如不動，怎麼能夠度化眾生？他要度化眾生必得到人間來，有人的身體。有人的身體，那麼說法，佛法說出來都是從本性裏面說出來的，所以佛所說的法也是無窮無盡的。我們現在看三藏十二部，那是很少的一部分，真正說起來，佛說的法太多太多了。

從本性裏面起作用的時候無窮無盡，不管是世間那一種東西，從本性裏面起作用都是無窮無盡的。你就是說世間人一種發明，發明你憑什麼發明？從本性裏面本有的智慧才能發明，這樣說起來，你發明的東西不是自己有的，都是歸於本性。但是現在可惜，那些發明的人享有著作權，享有發明的這個權，這下好了，本來是由本有智慧發明的，他這一認為是自己的權利，一把持自己的權利不肯放棄，這就把本性污染了。所以我們學道的人不會像那些世間人，世間人他怎麼樣聰明、怎麼樣發明多少東西，還是貪名圖利的一個人。我們千萬不要，我們如果有什麼發明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跟那些人來學。說到這裏，大家知道雪廬老人的著作多得很，雪廬老人的《全集》裏面，都是他老人家發明的，包括作的詩，都是從本性裏面用出來的。但是雪廬老人沒有著作權，他老人家這麼多著作不要版權，這就與一般人不同。所以發明要知道，這是從本性裏用出來的，本性人人皆有，你這發明出來就是大家共享，不能單獨自己再來享用。一認為自己發明自己要享受的話，那就是糊塗的眾生了，這一點要分清楚。下面就說了：

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

魔王就講「正士」，「即語我言」就是魔旬說的，就是持世菩薩認錯了，認為他是帝釋，他說正士，稱呼持世菩薩，「受是萬二千天女」，你接受一萬二千的天女，「可備掃灑」，可備掃灑，講替你服務、替你灑水、掃地，這是叫持世菩薩接受這些天女。波旬請持世菩薩接受這些天女，每一位天女大家想一想，天上的這女子不知道比人間的女子美到多少程度，何況還有一萬二千多天女，魔王就拿這些天女來誘惑持世菩薩請他接受，那麼持世菩薩怎麼說呢？

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

持世菩薩就說「憍尸迦」，持世菩薩還把波旬認做帝釋，憍尸迦是帝釋的姓。你啊，「無以此非法之物」，你不要用這些天女，這些天女雖然是那麼美，但是持世菩薩是出家修道的人，認為這個是非法之物。波旬拿這些天女來誘惑持世，他認為這麼多天女一定把持世菩薩誘惑過來了，但是持世菩薩指那些天女是什麼呢？非法之物，這些非法的、不合乎正法的東西，你看這一句話就把天女貶值到不像一個天

女了。你不要把這個不合正法的這些東西，「要我沙門釋子」，要我什麼呢？要我接受、要我沙門釋子來接受這些非法之物。這個人家好意送這麼多天女來了，不好意思拒絕，他就說「此非我宜」，這些天女我接受不合適。我不宜，不宜就是不合的，要接受就是不合道理的。為什麼呢？我是出家的沙門釋子，所以拿這一句話講：我不能接受、我不應該接受。

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憍固汝耳。

在這個時候，就是持世菩薩說話說完了，「所言未訖」，未訖，還沒有說完，這個時候維摩詰居士來了。他來就跟我說，「謂我言，非帝釋也」，這一句話就告訴持世菩薩，這不是帝釋，意思就是你原來認帝釋認錯了。他不是帝釋是誰呢？「是為魔來，憍固汝耳」，是個魔來憍固汝的。這個是魔來的憍，這個憍就是擾亂的擾。來憍固汝，固是持世菩薩修道，修道一直在修，堅固的在修持，憍固汝，就是把你修道的心擾亂了，擾亂就不固了，就是憍你的固心。

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

「即語魔言」，維摩居士告訴持世菩薩之後，即語魔言，就對魔王波旬說「是諸女等，可以與我」，維摩居士就對魔說：你把這些天女要送給持世，持世不應當接受，因為他是出家人，這些既然送過來，你就送給我好了，我是在家的，我可以接受。

第八十一講

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

這是繼續講持世菩薩，釋迦牟尼佛派他去慰問維摩居士疾病，持世菩薩說了：我不能夠去慰問維摩居士，為什麼呢？他過去住於靜室的時候，當時魔波旬，狀如帝釋，魔假裝的，假裝著帝釋來欺騙持世菩薩。為什麼能夠欺騙呢？就經文來講，持世菩薩工夫還不夠，不足以辨別帝釋與魔，所以魔能夠裝作帝釋把持世菩薩騙過去了。持世菩薩把魔當作帝釋，帝釋是修佛的，是跟佛修佛法的，也是佛弟子，持世菩薩正在與魔講話的時候，維摩居士就來了：這不是帝釋，而是魔。就把那個魔真面目揭穿了，因此經文裏面講「即語魔言」。維摩詰居士把魔面貌揭穿了以後，這個天魔帶了那麼多的天女，準備要送給持世菩薩，持世菩薩是個出家人，怎麼能夠接受這麼多天女呢？所以維摩居士就說：既然你把這些天女準備送給持世菩薩，

他是出家人不能夠接受的，我是在家人，我可以接受，那麼你就把這些天女交給我現在。現在就從這裏開始。

這一段經文，維摩居士說這些天女你交給持世菩薩，也講給持世菩薩聽的，他說這個魔是用天女來擾亂你，「婁固汝」，固汝，就是你是修道的人，這是要修定功的，他來擾亂你的定功，經文裏面就是這麼講的。既然擾亂你的定功，說了以後，就是剛才念的，就告訴魔這些天女，「諸女等」，等，包括還有其他跟他一起來的這些眷屬，可以交給我，「可以與我」就是可以交給我——就是送給我。「如我應受」，如我，就是像我，像我什麼呢？維摩居士說我是在家人，像我這個在家人可以接受的、應該接受，這些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該接受。

講完了以後，「魔即驚懼」，驚是震驚，懼是恐懼。這一恐懼下面就說了，「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這個假裝帝釋的魔一驚恐、驚懼之後，念，是他心裏起了念頭，沒有言語說出來的叫念，心裏念頭、心裏想，維摩詰「將無惱我」，這是魔對他自己說的，自己心裏起的念頭。這

是什麼呢？他當然不敢對維摩居士講，心裏說：維摩居士，你不要惱、你不要來惱我。他就說我不能讓你來惱我，就是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是這個意思。那麼這個魔心裏一想，維摩居士你不能惱我，意思就是我不會讓你惱我的。然後就「欲隱形去」，就想把他自己有形的身體隱起來，他的意思，這一隱就可以去了、離開這個地方了。他能夠隱——隱藏自己的身體，當然有些神通，但是在這個場合他的神通不管用了，所以「而不能隱」，想隱也隱不住、隱不起來了。為什麼呢？「盡其神力」，盡他有多大的神通力量，用盡了，還是「亦不得去」，仍然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可見這個魔雖然有些神通，真正遇到有道的——真正修道有道的維摩居士，他這個神力就用不出來了。就在這個時候：

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

空中的聲音，這個聲音是誰發出來的呢？祖師也沒有注解，也沒注的肯定是誰，他說可能是維摩居士，也可能是持世菩薩，就是這樣，那就不必多管、多講了，就講空中聲音。在空中發這個聲音就說了，「波旬」，就稱呼波旬的魔，「以女與之」，

你就把你帶來這些天女，與是贈與，贈與維摩居士，「乃可得去」，把天女贈給他，你就可以去了。

魔以畏故。俛仰而與。

這個魔波旬就恐懼，因為他恐懼就是害怕了，「俛仰而與」，俛仰，就是維摩居士叫把天女贈給他，他馬上就贈給他，時間很快。俛仰什麼呢？俛仰就你一個人，你試試看一俛一仰，俛就彎下身來，仰就仰起來，這個時間很快，就是很快的就把天女贈給維摩居士。這個魔把天女很快就贈與給維摩居士後，下面經文就說了：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這個魔把天女贈給維摩居士，就這個時候，維摩居士接受了天女。然後就告訴天女說了，「維摩詰語諸女言」，這個語讀去聲，就是告訴，當動詞講。告訴諸女說了，「魔以汝等與我」，這個天魔——就是波旬，以汝，以當用字講，這個

不好懂，白話文說魔把你們交給我了。「今」，交給我之後，就現在，「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你們應當，皆，不只某一個人，所有的天女眷屬等，都應當發心，第一個是發，最後是個心字，就是發心。發什麼心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阿就是無字，無上的、至高無上的，正等正覺就是成佛。成了佛，就沒有人能夠跟他相比，沒有人能夠在他之上的，無上的。這個無上，指的他是正等正覺。等是平等，這個平等不是我們世間人講我們平等，他是出世法的正等，是最正的；正覺，覺悟也是正覺，就成佛了。就是任何一尊佛成就，都是叫做無上正等正覺。我們學佛一般人都知道，勸人要發心，發心是有多種解釋，在這裏講發什麼心呢？發成佛之心，你一發心就要成佛，發這個心。

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

「即隨所應而為說法」，隨所應，維摩居士先叫這些天女要發成佛的心，這個所應，天女既然由魔贈給維摩居士了，維摩居士也交代了，那麼這就應了，天女就要答應，隨所應，隨著天魔所答應的。而為說法，就是給這些天女說法，說法就是

說成佛這個法。「令發道意」，令，就叫天女發這個道意，修道成佛不是一下就能成的，發心成佛，然後你要修，修就是修道，就是教他發修道的這個意(是心意)，就是發修道這個心。道意是怎麼說呢？發了成佛的心，然後就教他發這個道意——成佛。人人都有佛性，就是真如本性，我們凡夫眾生誰都不認得自己有真如本性，佛先教人悟，悟什麼呢？悟是覺悟，覺悟自己有成佛的本性。成佛變什麼呢？就變自己已有本性才能成佛，我們每一個眾生自己已有本性，自己不覺悟，不知道自己已有本性，所以才有生、老、病、死這些苦惱。本性上沒有這些生、老、病、死這些苦惱，所以第一步佛教化眾生要覺悟自己已有本性，覺悟自己已有本性，這裏講的就是道意，要發道意。要發道意就是教他能夠覺悟，覺悟自己已有本性，一覺悟之後，然後再修行，一步一步的修行。修是怎麼修行呢？把自己不覺悟的佛法——叫做無明，無明心裏是黑暗的、沒有智慧，看不見自己，把這個無明心理、黑暗的心理，把黑暗的這一部分去掉。去了一分黑暗，光明就顯出一分出來，光明就代表智慧，去一分黑暗顯一分智慧。黑暗全部去乾淨了，那就自性中的大放光明，就成佛了，原理就是這樣。所以在道意先教他悟，然後一步一步的去修行，才能夠一步一步的成佛。下面繼續

說：

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

維摩居士「復言」，就是再跟那些天女說，「汝等已發道意」，你們已經發道意，要求覺悟了。既然發道意要求覺悟，我們學佛就怕不能覺悟，不能覺悟就是把三藏十二部文字都看過、都研究過了，而不能悟的話，悟的什麼呢？悟自己有真如本性，憑這個本性可以成佛。假使這一條不能悟的話，三藏十二部文字雖通了，那沒有用處，只能夠跟世間人講講學問，很好，如此而已，談不上成佛。連這個想了生死，第一步要出六道的話，這都不容易，不悟怎麼能夠出六道？所以必須要悟。在這裏，維摩居士跟天女講：你們既然已經發了道意了，要求覺悟了，你求覺悟那好，「有法樂可以自娛」，有佛法的，佛法是覺悟之法，有覺悟的這個法可以樂的，以這個樂來自娛，自己能夠以這個法來作為娛樂。「不應復樂五欲樂」，那就不應當再樂那些五欲之樂，五欲之樂不要，不應復樂。不應復樂，這個樂是當動詞講，你就不應當再以五欲之樂來做娛樂。

五欲——色、聲、香、味、觸，外面的各種色，包括是顏色、有形狀的形色；聲是聲音；香是這一種氣味、香氣；味呢？吃的一種味道；觸，身體接觸的，比如說這個桌子很光滑，接觸這個很好。外面的境界色、聲、香、味、觸，這些境界引導眾生來貪求，引起眾生心中的欲望。引起眾生自心的欲望，比如說眼，眼睛對於外面的色，一看色塵，那個五塵，塵就是灰塵，可以染污人心的，眼一看這個色塵，就是貪求那個色塵的欲望，耳一聽到外面聲音，很好的聲音，包括人的聲音、自然界的那種聲音，耳根就貪，貪戀那個聲音了。這個五根的心，眼、耳、鼻、舌、身這五種，外面的五塵引起凡夫心裏就有五種貪欲——五種欲望，這五種欲望就是眼、耳、鼻、舌、身，有這些根，就五根來去，它的慾望就是從這裏開始。這裏講汝等已經發了道意，有這個娛樂，以道來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五欲，五根對五塵，那個要不得的，你不應該再拿這五種欲望，要放棄了。

天女即問何為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

天女問維摩居士這法樂，法樂我們都不懂，所以問了「何為法樂」？何為，是你說這個法樂是怎麼說呢？法樂是什麼意思呢？這叫何為。然後維摩居士就「答言」，答言是維摩居士答覆天女的，那麼什麼是法樂呢？「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

「樂常信佛」，信佛為什麼樂呢？我們眾生不但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佛，連自己有本性都不知道，一旦能夠了解自性中有佛，有佛性了，聞到之後就聽佛、信佛。信佛，是必須有信佛，他才能學佛。普通的講，學佛有四個過程，第一步就是要信，信什麼呢？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真如本性，憑這個本性能夠成佛。只是信不夠的，要解，解就是研究成佛的這些道理，就是求其解。解了之後行，行就是修行。修行之後才能證，證就是證果。四個程序中間的解行特別重要，所以我們學佛，信，當然大前提要信，你不信就不可能來學佛，信之後要來研究佛理，就是解，解了以後才能修行，解不夠徹底，行也不能徹底。

就拿念佛法門來講，信、願、行，信是第一個，然後發願，再就行，就是持名

念佛。學淨土法門信當然要重要了，不信，不信西方極樂世界，不信阿彌陀佛，那學淨土學什麼？必須要信字。信了之後要發願，信願這兩個字，就包含要解釋淨土法門那些道理是特別的道理，要了解，不了解這特別道理，他不會發願的。信願都有了，然後再行，行就持名念佛。如果是信、願，包括淨土宗的這些理論不徹底，那念佛的工夫，一句佛號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往生的話，必須要了解淨土宗的這些道理，然後一句佛號提起來，才能有感應。過去雪廬老人也講過的，我們學淨土宗，上等根器的人，就是最聰明的人，一講，他道理都明白，他念佛念得很好，有工夫。下等的人，沒有念過書，一個字也不了解、也不認得，他一聽淨土宗的人告訴他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在極樂世界有一尊佛，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太苦了，極樂世界無有眾苦，沒有一切苦，但受諸樂，只有是諸樂，那環境那世界好，好怎麼去呢？你只要念佛念成就了，佛就來接引，幾句話說完，他就相信，深信不疑。

雪廬老人講我們普通的人既沒有上等的那種聰明，也不是一個字不識、不認得的人，我們還讀了一些書了，都是中等根機人。中等根機人要研究道理，道理不明

白的話，持一句名，光一個佛號想成就往生，那個不容易的。我們中等根機人，必得了解這些道理，不但了解淨土宗的道理，普通法門講的道理也要明瞭，然後才了解這個特別法門，這一句名號提起來，那個力量大得很。一提起名號起來，就一念相應，一念之中就跟阿彌陀佛相應，這個相應的一念之中，這一念就是佛，就是一念相應一念佛，這種道理，我們中等根機的人必須要明瞭。明瞭之後，那就是說一念相應一念佛，這多麼快。學淨土宗，剛才講的下等根器的人，不光指的沒念書、不認得字的人，有一些人，他雖然沒有念過書，腦筋也很聰明的，所以下等根器的人，這個不是專門指的是不認識字，那什麼呢？智慧很低下，就像《阿彌陀經》講的最下等根機周利槃陀伽，周利槃陀伽他跟釋迦牟尼佛學，前面一個字學了，再講後面一個字，他把前面一個字忘記了，這種根機就是下等根器。這種下等根器，他能成就，佛教他一種方法，就根據這個方法來學能成就。像這樣根器的人，遇到淨土宗的人教他念佛，他一念沒有別的懷疑，不會有疑惑的，他就一直持名持下去，他能成功，是這個意思，樂常信佛。

下面是「樂欲聽法」。樂欲聽法，他的樂趣就在聽到佛法，因為要成佛，不聽佛法怎麼成？這個包括釋迦牟尼佛講的法，釋迦牟尼佛不住在世間，留下了佛經，研究佛經也是聽法。學佛的人聽法，聽法就是研究佛法，包括自己研究佛經。自己研究佛經要慎重，怎麼呢？要選擇有修、有證的祖師的注解來研究，這個不會錯誤的。普通的人學佛的程度不夠，他這些注解出來的，你依照他的注解來研究的話，不可靠。這還講正式學佛的人，還有那些外道他也講經，他講的經跟佛經有相混的地方，他就是照著似是而非的，你自己研究的話，學的程度、學的能力不夠的話，這就有危險。所以自己研究佛經，這就要好好注意點，必得要選擇祖師注解。就拿這部《維摩詰經》來說，鳩摩羅什大師、肇公、生公，這些都是了不起的祖師，根據他們的注解不會錯誤。再呢，我講這部經，完全根據那些祖師注解，祖師注解都是非常簡單扼要，所以我有許多就是依據雪廬老人講這部經的時候，他老人家過去講這部經有筆記，根據他老人家的筆記來講，補充那些祖師沒有注解到的，這樣合起來不會錯誤。過去雪廬老人也講，教一般學經的人，能夠把經文講得很好，那當然不錯，講不好的話，那個大概沒有什麼大關係，最重要的不要犯過失，一犯過失，

那就造罪業了。這就是告訴我們講經的話，無論講那部經，必得找那部經的祖師注解，根據祖師注解來講，如果把祖師注解放在一邊，盡量發揮自己的意見，那錯誤太多了，老人家教我們學經的人要記住這個原則。選古人注解，要選擇真正有修、有證的祖師們的注解，這才可靠，最低限度都不會犯過失的。

信佛、聽法，下面就是「樂供養眾」，供養眾，就是供養僧眾，就是講佛法僧三寶。要信佛、研究佛法、供養僧寶這三寶，能夠這樣往裏面學，就能夠離五欲。五欲是不好，能夠這樣的向三寶來學，那就可以離開五欲。供僧眾，為什麼供呢？僧眾你供養他，他就會替你講正法。比如《阿彌陀經》裏面講每一天早晨盛眾妙華，把很多非常妙那種花供養他十方世界。供養十方世界佛，十方世界每一尊佛，你拿這個花去供養，他就替你說法，他不會白白的受你的花供養的，他一定講佛法，把佛法講給你聽。在這裏講供養僧眾，僧眾就會把佛法教給你，所以這裏要樂於供眾，你常常供僧眾，你從僧眾那裏學到的佛法多得很。

樂於信佛、聞法、供僧，心就在這三寶上面，五欲它就自然離開了，所以研究

這三句經文，自然就想到：五欲就會離開的。離開五欲，五欲一離開，就是得到法樂，所以天女問何為法樂，這就是法樂。

第八十二講

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

這是持世菩薩，有天上的魔波旬變化帝釋（帝釋天）來欺騙持世菩薩，因為帝釋是個佛弟子，學佛的，持世菩薩沒有把波旬認出來，以為就是帝釋了，所以就跟他談話。正在這個時候，維摩居士就來了，他說這不是帝釋，是魔王波旬。本來波旬是帶了好多的天女（天上的女子）還有很多眷屬來誘惑持世菩薩，持世菩薩說：我是出家人，不應該接受這些天女。維摩居士把這個天魔揭穿以後，接著就告訴魔王波旬說：你這些天女，持世菩薩他是出家人，他不應當接受，我是在家居士，我可以接受，你就把天女交給我好了。這天魔本來不想交給他，準備帶著天女趕快離開，但是離不開。波旬本來也有些神通，但是遇到維摩居士，他神通就不管用了，離不開，然後就把這些天女送給維摩居士。維摩居士接受了天女，就教天女佛法：你聽我講，你學到佛法之後，你比在天上享受的五欲之樂不知道好上多少倍數，我這是法樂，你在天上的享受是五欲之樂。然後就跟她們講了佛法，天女都接受了。剛才

念的就從這裏，前面已經講了不少，現在從這裏開始繼續來講佛法。

經文講維摩居士講給那些天女聽，他告訴天女說：「樂觀五陰如怨賊」。樂，是只要你觀，觀這個五陰如怨賊，你好好的觀這個，好好的觀察，樂觀，就是用快樂的心情來觀。五陰是什麼呢？五陰，一是色法，色法就是我們人的身體，人的肉體就是色法。然後呢？受、想、行、識。受，是我們人對於外面有什麼刺激，心裏有什麼感受，就受。想呢？心裏有什麼思想，對於外面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環境、人，給我們一種刺激，心裏有什麼想法。行，就是心裏一種動態，我們眾生的心裏沒有一時一刻能夠靜下來，都是在動的。再就是識，比如說我們的眼，眼對外面的色，色是包含顏色、有形狀的色，眼對外面這個色，中間就起了識，識是認識。所以叫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叫五陰，陰是什麼呢？有這五種就像陰，陰就是暗的、陰暗的，陰暗的把我們本性遮住了，也把我們本性汙染了。本性被汙染、本性被遮住，本性就變成一種什麼呢？他本有的能力用不出來，用不出來的時候，在世間辦事糊里糊塗的，辦的事失敗的多，成功的少，不能說沒有成功，成功少。最

重要的，本性掩蓋了以後，就是造這惡業，就有了生、有了死，本性上面沒有生死這種相、這種現象。生與死，這是一種不認識本性，起了虛妄的見解，所以他才有生死。在生與死之間，有老、有病，合起來講，我們整個人生就是生老病死。這個生老病死，都是由於我們凡夫眾生不認識自己有本性，心裏就有黑暗的，這就是五陰。五陰就是陰暗的，把我們本性汙染了、遮住了，所以它對於我們眾生來講，它是一個怨賊，我們要把五陰看作是一個怨家，是一個賊寇。

下面經文說「樂觀四大如毒蛇」。四大，五陰裏面那個色——色法，色法分析起來很多，這裏簡單的講四大種：地、水、火、風。我們人身這個肉體、骨頭就是地。水，我們人身上有水分。火，我們人身有煖氣。風，包括我們的呼吸，這就是風。地、水、火、風四大種，這四種色法都有種子的，由種子發出來這些四種現象。四大這個是什麼呢？如毒蛇。我們一般人對於自己身體愛護的不得了，要保護自己身體，其實就真實的理論來講，它是就像毒蛇那樣害我們，這個四大，我們人人受它的陷害，我們人不知道。有這個四大，造成我們這個身體，有這個身體，有生病的

時候，就苦惱了這個病。人到年老的時候，各位年輕的不知道，老有老苦、病苦這些，這個老苦人人都有，苦到最不能解決的，就是生死大苦。病苦、老苦，他可以請醫師來治理、來診斷，可是生死，你再高明的醫生也沒辦法治的。所以這些苦就什麼呢？要了解生老病死，就是有四大才有生老病死。生，父母生下來，把我們人的身體生下來，也是這個身體，死呢？也是這個身體死。這就是身體，因此這個身體就像毒蛇那樣地來害我們，這就凡夫眾生不了解道理，才是這樣苦。

我們研究佛經研究到這裏，明瞭我們本性上這些假相都沒有，生老病死都是假相。為什麼是假相呢？有變化，有生、有死、有病、有老，這不是本來有的，它是有生有滅的，有生有滅的話，這都是假相。比如說我們人說話，說話就拿經文來講，樂觀四大如毒蛇，念了樂字接著念觀，念觀字的時候，樂字就消失掉了、滅掉了，念觀的時候接著念四，四念起來的話，那個觀字就滅掉了，下面都是這樣，這叫生滅法。我們凡夫眾生不覺悟，覺悟之後，我們在日用尋常之中，一言一行都是生滅法，既是生滅法，它是有生有滅的，它就是假法，不是真實的，真實的就是真如本

性，它沒有生滅。因此在這裏經文告訴我們要觀，維摩居士教那些天女：你要好好的觀，觀這個四大。這個四大就是陷害凡夫眾生，知道它是陷害眾生，那就不要執著這四大。不要執著四大，並不是說這四大不要，我身體不要，不是這個講法。不要執著它，不要執著四大，心就在道上面。要是執著有四大，有病了，就怕了：有這個病，病不好會死的。老的時候，又想這麼大的年紀，人生七十古來稀，到有死，恐怕越老越接近死亡，這就是不覺悟，才有這些恐怖。一覺悟之後，不是叫我們把這個身體不要了，而是把身體放下這個執著，放下執著，心就在道上面，這是樂觀四大如毒蛇，把它看成毒蛇一樣，就不要執著這身體，這就好。

下面的經文說「樂觀內入如空聚」。維摩居士就叫天女，你要樂觀，觀什麼呢？內入如空聚。空聚，在前面（方便品）裏面也解釋過了，現在再重複地說一說。空聚就是六入，六種法，這法字就是學術名詞，好懂的話，就是我們中國一般世俗的講法：東西。比如說指人、指萬事萬物，就拿東西這兩個字（一個名詞）來稱呼它。這個六入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我們都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就是口裏的舌，

身體，還要加這個意，第六識的意，這叫內六入。內六入受到外面的六入，那叫外六入。外六入什麼呢？色身香味觸法。色，前面講過了，包括顏色、形狀這都是色。受，也講過了，就是感受。想，就是心裏有什麼想法。行識，識就是比如說眼根對色塵，中間就變眼識，這就是識。那麼眼識如此，耳識就是耳根對聲塵，就變成耳識，八個識都是如此。這個色身香味觸，就是由外面的境界入到我們心裏，叫外六入。內六入、外六入合起來，叫做六入，這就是空聚。空聚，空是空空洞洞的，就拿這個六入解釋空聚。六欲就是假的東西、就是假法，那麼觀呢？觀這個如空聚，就是這些六入無論是內入、外入都是假東西。

這一段一共有三句經文，前兩句，維摩居士告訴天女那就是怨賊、是毒蛇，就要離開，不能接近這些怨賊、這些毒蛇。後面這一句樂觀內入如空聚，前面兩句叫離開，最後這一句叫做觀法，觀就是止觀的觀，你要好好的觀，觀到有工夫的時候，六入，無論是內入、外入，都把它放下，不要執著。六入你看，可以包括一切，眼耳鼻舌身是我們人的本身，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色聲香味觸都是外面的境界，法

呢？法是外面的境界落下的影子，好懂的話，就是我們有個印象，我們看外面色聲香味觸，落下那個印象在我們心中、在我們第八識裏面，這就是法。這樣觀的時候，用止觀的觀法，這一觀，一切都是假東西。既然是假的，那還要把身體看得那麼重要幹什麼呢？那沒有意思。把外面自然界一切的東西、人類社會的種種的狀況，論地位來講，古時候做大皇帝、下至貧窮做了乞丐都是，你想把握住、保持，保持不了的，所以這就是空聚，就是空空洞洞的那些假東西聚在一起，就用內六入、外六入來解釋，這樣觀。你根據這裏，你觀，觀世間一切法，從大皇帝到貧窮的乞丐，中間的各種的人物，做了各種的事情，有造十善業的，有造十惡業的，十善業的反面就是十種惡業，這都是你造這些東西，空聚都是空的，保持不了。就拿我們人身來講，這是講身體，不是講本性，無論任何人，他想要把這個身體一直活下去，你想看，這能辦得到嗎？所以藉著這個空聚、六入，維摩居士叫天女來修觀法，上面兩句要離開它，下面一句你好好的觀察，觀察好了以後，世間一切的人事地物，都可以放下去，放下這些東西，輕鬆自在，你這才能學佛、才能成佛。下面經文說：

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

這三句，第一句「樂隨護道意」，就是說你要能夠求無上道，要發無上的道心，無上道就是成佛之道，這個不要忘記了，也不能有錯誤的。求無上道這個心發出來之後，就不要忘記，也不能夠錯誤，再講護，護是什麼呢？也就是把無上道心護持，不要失掉。「樂饒益眾生」，凡是言語、辦事情，尤其是研究佛法，心裏就是要饒益眾生，都是要對於眾生有益處，饒益就是很多益處。「樂敬養師」，要尊敬師，佛家的要敬師、要養師，供養，拿這個供養來供養師。所謂供養，包括吃的東西，最重的是法供養。法，好好的學佛，師怎麼教，你就照師所教的去學習，這就是法供養。這叫樂，以敬養師為樂。

這三句講發心、修道，照這三句來講發這個道心，這個道好像種子在第八識、八識田裏面，第八識比喻好像農人種的田，這個道它的種子在第八識——八識田裏面，有這三句在地上在發芽了，發了芽以後一天一天地往上長，這是比喻的話。能夠發芽，它有若干的緣，緣就是那些促成發芽的那些條件。比如說你把一顆稻種（種

稻的稻，或者其他的五穀）放在很乾燥瓶子裏面，它不會發芽的。你把它放在農田裏面，農田裏面有日光，日光有暖氣促成它發芽，再有水分，農田有水分促成它發芽，還有空氣，沒有空氣也不行，有日光、空氣、水分使這稻種能夠發芽。我們修道的人也是這樣，日光、空氣、水是一個比喻的話，我們修道的人要有溫暖的心、有滋潤的那種條件，水能夠滋潤，這個身體要能動，這些條件具備，我們才能夠使這個道能夠發芽生長。佛法就是要講心法，心法是什麼呢？我們熱心的來度化眾生，要用溫和的心待人接物，處處讓人家感受到溫和，就是孔夫子溫良恭儉讓那個溫。這個熱心、溫和、滋潤我們的心，就是讓眾生枯燥的那種心得到滋潤。菩薩行道就是這樣，教一切眾生都是熱心來教他們，用這個讓一切眾生感受你這個人是溫和，那麼眾生乾燥的心情得到你心理的那種滋潤，這對自己修道的這個道就發芽，對於眾生也就是教眾生能夠走上學佛的正路。前面就講樂隨護道意，不要忘失，就不要差失，差就是差錯了，你既然學佛，不能有一點點差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就正確的學，不能有一點點的差錯。所以在這裏講要樂饒益眾生、敬養師長，這是發心學佛、發心弘揚佛法，開始就要這樣學。

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

「樂廣行施」，施是布施，布施之中有法施。廣行施，廣就是廣大的、普遍的來修布施這個法。「樂堅持戒」，受戒之後，必得要持，持是保持不要失掉。沒有受過戒的人，他認為這個戒是約束人，其實戒是清涼的，戒律保持得越嚴格，心裏越得清涼的境界，所以這是樂於堅持戒律。「樂忍辱柔和」，忍辱在修道方面非常重要，菩薩修六度的時候，開始布施，其次就是持戒，第三就是忍辱，忍辱之後才能精進，最後是般若。這意思說有布施、有持戒，有修持的工夫，才能夠忍辱。

過去釋迦牟尼佛在修忍辱的時候，忍辱修滿了，遇到人家把他身體這個肉一塊一塊的割下來，釋迦牟尼佛怎麼呢？你越是割，他越感覺快樂，一點都不感覺苦，這很難得。凡夫眾生別說要割他身體的肉，就是拔他一根寒毛，他都不願意的。我們都是凡夫眾生，我們只有想一想，古時候有一個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孟子講楊子這個人，你叫他拔一毛，這一毛拔下來可以利益天下人，他不肯幹。想想看，我們凡夫眾生就是這樣，不但楊子是這樣，我們都是跟楊子差不多。

但是釋迦牟尼佛在修忍辱的時候，修成功了，有人割他身上肉，越割他越感覺歡喜，所以他後來能夠成佛，好不容易的。祖師注解，這叫做羸提比丘，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修忍辱工夫的名字，叫做羸提比丘。我們根據祖師注解，知道修忍辱修成功有那種境界，那境界在我們想起來，割了一塊肉，好痛苦，羸提比丘不但不痛苦，而且很快樂的。佛法講到真實的道理的時候，就是如此，所以我們學佛，無論學那種法，真真實實的學到那種境界，那種樂無比，世間任何的樂都比不上你得到這個法的樂。

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

「樂勤集善根」，善根，學佛一定有善根，沒有善根他不肯學佛的。這就像勤集善根，很勤奮的聚集善根，善根是要做很多有利於人的事情，自己學佛好好的學，走上正路，不能有一點差錯，這就是把善根集、聚集起來。

「樂禪定不亂」，禪定，不是專門指禪宗的禪定（當然可以包括那個禪），這裏講禪定，修定工夫的就是禪定。修定工夫，禪定修好了，就是一心不亂，我們念佛，

《阿彌陀經》裏面講「若一日、若二日」以至於「若七日」然後才能得到「一心不亂」，這一心不亂，就是禪定的工夫成就了。《阿彌陀經》講一心不亂就能夠斷惑，迷惑顛倒這個惑就能斷除，斷除這個惑就能證果。

「樂離垢明慧」，樂離垢，垢是比喻的話，塵垢，用在人、眾生的心裏，心裏就有垢，就是煩惱那些迷惑，這就是垢。這些垢要把它離開，離開這些垢之後，才開智慧，智慧開了就明慧。這個明慧跟世間人所講那些小聰明大不相同，世間那些小聰明稱不上是慧，這個慧是離垢了以後才是慧，這叫明慧。在離垢之後得到的智慧，這種智慧得到之後，它上面講樂，才是真正的樂。

第八十三講

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

前面教那一些所樂的事情，講到這裏「樂廣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一般發心，發什麼心呢？這裏講廣菩提心，廣是把眾生都當成自己一樣地看待，就是看眾生如同看自己，這個不是說我是菩薩、和凡夫眾生有所不同的，廣菩提心把這個分別取消，大菩薩跟凡夫眾生都是看成同一個本體，都是平等的，所以在這裏要發廣菩提心。廣菩提心，廣到什麼程度呢？雪廬老人講，就是拿四弘誓願來解釋，廣菩提心就要發四弘誓願。四弘誓願無論是那一尊菩薩，他要發心學菩薩道、行菩薩道，都要發這個願，這願是總願。那麼有些大菩薩除了這個總願以外，還有他個別的另外再發願，但是無論那一尊菩薩發願，這是總願，一定要發的。

這四弘誓願，弘就是大，當大字講，大願，第一個大願就是看這個世間的眾生，眾生有多少？無邊的，眾生無邊的這麼多眾生，這個大願都要度化這些眾生。第二

講煩惱，眾生的煩惱有多少呢？數不盡的。菩薩他發心修菩薩道的時候，菩薩本身就有許多煩惱，他就是把煩惱一步一步的斷除、斷不盡的煩惱。把煩惱完全斷除，那就成佛了，所以菩薩在發願的時候，就是無盡的煩惱，誓願，發這個誓，發這個大的誓願——這些煩惱都要把它斷除，這才能成佛。這個有次序的，你要度那麼多的眾生，就要斷煩惱。要斷煩惱怎麼斷呢？學佛法，不學法，煩惱不知怎麼斷法。斷煩惱必得要學佛法，佛法有多少呢？法門，佛法這個法無量無邊的，所以無量的法門一定要學。行菩薩道就是這樣，一邊要度化眾生，再就是斷煩惱，第三步就是學無量無邊的佛法，這些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成佛，所以第四是佛的道——成佛。佛是無上正等正覺，這就是佛道，這個佛道無上——至高無上的，雖然至高無上，要發這個願，一定要成佛。所以發這個廣菩提心，這是廣大的發心，就是這樣的發。

下面「樂降伏眾魔」，眾魔，魔是多得很，把它簡化的講，有四種魔。第一個魔：煩惱魔。人人都有煩惱，不但人，六道裏面就是天道的眾生都有煩惱，而且煩惱都是，前面講了煩惱無盡的，所以第一個是煩惱魔。為什麼煩惱是魔？它障礙我

們學佛，一個學佛的人發心學佛了，學著學著這時候，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了煩惱，它就是擾亂學佛的人，所以它是個魔。

第二就是五陰魔，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色法是有形狀、有顏色的，它就是色法，後面呢？受、想、行、識，那屬於心法，心理的，這一共五種，把它合起來才有眾生。就拿我們人道眾生來講，我們的身體就是色法，心理分開來講受、想、行、識，這都是心理，身心合在一起，就有我們這個生命。有五陰和合，才有我們現在這個生命。有這個生命，我們眾生就有苦、有樂，有了病的時候就害怕，就發生恐怖，外面有什麼環境不好，很危險的時候，心裏也害怕，這個又歸到原來的原因，就是有五陰這個生命。我們一個修道的人，隨時遇到那些好的環境、不好的環境，他修道的心理就被它干擾，這樣看起來，它就是一種魔。

第三種講死魔，死是身體死，心裏沒有什麼死。心裏就是一般人都知道，人都有靈魂，身體死，靈魂他到處找，找到適當因緣，它就轉世。這個轉世未必一定在人世間，他在世間好事做得很好，修了十善業，他可以生到天上去。相反的呢？壞

事做得很多，造了十惡業，那他就沒辦法再到人間來，只有到三途裏面去了。所以這個靈魂沒有死，只有轉變，死是身體死。身體死，就我們人道眾生來講，發心學佛要成佛，假使說修道還沒有成就的時候，身體就死了，那就沒有辦法繼續學了。就以念佛法門來講，也是藉假修真，念佛人都知道我們的身體是假的，是五陰和合的假東西，但是雖然是假東西，念佛還是要從我們的心裏起，用口念出聲音來耳朵聽回去，還是要這個身體。一死了之後，這身體沒有了，拿什麼來念佛？所以這死是一種魔。

第四種天魔，天是欲界天的第六層天，第六層天叫做他化自在天，第六天的天王，有他的天上的天人，他是王者，把所化的一切、所需的、所享受用的那一些東西，包括食物，由他人化給他享受，這叫他化自在天。這個他化自在天，他自己享受，凡是人世間眾生學佛，他就來破壞，因為學佛就不講究享受，那麼他看人間有眾生學佛了，就等於他的魔子、魔民少了。我們人間雖然在欲界天之下的，可是他認為不管是欲界天或是人世間，只要不講五欲的時候，他就想辦法來破壞，所以自

在天魔是個魔，他就是來陷害修道的人。

這個魔字，原來上面是個麻，下面一個石頭的石，給人家折磨。後來南朝的梁武帝，他把下面石頭的石字換成一個鬼字。換成一個鬼字，好了，這凡夫眾生一看這個魔，就會有恐懼了，如果是那個折磨的磨字，一般人不把它當成一回事情。所以梁武帝把它換成一個鬼字這個魔，叫人家一看覺得很可怕，既然很可怕，就要想辦法把這個魔道降伏住。降伏這個魔，你怎麼降法呢？根據這四種魔來講，煩惱魔、五陰魔，這都是凡夫眾生都有的，這個魔，都是凡夫眾生自己心中起來這個魔。你要降伏外面這個魔——天魔，你要降伏他，先要降伏自己的心中之魔。自己心中之魔就是煩惱，煩惱多得很，一步一步的把這個煩惱先把它壓伏下去，這個就伏——伏惑。煩惱就是惑，先把煩惱伏，伏久了，工夫好，就能斷除這個煩惱。

再講這五陰魔，五陰魔都是五種法把它合起來的，它怎麼害我們呢？只要不執著五陰和合的生命，它就害不了我們。比如說有病的時候，當然要找醫生來治病，另一方面自己對於這個病不要害怕，我們學淨土法門，一方面念佛雙管齊下。最重

要的不要執著假的這個身體，心理也是假的，心理就是受想行識，就是因為當前一念這個念頭，這念頭都是生生滅滅的，隨時生、隨時滅，你要執著五陰，那就受它的干擾、受它害了。把這些東西統統放下，有病，一方面找醫生來治療；一方面也自己念佛，其他各宗的，也是用他們那一宗的修行方法來修行，這就成功了。比如說修止觀，大家如果看了你就知道了，好像那是智者大師他的哥哥生病，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要死了，智者大師教他用止觀的方法，叫他哥哥來修持，一修持，他的病就自然沒有了。自然沒有了，那就是說以心法可以把生滅的法轉變，那還是用這止觀的法門。我們學淨土念佛法門，一句佛號，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這樣一想，雖然是有了重病也好，或者在世間遇見種種危險的、不好的境界，懂得這個道理，佛號一提起來的時候，境界立刻就轉變。所以五陰魔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不要執著，一不執著，把它同時放下，沒事情了。自己把心中這些魔消除掉，先把它伏，然後斷，那個天魔就沒辦法陷害，不會受天魔的陷害了。

下面就是講「斷諸煩惱」。諸煩惱多得很，這個二乘——就是聲聞、緣覺，他把

枝末無明（就是煩惱），還有貪瞋癡，再加上邪知邪見，也是先把這些壓伏下去，久了，工夫增加了，可以把這些煩惱斷除。二乘斷除這些煩惱，上面還有根本無明，那個多得很。這個根本無明，三賢十聖都還沒有斷，登地才開始斷，登地一地一地的斷，斷到等覺才可以把那個完全斷除，成為妙覺，那就成佛了。所以根本無明不是說斷就斷，那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斷乾淨。因此釋迦牟尼佛特別說淨土法門，這個大家當然都知道，在這個世間信願行修好了，可以脫離娑婆世界而到極樂世界去，到極樂世界一生就成佛。過去雪廬老人講，你大家算一算，算算這個帳，這個多麼便宜，這種便宜的不去學，而學普通法門，那是划不來的。所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聞到特別法門更不容易的，我們學淨土法門的人，這一點要特別注重。

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

「樂淨佛國土」，國土是依報，眾生是正報，這裏講樂淨國土、淨依報。國土依報要修、要淨，我們凡夫眾生所見的世間娑婆世界都是穢土，灰塵、穢土，不清淨。各位看看，不但台灣，那個世界都是如此。有這個輻射，日本那時候兩個原子

彈把那兩個地方毀了，輻射一直保留到後來不能完全消滅。越南在越戰的時候，後來敵人要撤退的時候撒下毒藥，撒下之後也沒辦法消滅。在不久之前，新聞媒體上都報導過的，所以在那個地方種出來水稻、水果，土裏面種出來的都是有毒的。這樣看起來，不但是日本，原來其他國家的土地，也被很多化學東西毒化了，多得很。這些想想看，全世界你找一個淨土——清淨的沒有汙染那個土，你到那裏去找？所以這裏講樂淨佛國土，這個淨字注意，佛國土，無論那一尊佛，他的依報、他的國土都是清淨的。不清淨就是我們眾生，我們眾生有人與人之間鬥爭、國與國之間戰爭，有鬥爭、有戰爭才把這個國土毒害，很多的毒物把這個土地讓它不清淨，就污染了。

這裏講要淨佛國土，人人都要想到以淨佛國土為一大快樂的事情。但是國土怎麼清淨呢？這經前面講「心淨則國土淨」，人心一淨了，國土就淨了。這樣看起來，好像能夠辦得到嗎？經裏面所講的不會錯誤的，絕對能夠辦得到。比如說那些發動戰爭的人、那些國家，你叫他把心理一轉變，他就不會發動戰爭了。個人與個人之間，了解這個道理，心理一改變，他也不會殺人，也不會製造那些有毒的食物給人

家來吃，這就是心理要改變。心理改變當然很困難，雖然困難，改心這是一個最重
要的，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一個修道的人認定這個事情要做就要去做，不要放棄。
這一條講淨佛國土要加樂字，以改變人心為一大樂事，人心一改變，國土自然改變，
這個道理是如此。問題是我們眾生、我們學佛的人肯不肯去做，肯去做必然有成就。

「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相好就是正報，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要
修相好，相好修成功了，成佛。大菩薩、地上菩薩也有相好，相好修得圓滿的時候，
那就成佛。所以這是無論是佛、無論是大菩薩，這都是正報。要修正報的時候，修
諸功德——各種的功德。諸功德，功德有小功德、有大功德，不管小的大的，都要去
修，集合起來積得越多，它的境界越提升得高，所以要修諸功德，修諸功德能夠成
就這個相好。下面講：

樂莊嚴道場。

道場莊嚴，能夠把道場莊嚴，這也是一大樂事。道場，什麼是道場呢？前面講
道場的時候講得很多，這裏根據祖師注解，他舉出例子，比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

下要成道的時候，那就是道場。道場就那個地方來講，有三千二百里這一塊地方，這個金剛地，那個地區是金剛寶地，那個地方叫做場，這是釋迦牟尼佛的道場。其他無論那一尊佛成佛的時候，都是有道場，但是這個道場範圍有廣大的、有的是比較小，不一定的。這就是教我們要了解，佛的道場大小都不一定，我們凡夫眾生在拿佛法來跟人家講說的時候都是道場，這個道場也不一定限定有多大的場地、有多少設備，這才是道場，不要執著，你隨時在那裏把佛法告訴人家，那個地方就是道場。當然寺廟，我們蓮社當然是道場，但是不一定執著這個算是道場，隨著各種因緣，你只要把真正的佛法來告訴人家，教人家這樣學，那就是道場。下面說了：

樂聞深法不畏。

深法，這個佛法講到廣大的時候，法門無量；講到深的時候，這個法門不可思議。怎麼不可思議呢？比如說我們人，眾生有生死，生死怎麼來的？一念不覺而有無明，有無明就有生死。無明怎麼來呢？無明要說這一個念頭不覺悟，不覺悟什麼呢？不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就有無明了。為什麼不覺呢？什麼時候覺悟？什麼時候

候開始不覺悟呢？這個問題一再追下去，我們凡夫眾生不知道，別說凡夫眾生不知道，大菩薩也不知道，成佛才知道，這就不可思議，這叫深法。所以這個深法要了解，深信佛所講這個法是真實法，自己又肯往裏面學，就不怕深，再深都要學，佛至高無上那一種境界都要學，而且要學成功。那這個深法當然要學，你學久了，不怕這麼深的，不但怕，而且是樂，修這個深的法門，心裏很樂的。這一句是樂聞深法不畏，聞深法，就是聽佛講這個深法，沒有畏懼的心理，不畏懼。不怕這個深法，必須自己下定決心，有求深法的心，有這個深心，很深刻的心來求法才不畏，如果沒有這個深心來求法的話，一聽這個法這麼深，他就不敢學了。所以根據祖師講，「樂法之情不深者，聞到深法必生畏也。」樂法之情，就是以求深法的心情要深，如果這個心情不深的話，他就畏懼這個深法。所以這一條就勉勵人，要以深心才能聞到深法，才不畏懼。

樂三脫門。不樂非時。

「三脫門」，那個叫做三脫門呢？一是空解脫，第二是無相解脫，第三是無願

解脫，這三種解脫也叫做三解脫門，簡單的講三解脫。三脫門也就是三種禪定，修這三種禪定就是得了三解脫門。這也是一樣，三脫門修的時候也不容易的，修這個禪定不但不要害怕，而且樂，是以快樂的心情修三解脫門。

下面講「不樂非時」，非時，這個時當時機來講，不合時機，時機不相合的話，這就不樂。修法、弘法一定要把握時機，這個時機呢？修二乘法的聲聞緣覺，還有權教菩薩，他們都沒辦法把握這個時機，所以這裏講非時機不樂。要修這個法的時候，一定要把握這個時候，對那一些眾生說法，這個一定要把握住，非時機就不樂的。就是修道不能勉強，修什麼時候證果，不要勉強，一勉強就非時。所以祖師注解，「未至而求得」，學佛就拿念佛來講，念佛未到一心不亂，沒有念到一心不亂而要求著一心不亂，過於勉強，那也會出問題的。念佛你只管自己念下去，心裏很平靜地一直念下去，工夫到自然成，在沒有得一心之前，自己想著一定要得一心，那問題就出現了。「未得說要求其得，未證而求其證」，這就不能順乎自然的，這都非時。就是恰到好處，道成就了，水到渠成，那才是時。

第八十四講

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志礙。

持世菩薩在說法的時候，天魔波旬帶著天女來擾亂持世菩薩。後來維摩詰居士來了，就把這個天魔揭穿了。天魔本來假裝的是帝釋（帝釋是學佛的佛弟子），維摩詰居士把假裝的帝釋揭穿了，然後天魔帶的那些天上女子，由維摩居士接收下來。接收下來的話，維摩居士就跟天女講法，教天女學法樂，放棄天宮裏那些五欲之樂。天女就問維摩居士什麼叫法樂，維摩居士一條一條的跟他們講。前面已經講了好多條數了，剛才念的是繼續講法樂。

維摩居士就說了，就跟天女們講「樂近同學」，同學，就是凡是所學的都是正法，學的都是正法就是同學。那麼在正法當中，有不同講的方法，因為佛講的佛法，因人而異，所以正法之中也有不同的講法。同學，就是同時學這種正法，非同學，就是學釋迦牟尼佛講另外一種佛法，也是正法。比如佛法傳到中國來，有禪宗、有

唯識宗、密宗等等，同一個法，比如說都是學這淨土宗，這是同學，不同的法門其他各宗，這是非同學。但是非同學還有包括印度外道，學外道的也是非同學，這個包含很廣。所以這裏講同學就是很樂，非同學「心無罣礙」。對於同學，同時大家都學同一個法門，比如說我們都是學淨土宗，大家在一起同學，這個當然很樂。如果遇到其他的宗，我們淨土宗是特別法門，其他宗是普通法門，甚至於碰到印度那時的外道，就現在世界上來講，宗教很多種，遇見其他的宗教，心無罣礙，罣礙就是分別心很重。分別心很重什麼呢？見到淨土宗的大家歡喜，見到普通法門就不像跟淨土宗的相處，沒有那樣的歡喜了，見到外道、見到其他的宗教，那心裏更不歡喜了。但是這裏經文裏面就講心無罣礙，罣礙是罣在心裏面，罣在心裏有所妨礙的，心裏有罣礙，對其它的宗教，他的宗教還沒有受影響，自己就起了煩惱了，所以心理不要有罣礙。怎麼樣才心無罣礙呢？要了解講這個法要平等，法要講平等，你不管學那一種，甚至於有外道，以平等心來跟他們想處，以平等心來看待那些人，自然心裏就沒有罣礙。心無罣礙，自己沒有煩惱，對外面講一切的外道、一切的宗教，都能和平的相處，它有這個好處。反過來講，心裏要有罣礙的時候，自己就起煩惱，

對於別的宗教就起了宗教戰爭，宗教戰爭就引起政治上的戰爭，那就天下大亂了。所以總的原則，不論是正法、是特別法門、是外道，現在世界上各種其他的宗教，你能夠跟他和平相處，在政治上大家互相包容，就天下太平。講修道方面，你這個道就能修的成功。下面說：

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

「樂將護惡知識」，惡知識要護持他。惡知識為什麼要護持他呢？就是給惡知識種種善根，拿正法來啟發他，雖然他一時不能夠接受，但是能夠給他種種善根也好。「樂親近善知識」，善知識一定要親近，學佛必須要親近這善知識。善知識包含的意思很多，對於因果深信不疑，對於佛所說的正法、特別法都是深信不疑，這就是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清淨法要喜好，以這個為樂。這個清淨法根據祖師的注解，清淨就是指的實相，實相就是本性，學佛法就是能夠啟發清淨法，這個最樂。

這兩段，前面一段講樂近同學、非同學，後面這一段樂護惡知識、親近善知識，這兩段都是講平等法，以平等來研究話，都是樂的。但是平等要再分析，就一般寫

文章的人要分析章法，佛法叫做科判，雪廬老人在這一方面研究得非常深入，他老人家說前面一段是法平等，在講佛法平等，後面這一段是人平等，把一個是法、一個是人分析得清清楚楚。下面經文說：

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把上面所講的法樂，在這裏做一個總說，就是一個結論。「無量道品」，簡單講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簡單的說，講這個道品是無量的，多得很。要修無量道品，這個法是菩薩的法樂，學菩薩法，無量的道品都要學，這就博學。佛法三藏十二部裏面，時間許可、能力許可，都不要認為這是太多了，不要認為太多都要學，這是無量道品，菩薩學無量道品才是樂。為什麼要學無量道品？成佛有一個號叫做世間解，世間解，凡是世間一切的法門，自己都了解，也可以講解給眾生聽。修菩薩道的時候，要成佛，就要學無量道品，才能夠世間萬法都了解，也能拿這個法來教化眾生，所以學無量道品就是菩薩的法樂。前面天女問：何謂法樂？這裏講修無量道品就是法樂。那麼學無量道品，就把以上所講的法樂做一個總結。總結的

話，把它約束簡單的一句話：背塵合覺。凡是世間六塵，都把它背棄掉不要，合覺——覺悟的法，佛法它就是覺悟之法，所以講法樂總歸一句話叫背塵合覺。後面所講的，就是教天女自行化他，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教化眾生。下面波旬就要求了：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

波旬一看，維摩居士跟天女講這些法樂，講完了以後，波旬就跟那天女講：我想與你們大家俱還天宮，我們大家一起還是回到天宮裏去。就是跟天女這樣講。天女下面怎麼答覆他，要看下文。天女就答覆他：

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

那些天女就答覆波旬說：既然你波旬把我們送給維摩居士了，那麼我們在維摩居士這裏接受他的教化，我們現在有法樂了，這個法樂比天上的五欲之樂超過了多少倍數，不是天上的五欲之樂能跟法樂相比。所以說：「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不復就是不再，不再以五欲之樂，認為那是樂的。既然天女告訴波旬法樂比

什麼都樂，不願意再享受天上這個五欲之樂，結果天女拒絕波旬的要求。那波旬這時候怎麼辦呢？他就問了，轉問，轉過來就求維摩居士，天女說是不復樂五欲樂也。下面說：

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

波旬他跟維摩居士說了，「居士」，維摩居士示現是在家的菩薩，所以稱呼他居士，「可捨此女」。波旬說：你這位居士可以捨棄我帶來的這些天女？請你捨棄掉。為什麼呢？「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行菩薩道居士，維摩居士你算是居士，可是你行菩薩道的，行菩薩道不愛惜所有的東西。所以在這裏講「一切所有」，不但所有一切，包括任何東西、天女，此外的一切那些法門、那些東西，就一切都能夠「施於彼者」，都能夠捨給他人。施是布施，布施這兩個字，布什麼呢？布是比喻縱的也好、橫的也好，就像兩根線，直的線或橫的線，這個線沒有止境的，無止境的，所以布施這個布，普遍的要施給眾生。波旬就跟維摩居士講行菩薩道的人能夠不愛惜所有的東西，當然天女包含在內，既然這一切東西都能夠施給他人是

菩薩，如果有一點愛惜不肯施給他人，這就不算菩薩。波旬講的話也很厲害，看看維摩居士肯不肯把這些天女還給他，還給波旬。波旬這樣要求維摩居士把天女還給他，這個問題要是普通人，怎麼答覆呢？他一定說既然你把天女交給我、送給我了，你還要回去，我怎能答應你呢？凡夫之見就是如此。下面各位看，維摩居士怎麼答覆呢？維摩居士先不回答波旬，就先跟天女講。跟天女講什麼？

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

維摩居士就跟波旬說，「我已捨矣」，我已經把這些天女捨，我不執著了，捨矣，就是讓他們跟你回去，回到天宮裏去。「汝便將去」，你就可以將去，就帶他們回去。帶他們回去什麼呢？「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你把這些天女帶回去，可以到這個法願，得法願具足，那就是說得到佛的正法。這個具足是指跟波旬講的，可以滿你的願——具足，可以滿你的願望。維摩居士跟波旬說他放棄了天女，捨就是放棄了，讓他把天女帶回去，汝便將去，你現在就帶他們去了，帶他們去是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這有含意的，你帶他們回去，你別這麼愉快，別那麼歡喜，雖然是

滿了你的願，但是滿什麼願呢？一看下面就知道了，這一句重要，「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就是說這些天女跟你回去之後，他們在我這裏學了法樂，這些法樂回到你天宮裏去，就把這些法願教化天宮，除了天宮，還有世間一切的眾生都要得到這個法願，而且具足，這個法願都能夠得到滿足。這就是教天宮裏那些天女回到天宮裏去自行化他，自己繼續修行，同時教化一切眾生。所以這裏講「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而且要得到這個法願具足，都能夠滿足。

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

既然維摩詰答應那些天女跟波旬回到天宮，那些天女就問維摩居士，「我等」，就是我們大家，這裏指的天女們，「云何止於魔宮」，止是住到魔宮去，我們回到魔宮，這裏不是講天宮，是魔宮，指的波旬那個宮(天宮)，我們到那裏是如何住在那個魔宮裏呢？因為原來在魔宮裏面享受五欲之樂，現在學到法了，不願意享受五欲之樂了，因此就講我們大家在魔宮怎麼住下去呢？維摩詰就答覆那些天女：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

「維摩詰言」，維摩詰就說了，維摩居士就答覆天女，「諸姊」，稱他們姊姊，稱呼他們做姊姊——諸姊。「有法門」，有一個法門，名字叫「無盡燈，汝等當學」，你們大家應當學這個法，這個法叫做無盡燈。無盡燈這個法門就要學，學這個無盡燈。這無盡燈怎麼講法呢？從縱橫兩方面來講，從橫的方面來說，一燈傳百燈，百燈傳千燈，燈燈相傳，沒有止境的，是無量的燈傳無量的。從豎的方面來講，這個燈有光，這個燈光，光光相照，這個光光相照的時候沒有窮盡，這個光照下去接著那個光，一直相續的照下去沒有窮盡。要了解這個無盡燈，比如說我們在蓮社裏面有重要的活動的時候，講法圓滿的時候，要有無盡燈。無盡燈，主持的人把這燈點起來，然後傳給他人，他人再傳給他人，意思說滿屋子裏面都是燈，這個燈的光一直傳得光光相續沒有窮盡，這是無盡。這個燈與燈光沒有窮盡的時候，這叫無盡燈。這個無盡燈就告訴天女，你們學了這個法，這個法總歸起來用個比喻就是無盡燈，拿這個無盡燈到天宮裏去——就是魔宮，就能把魔宮改變，讓魔宮大放光明。不但是魔宮大放光明，也是這個無盡燈，這個燈既然是無盡的，也可使以一切眾生心裏都大放光明。下面維摩詰就跟天女講，汝等當學。

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

維摩居士就解釋了，「無盡燈者」，講到無盡燈，怎麼了解它呢？「譬如」，就說比喻了，「一燈然百千燈」，這個然字，就是燃燒的燃字，就點燈，一燈點起來，可以由一燈點燃百千燈。由一燈到百千燈，「冥者」，冥是黑暗的，就比喻這個魔宮，冥者「皆明」，黑暗的就放光明了。「明終不盡」，放了光明終不盡，它是沒有盡的時候。「如是諸姊」，這樣看起來你們諸位姊妹們，就是諸姊妹們，「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一位菩薩就像用這個無盡燈一樣的來開導百千眾生，開導百千眾生什麼呢？「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不是普通的開導，開導那麼多的眾生，使那些眾生都能發心，發什麼心呢？發成佛之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成佛就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要發這個心。「於其道意」，在這個菩薩來講，他來把這個道傳出去，他的意思像無盡燈，這個意思「亦不滅盡」，菩薩發心教眾

生都能發成佛之心，這個心永久不會滅的，滅不盡的。「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菩薩所說法，隨所說法，隨字重要，隨眾生的根機，眾生是那一種根機，菩薩就隨著根機來說法，就是契機。而自增益一切善法，不同的根機那些眾生，聽到菩薩所說的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不同根機的眾生聽到菩薩契機而說，他們自己增減，適合他修的法，有需要增加、有需要刪除——滅，依照自己的需求來增加或刪除，這個叫做「無盡燈」，拿這無盡燈來比喻菩薩說法。維摩居士講完了無盡燈的意思之後，下面就告訴那些天女：

汝等雖住魔宮。

就答覆那些天女，你原來問我們如何住在魔宮裏面，所以這個時候答覆天女，你們大家雖然要住在魔宮。

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

維摩居士就說了，你們這些天女雖然回到天宮裏去，住在魔宮裏面，「以是無盡燈」，你就是拿、就用，用這個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令，就是使令。使得那些無數的天子天女，天宮裏面就是欲界天，欲界天的波旬所住的天宮，裏面的天子天女數不清、是無數的。你們大家回到魔宮裏去，就用這個無盡燈教化無數的天子天女，教他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教他們發成佛之心，這個就是「報佛恩」。佛恩是怎麼說？我們眾生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沒有了斷的時候，如果沒有佛說法，眾生一直在六道裏面出不去，所以佛說法能夠教化眾生出六道，這個恩可以說是想報也報不盡的。要想報答佛恩唯有弘法，把佛所說這個道能夠弘揚出去，能夠把這個道教化眾生。所以下面說「亦大饒益一切眾生」，饒益，就是教眾生都得利益，這個利益不是普通的利益，饒益，很滿足的讓眾生得到這個利益，亦大饒益一切眾生。除了你們自己有這個發心，同時也教眾生發成佛之心。

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最後就是持世菩薩跟釋迦牟尼佛說，「爾時」，就在這個時候，「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就是天女禮拜維摩詰。「隨魔還宮，忽然不現」，見不到了。「世尊」，就是持世菩薩稱呼釋迦牟尼佛，「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所以我不能夠擔任到維摩居士那裏問疾。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第八十五講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長者子善德」，善德這個名，就是因為以善巧而得到佛法這個理，叫做善德。這個善德是善巧得到佛的真理，如果要詳細的解釋，按照天台宗的四教來解釋的話，善德是圓教的境界，以圓教的境界得到這個善德。圓教的境界，那就是從圓教的教理來講修一心三觀。圓教天台宗講觀——修止觀，比如說圓教之前的修止觀，空、假、中三種觀法分別的修，修完的話才到圓教，把空、假、中三種觀法融合起來，圓教不必分別的修，一開始就把這個空、假、中融會在一起，一開始就是圓修，圓修三觀。三觀修成功就是三德，所以這個圓成三德，才是真正的善德。前面藏教、通教、別教，藏教談不上，通教、別教所修的都是分別的，只有圓教修成功了。善德長者子，他這個善德就是圓教由三觀成就三德，他的地位是在法身大士，已證到

法身，是法身大士，他示現的是在家的菩薩。這位法身大士不是普通的，他這個地位就在補處菩薩，補處就是一生補處，所以地位高得很，他現在示現的是在家菩薩。

我們就看釋迦牟尼佛告訴「長者子善德」，告訴他什麼呢？「汝」，就是指的善德，「行詣維摩詰問疾」，行詣，你就到，你到維摩詰那裏去問他的疾病。「善德白佛言」，善德就稟告佛說，「世尊」，稱呼釋迦牟尼佛，「我不堪任」，我不能够擔任，不堪，堪當能字講，我不能够擔任什麼呢？「詣彼問疾」，就是到他那裏去問維摩詰居士的疾病，這個我不能，不堪任就是不能勝任。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

「所以者何」，就說出一個理由出來，為什麼呢？「憶念我昔」，憶就是回憶，回憶從前。我「自於父舍設大施會」，我回憶過去，自於，我自己，我在父舍，我父親的那個舍，就是他的家，在他的家裏，在父親的家裏設大施會，設著大施會，施是布施，設了一個布施的大會。他說就用父親的舍——父親的房舍，父親家裏設了大施

會。這個大施會設的時候，他就「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這個大施會裏面要供養一切的沙門。在印度那個時候，不管是佛教，是其他的外道，凡是出家的都叫做沙門，所以這裏講一切沙門。還有婆羅門，及諸外道，印度那時外道很多，這叫諸外道。除此之外，還有貧窮下賤的，印度那個時候，除了貴族、王家，還有農民，還有這個賤——下賤這一類的，因此他講貧窮下賤的人。還有孤獨的乞人，孤獨是乞丐的人，孤就古時中國來講，一個少年沒有父親了叫做孤，老年人沒有兒女叫獨，它這裏只講孤獨，沒有詳細的講屬於那一類的，總之孤獨這種人都是很苦的。乞人，就是乞丐。他是供養這麼多的人。這幾句話，他供養這麼多人，沙門、婆羅門、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這麼多人，乞人，包括上面所有的這些人，他們來乞的時候，都要布施給他們。「期滿七日」，按照他布施大會這個日期，布施有七天，七天圓滿。就在圓滿那一天，經文說：

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

就在他布施大會圓滿第七天的時候，「時」，就在這個時候，維摩詰來了，維摩

居士來到他這個布施大會，在這個大會之中，「謂我言」，謂我言就是跟善德說，他就告訴我，告訴我什麼呢？「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你這個大施會，不應當像你所設的，那就是說你設這個大施會，設得不如法。大施會有淺有深的，淺處講很簡單，講到深處應該什麼呢？你這個布施，凡是一切法都想到要布施，你在世間做任何的善事，都是會歸到布施這一方面來，這才是究竟的這個布施。

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

維摩詰說善德這個布施不如法，那麼應當怎麼樣布施呢？下面就說了，「當為法施之會」，你應當以法施，為，就是辦法法施，以布施，布施財物當然是其中之一，法施為主。維摩居士跟善德講應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何用，就是你何必用財施，財施會為（會為就是為會），何必用財施來做布施大會呢？意思就是說你布施當用法施，不必只用財施來設這個大會，會為就是設這個會的意思。

這兩句經文，鳩摩羅什大師還有僧肇幾位大師，注解的都很簡單，雪廬老人就根據古人的注疏加以分析。根據古人的注疏，布施這個施要講到圓滿，講到圓滿怎

麼講呢？財布施其中就有法布施，法布施之中也有財布施，那就是把經文這兩句，「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一個是財、一個是法，兩句把它圓融起來講。這個圓融講，就時間來說，布施沒有前沒有後，你真正大的布施，圓過來講，你這個布施一設了，在布施之前的時間、布施之後的時間，都把它包含在內。那就是你這個布施，真正的布施的話，你一設了這個布施，前後的時間都是無限長的，藉著你的一個時候這個布施，可以是前後，沒有前沒有後，時間上不要分在什麼時候，那就是永久的，你這一布施就是長遠的在布施。再說你這個布施是供養一切眾生，供養一切眾生就是前面講的一切沙門、婆羅門、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等一切眾生。供養一切眾生，這個意思就是沒有人的界線，無論那一類的眾生，都要供養他，都要布施給他。要打破時間的限制、打破眾生的限制，那用什麼法呢？平等法。平等法你這一布施，過去、現在、未來都包含在內，平等的，三際平等。就眾生來講，你現在布施，雖然布施那麼多人，但是要平等的來講，所有的眾生，不但是你布施大會裏的眾生，沒有到布施大會裏面來的一切眾生，都是你布施的對象，所以講平等。平等就打破時間的限制、打破眾生的限制，你這個平等法，平等法從那來？平

等法從平等心裏面出來的，平等心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你要用這個平等心來布施，才是究竟的布施。

這個平等的布施，比如講這個財，財中有法，就拿飲食來說，飲食是屬於財的，飲食中有法，那就說禪悅，禪悅為食。換句話說以平等法來分析，你布施的這些飲食、吃的東西，就叫人家能夠得到禪悅，禪悅就是比飲食廣泛多了。再說財布施有七聖財，叫人家得到你財布施，他就是開悟，悟到有七聖財，得到七聖財，那些眾生受用無窮了。前面講禪悅，得到禪悅的時候，那就不是普通世間那些飲食能夠相比的，所以你能夠平等這樣布施，能夠叫人得到禪悅、得到七聖財。

講到布施，一般人都知道布施就會得到福報，但是這是鼓勵人家布施而已，講到究竟的境界，布施不要求福報，求福報的話，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布施。真正的布施就是三輪體空，不要認為我把這個財布施出去了，對方接受我的布施，中間布施的東西，包括這個布施的財、布施的法，這些都不要放在心裏面，這就是真布施。如果有一點點想法：我這布施出去之後，將來就有那些福報來了。這個不算真布施，

真布施就要三輪體空的，是不求福報，但是所得的時候，不但是福報有，而且真正的福報以外的智慧就來了。慧，有福有慧，你這個布施出去，不是為了求福報，福報還是有的，不求福報，不但福報要來，智慧也來了。就在布施的時候，心理不要求著各種的報會來的，它一來的話，福與慧都會得到的。下面善德就問了，善德問什麼？

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

善德就說了，「居士」，居士稱呼維摩詰居士，「何謂法施之會」，什麼叫作法施之會？問的意思就是問維摩居士法施之會是什麼道理，想請維摩居士把這個法施之會的道理告訴他。維摩居士就跟善德菩薩講：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

維摩居士就告訴他，「法施會者」，法施這個會是什麼意思呢？「無前無後」，沒有前沒有後，這就是前面講的，你設置法施大會沒有前後什麼呢？法施大會之

前、法施大會之後，前也有法施，後也有法施，前後的時間無限的，這叫無前無後。既是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你在這法施大會這一個時候，既然無前無後，你就供養一切眾生，不僅僅在你設置這個大會的時候，那些人來乞，除了那些來乞的人以外，其餘的所有的眾生都布施給他們，所以這是供養一切眾生。這叫做「法施之會」，把這個時間、法施的地點，都把它這個限制打破了，然後你的法施才是普遍的。布施的時間、布施的地方，把界線都打破了，這個布施才是普遍的。

在這裏維摩居士說了，法施會是什麼呢？前面善德問何謂法施之會，維摩居士說法施會無前無後。普通的講，你那個法施會沒有前沒有後，把前後的時間都打破了這界線。古時候有再深一層的分析，深一層的分析是什麼呢？就是雪廬老人根據湛然大師講的，湛然大師說這個無前無後，前後就是講時間，時間有三際：過去、現在、未來。際就是邊際的際，前是前際，在從前的時間，前際什麼呢？六道眾生，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的眾生，叫做前際。那麼這個後際呢？就是以後的時間，以後時間什麼呢？就是涅槃的境界。湛然大師特殊的講法，前際是六道眾生裏面，他們

沒有學佛法，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後際呢？學了佛法以後，有成就了，入了涅槃了。涅槃也不只一種，有四種境界，叫做四涅槃，這就把「前後」這一句經文，把它深入的來解釋。深入的解釋，對於我們學佛的人要警覺了，一看到這前後，無前無後，你要從這一句話裏面，就要學著出六道證涅槃，要解決生死問題。這個「是名法施之會」，照湛然大師這麼一解釋，前際是六道眾生，後際是證涅槃，無前無後的時候，就是叫眾生出六道證涅槃。一時候，藉著這個布施大會，就在同一個時候，叫眾生就得到這個利益，無前無後，是名法布施，這一個才是真正的法布施。這是圓頓之法，一時就能夠得到這樣的好的證道。下面善德菩薩就又問了：

曰。何謂也。

為什麼法施是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這個道理在那裏呢？他說「何謂也」，問的意思就是說：怎麼能夠辦得到這樣呢？一時供養一切眾生，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這樣辦？下面維摩居士就答覆他。

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

以攝智慧。行於捨心。

下面還有，就念到這裏。這裏說你問：是這一時供養這麼多眾生，這怎麼能夠辦到呢？他說「謂以菩提，起於慈心」，菩提，發菩提心，菩提就是覺悟，以覺悟心。起於慈心，就是發起這個慈心。怎麼叫慈心呢？菩提，真正的以菩提心得到這個法喜，得到法喜就是經常的就有歡喜心，經常的歡喜心就是慈心。慈心什麼呢？慈是給眾生樂——與樂，給眾生樂讓眾生歡喜，所以起於慈心。

「以救眾生，起大悲心」，前面講慈心，慈是與樂——給眾生樂，這是悲心，悲心是救眾生，眾生在生死苦海之中，你要把他救出來，這叫悲心。而且是大悲心，有大悲心就是要救眾生，眾生生死是最大的痛苦，所以起了大悲心，就拔救眾生生死大苦。

「以持正法，起於喜心」，正法，佛法都是正法，釋迦牟尼佛講的法都是正法。什麼是正法呢？沒有邪知邪見，正法說出來，可以破除那些邪魔外道。邪知邪見的那些，就拿正法把那些知見破除掉，這就是正法。破除邪知邪見，叫眾生都能夠放

棄世間那些知見，世間知見雖然不是邪知邪見，但是世間一般人，你說正知正見嗎？都很難說，都不會有正知正見。你叫世間人都能夠學正知正見，一切凡夫眾生不能說他沒有正知正見，但是沒有正知正見的多得很。比如說凡夫眾生他就追求世間的這些飲食、五欲六塵，一般凡夫眾生都會講求、講究五欲六塵。再嚴格來講，這就是眾生所求的人世間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在佛法來講就是塵，塵世、灰塵的塵，正知正見就要教世間這些凡夫眾生背塵合覺，背塵就是放棄塵世間五欲六塵的這些東西，合乎什麼呢？合乎菩提的正知的知見，就是背塵合覺。

「以持正法，起於喜心」。起於喜心什麼呢？就是把正法說出來，破除邪知邪見的那些知見。邪知邪見的很多，舉出兩種來，一是斷見，一是常見，斷、常這兩種邪知邪見，在印度那些外道講的很多。斷也不是一種，常也不是一種、一個解釋法。同樣在印度，那些外道講斷、常，這個外道講的是這種斷，那個外道講的是那種斷，常也是如此，各有各的講法。但是普通的選擇一種來講，斷，就拿人道眾生來講，人道眾生一死，什麼都沒有了，就是斷了一切，都沒有了。那就是說這個人

在這一生當中造種種的惡業，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了，一切惡業就斷了。常也是這樣，常什麼呢？人死了以後，下一輩子還是人。這就是斷、常二見，舉出這一種的講法，把因果破壞掉了。

講因果不是這個講法，講因果，這個人他在這一生造的惡業，或者就在這一生他的惡業爆發出來，他就要受了司法的審判、判罪，這還不算，死後他還有報應，在這一生受司法審判，叫花報，死後就是再有報應，叫做果報。果報什麼呢？他在這一生造的惡業，或者是墮落到畜生道，或者墮落到鬼道，最嚴重的就是墮落到地獄道，那才是果報。講斷見，把這一切因果都把它破除了，你看這個邪知邪見多麼可怕。常見也是，不管印度古時候外道他們解釋那麼多，我們在這裏也舉出一條來講，那就說這種見解，今生是個人，不管今生造的是什麼業，下一輩子還是人，還是到人道來。這想想看，那就說有這個知見的人，好了，造惡業就是沒關係，這一生造的不管造什麼惡業，下一生還是到人間來。這個知見，想想看，有這個知見的人，他這一生就可以大膽地來造惡業了，這種常見也是破壞因果。所以這一條講

「以持正法，起於喜心」，這意思就是說拿正法來教化眾生，以正法教眾生不要起斷、常兩種的邪惡的知見。把正法教給眾生，眾生就自然沒有斷、常這兩種邪知邪見了，眾生這樣的話，他就會得到法喜——得到正法的歡喜。

「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智慧本來是有的，他這個攝智慧，行於捨心是什麼呢？就是要拿佛法開發正當的正智，開發正智可以破迷啟悟，把迷惑顛倒的心破除了，然後就悟到本性、悟到真如本性，這就是捨心，捨心就是要破迷啟悟。最後捨心重要，捨一捨，智慧就出來了，智慧出來，一切智慧都能起作用。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第八十六講

以攝慳貪。起檀波羅密。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密。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密。

這是繼續講善德菩薩，在他父親的房屋裏面舉行布施大會，後來維摩詰居士到這會場來，就說：你這個布施不如法。怎麼樣不如法呢？接著就是一條一條的講解，由維摩居士講解，所以善德布施大會，這一段就把布施的道理講得非常詳細，剛才念的幾句，就是繼續講解布施的道理。

「以攝慳貪，起檀波羅密」，以攝，這個攝字在這裏可以說是包含的意思。慳貪這兩個字，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有的，慳貪就是煩惱。慳是什麼呢？自己的財物，包括其他一切，凡是自己所有的，他很吝嗇，捨不得給人家，這叫慳。貪呢？是人家的財物、種種的東西，自己想貪求過來。這兩個字有一點分別，這種慳貪，這兩個無論任何一個眾生都有的。既然慳貪都是眾生都有，眾生在這兩個字上面，有的

比較輕一點，有的比較特別重，只有輕重的不同，但是人人皆有。既然是這樣，那麼這裏解布施，布施對付的就是把這個慳貪取消。你怎麼樣取消這個慳貪呢？《維摩詰經》裏面講得透徹，為什麼呢？既然這個慳貪人人皆有，而且是學道方面的一種障礙，要把這個障礙去掉，拿什麼東西來去呢？就是布施，一個人要學布施的話，那當然就要放棄慳貪。學佛一定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的話，無論你是在學那一門，六度是必須學的。就中國學佛來講，有禪宗、天台宗、三論宗、密宗、淨土宗，無論那一宗，無論學那一宗，要成佛都要修行六度法門，六度法門第一個就是布施。你一布施的話，慳貪那個習氣、那個煩惱，開始學的時候就把慳貪煩惱壓伏下去，不讓它起作用，壓得久了，就把它斷除掉，是這個道理。開始學的時候，行菩薩道開始修行菩薩道的時候，就把慳貪壓伏下去，慳貪壓不下去，那你頭一個布施這一度就通不過，後面就沒辦法再學了，就這個，第一個就是要行布施。

行布施功德很多，這裏講就是要能夠把慳貪先壓伏，壓久了有了工夫，就斷除，把慳貪斷除乾淨，那就證果了。慳貪這兩個字簡單的講意思就是前面講的這樣，詳

細的講包含太多，對人、對事情、對一切萬物貪，都想把這個貪求過來。慳呢？自己所有的人、事、物，多方面這些自己所有的，不肯讓給人家。人、事、地、物分析起來又多了，所以我們研究經典，從祖師注解裏面了解大要，剩下來自己要研究，不研究沒有用處，必須要自己研究，研究通了就悟了，就悟道。就拿這一條來講，講布施去慳貪，那一研究分析起來那麼多，開始學布施，就要把世間萬事萬物，包括人、地統統放下，放不下，那布施就沒辦法學了，所以我們研究的結果，了解這道理，就把世間一切事放得下。要放下的太多了，簡單的講，一個名、一個利，不是外面講的外表，外表很粗淺，從自心中把一切名利都放下，在世間不要跟任何人爭奪名利，這才能夠布施去慳貪，才能一步一步往裏學，學得好，學好了就會證果。

後面說「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密」，尸羅是梵文的，這兩個字翻成漢文就是戒，戒波羅密。前面那個檀也是梵文的音，翻成華文也就是布施。這裏講以化犯戒，教化犯戒的人，起尸羅波羅密，那麼就發起了戒的這一度，波羅密是度，六度的度。這個戒，無論是在家的人、是出家的法師，包括出家人（男眾叫比丘，女眾叫比丘

尼），都要受戒，在家人也受戒，包括要受菩薩戒。戒說起來很多，都不能犯的，犯了戒，那可是罪過大得很。戒有性戒，犯了性戒，不管受戒不受戒，都是有罪過的。比如殺、盜、淫、妄，這些都是性戒，犯了戒，沒有受戒的人都有罪過的，受戒的人更有罪過。戒，有的人不了解，以為這個戒是約束人的，約束人家不自由，這是錯誤的見解。戒是什麼呢？就戒人不要犯戒，犯戒就是有罪的，就是教人家不要造罪業。因此戒是什麼？戒叫清涼之法。守住這個戒不犯任何的一個罪業，不造罪，一生都是清涼的，所以佛制這個戒，就是叫眾生不要犯罪，並且能得到清涼的這種受用。太好了，所以這裏講以化犯戒，化是教化，教化人不要犯戒。

起尸羅波羅密，由於要教化人不要犯罪，所以制戒律這一條叫尸羅波羅密。在這一條我們學這部經的人就要研究，研究什麼呢？那些在社會上拿刀砍殺無辜的人，砍殺之後犯罪，然後國家把他逮捕起來，從那以後，他的心理是燥熱、煩躁，心理燥熱的話，那種心理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這些迷惑顛倒的眾生，他毫無理由的砍殺一般沒有罪、無辜的人，砍殺之後，心理那種燥熱，這就是不清涼。不但

是那些殺人的人，就是造很多惡業的人——詐騙集團，詐欺、騙人家錢財的那些集團很厲害，無論是台灣、國外、中國大陸都有，國際性的詐騙集團，詐騙之後，各國都不許可，都要把這些人捉起來判罪，那麼這些人心理可以想像，心理是燥熱的。因此戒就是防止眾生造罪業的，眾生不造罪業，心理清淨的，那就是清涼的。這樣把這一條愈研究，自己心裏愈是得到清涼，所以行菩薩道自己學戒，也把這個戒來教化眾生。

「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密」。羸提，是梵文的音，翻成中國字就是忍辱。忍辱波羅密為什麼以無我法起的呢？要忍辱很不容易的，不論什麼樣的人，有學問的、有政治地位的人、有財富的大財團董事長，你要說一句話冒犯了他，他就發脾氣，忍不過了。就是普通人也沒辦法忍辱，過去讀書人有一句話說：「士可殺不可辱」，士是讀書人，讀書人你要殺他，可以，你要侮辱了，他受不了。忍辱這樣麻煩、這樣難，那怎麼樣學這個忍辱呢？看經文：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密。拿無我的辦法——無我法這個法門，用無我的法門來起忍辱波羅密，來修忍辱。修忍辱開始

學的時候，就一般古人講的「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一時的氣憤，你能夠忍得過來，以後就沒有憂了。反過來講，不能夠忍一時之氣，以後時時刻刻都要防範對方來報復你，百日是講這個，只講百日，實際上時間長得很，跟人家之間有什麼爭執的時候不能忍，那以後的麻煩多了。所以能夠忍，遇見任何事情、跟任何人相處，不管對方說的話、做的事情對不起自己，自己都要忍辱，開始得要了解這個道理。有了工夫，這個忍辱的工夫一天一天的培養，培養到後來什麼呢？無我、忘我，看不見有自我，把自我忘掉。既然無我的話，那你想受這個辱，我都沒有了，誰來受這個辱？忍辱這個辱是不能忍，是個苦、苦惱，我沒有了這個苦惱，誰來受？沒有受，既然沒有受的話，那就無苦——沒有苦，到這個程度，忍辱這一關通過了，所以經文裏面講，「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密」，就拿無我這個法門，或者就是辦法，用這個辦法來起忍辱波羅密。

以無我法起波羅密，這是最圓滿的得到，能夠忍辱，忍辱到最徹底了，能夠把這個辱徹底的忍過去，這樣忍辱的人，在世間沒有任何障礙，沒有任何這個怨家。

我們普通人，學佛的人都講我們人有的跟人家結了怨，有冤親債主，徹底的檢討，冤親債主是當初自己不能忍辱，才跟人家結了怨，把忍辱這一條學到無我境界，那世間那還有什麼冤親債主？沒有。

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密。

「毗梨耶」是精進，精是不雜的，很精、精萃的精，進就是進步的進。學佛就要精進的往前學，不但不要退轉，而且學得很精，精就是不要雜、不要亂，叫精進。精進要怎麼學呢？要「離身心相」，把身體這個相、心理這個相，都要離開。菩薩道行精進波羅密，離身相，這個好懂。離心相，這怎麼說呢？心相，普通人不了解，心裏還有什麼相嗎？學佛的人知道，心，我們看外面的一切境界，那種境界看過之後，落下那個印象，那個影子就落在心裏面，那就是心相。心理這樣分析起來，心相很多，色、聲、香、味、觸，都是具體的東西，經過我們眾生看了以後，色、聲、香、味、觸五塵就落在心裏面，落在心裏面那叫做法塵，色、聲、香、味、觸、法，法塵就是心裏的相。所以這裏面講「以離身心相」，身相、心相都要離開，就起了

毗梨耶波羅密，起了精進波羅密。簡單的說，我們修道行菩薩道要精進，精進那就是身相、心相都不要放在心裏面，自己精進到什麼程度，都不要把這放在心裏面，這就是離身心相。

以菩提相。起禪波羅密。

「菩提相」，以這個相來「起禪波羅密」，這個禪，並不是專指禪宗的禪。禪波羅密在六度裏面來講叫做靜慮。靜是安靜的靜，慮是思慮某一種事情的慮，或是考慮。這個靜是很安靜的一個字，這叫靜慮。這裏講「以菩提相，起禪波羅密」，菩提相，在梵文裏面也叫做寂滅相。寂，是淨土宗西方極樂世界最究竟的一個淨土，叫寂滅土、寂滅淨土。寂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寂。滅是消滅，消滅什麼？一切相都看不到，就滅，叫做寂滅相，所以在梵文裏面，菩提相又叫做寂滅相。菩提相，依照祖師引用梵文講當作寂滅好懂。如果說不引用梵文寂滅來講，就菩提兩個字來講的話，菩提是什麼呢？菩提是覺悟。覺悟這個覺也沒有相的，所以菩提相這個相是比喻話，以覺悟——以菩提相，就是以覺悟來起禪波羅密。菩提相起禪波羅

密，這種禪是靜慮，就這一條來講，這個講定工夫。與定工夫是相反的，叫做亂的、亂心。定心、亂心，普通分開來講，是相反的兩個意思。在這裏講定功、亂心合起來，定在一個禪定的、禪的這種境界，很深的一個禪的境界，談不上是定、是亂，只有一片的很深入的禪的工夫。以菩提相這個相字，它不是說有什麼形狀的相，這個相是解釋菩提，菩提就寂滅來講、就覺悟來講，都是無相的，所以菩提這個相，只是解釋菩提，因此這個相也是無相的。

這一條就是說行菩薩道修禪定，不要執著這些相，心裏安安靜靜的就在禪定的境界上面，不要起任何相。起相的時候，那禪定就破壞掉了，所以這一條修禪定，心裏不要有任何相，修禪就在禪定，安安靜靜在守住禪定的那個境界。禪的工夫學得很深入的時候，你在用功、在修禪，固然是境界好，就是不在修禪定的時候，就是普通日用尋常之中，無處而不是禪定，這心裏就沒有亂心，這就是有禪定工夫的人。那他在社會上辦一些事情，與任何人來往，都是禪定的工夫在起作用，辦事情心裏不亂，事情一定能夠成功；待人接物有禪定的工夫，不會跟任何人結怨的，不

會得罪任何人。自己有了禪定工夫，就有這樣好的受用。

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密。

般若，是梵文的讀音，梵文讀這兩個字，不是我們一般人講班若，要讀波惹，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就是智慧。般若這兩個字含義廣泛，勉強的翻譯，找一個重要名詞就是智慧。其實智慧以外，還有很多很多的意思，都在般若這個名詞之內，所以選一個重點，就把它翻成智慧。一切智，在經文裏面，它用在什麼場合就做什麼講解。一切智在普通的講法，證了羅漢就是聲聞、緣覺，他把見思惑斷乾淨，證了這個果位了，他可以出六道的，它叫做一切智。但是在這裏，這一切智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叫一切智，佛的智慧用出來，用在眾生，無論是什麼樣的眾生，都是使眾生得到教化。佛到世間、來到這個人世間，以人世間為主，佛固然也在天上說法，三途裏面佛去的就少了，太少了，最主要的是在人世間。佛在人世間教化人世間的眾生，人世間的眾生，各位想想看，多得沒辦法計算。主要的類別來講，這個世界上，我們這個地球有黑種人、白種人、紅種人，紅種人過去有，後來紅種人慢慢地

大概很少很少了，有黃種人，有幾大類的人。這幾大類人之中，再詳細分析，就拿我們黃種人來講，黃種人之中有作善的、有造罪業的、有普通的一般的人，分析起來多得很，佛的一切智都能使所有的人道眾生受到教化。這種的教化不是普通的學問，這要智慧來教化的，所以佛的一切智起般若波羅密。般若波羅密，在這裏講是行菩薩道，行菩薩道你這智慧從佛那裏來的。

教化眾生。而起於空。

要教化眾生，憑什麼教化眾生呢？空心，要把心裏那些雜亂的思想空了。我們眾生的雜亂思想太多了，分析起來，這些雜亂思想就是妄念，妄念就是虛妄的那些念頭。我們眾生在世間，不是想這一個，就想著那一個，世間的萬法分析太多了，把它總歸起來講：色、聲、香、味、觸。色法就是有形狀的、有顏色的叫色。聲音，聲音之中又很多了，人說話的聲音、畜生牛馬叫的聲音、天上飛鳥有鳥的聲音，這太多了，六道裏面都有聲音，這個聲太多了。香這個味道、氣味，分析起來多得很。這個味，吃的那些東西的味道。總的起來講，拿五種來講，色有五色、聲有五聲、

香也有五香，色、聲、香、味，五味。就是把很多繁雜的，很多把它歸納起來，歸納起來把這個叫五色、五音、五味，導歸於正，導歸於正確的正法。所以講中國的學問，那處處跟佛法的相通的。五色、五音、五味，就佛法來講都是本性，中國用這五種來講的話，就是教人家開悟自己的本性。顏色，青、黃、赤、白、黑這五種顏色都是正色，除了五種顏色還有間色，孔夫子就說「惡紫之奪朱也」，朱就是赤色。紫色呢？就是赤色加上其他的顏色，就變了，變成紫色，紫色雖然很好看，但是它不正，不是正色。正色就是教人家歸向、悟到自己本性，間色談不上是悟了。你要研究固有文化，了解之後，就是處處都是指歸到本性。

這裏講「教化眾生，而起於空」，為什麼起於空呢？就把我們眾生心裏那些妄念——雜亂的念頭心理，統統把它空掉。那些雜念、妄念不空的話，這裏講教化眾生而起於空，要教化眾生，自己心裏那些皆是妄念、皆是雜亂的念頭，怎麼教化眾生？所以這裏是以教化眾生而起於空，必得心裏空空如也，沒有任何雜念、妄念這些，然後才能教化眾生。這兩句經文，我們研究經文要了解。

祖師提出的問題，問題什麼呢？這裏講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你教化眾生，有眾生的話，心裏就不空了，心裏要空的話，那就沒有眾生了，這兩者不是有相反、有矛盾？祖師提出來問題，用解決的辦法，就是「善通法相空虛其懷」，能夠教人家悟了，悟這個法相，法是佛法，佛法這相是空，法相是空的，法相既空了，那麼行菩薩道要教化眾生心裏、心胸要空，這樣的話，教化眾生心裏有空，這就不相抵觸。祖師這樣注解已經很好了，但是你把祖師注解研究研究，還是覺得有些疑問，還是不能完全對於空這個字徹底了解。雪公用一個簡單的兩句話，可以提供各位參考，雪公說：「真空之理，非空不空」。意思就是提出真空這兩個字就對了，這裏經文所講的教化眾生而起於空，雖然有祖師注解了，但是我們一般人還會有誤解的，就把這空誤解是空虛、虛空的空，虛空那個空是頑虛空、頑空。這個真空不是頑空，真空是真空有妙有，真空妙有是一體的，空有本來就是一體的。所以雪公提出真空這兩個字，真空之理——真空的這個道理，你要把真空這兩個字確認了，真空這個道理什麼呢？非空不空。就是說真空這個道理不是空的，也不是不空的，為什麼不是不空呢？真空它既是有妙有的話，專講空，不對，所以非空。你要是講有，也不是，

講有就是不空。真空的道理，就說不能偏講空，也不能偏講不空，中道，真空就是中道，了解中道才能了解這個空。了解這個空，非空非不空，這才是經文裏面講的這個空。

第八十七講

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

這個還是善德菩薩在他父親房屋舉行布施大會，布施大會就是送飯食，煮了很多的飯來布施給大眾來吃這個飯。維摩詰居士就告訴他：你這個布施不如法。這就說不合乎真實的意思，真實的意思不僅僅指布施飲食，還有法布施，所以維摩詰居士就根據這種布施講出飲食屬於財布施，必須加上法布施，這才是真正的布施。前面就根據這個意思分別的解釋，剛才念的這兩句，就是接著前面所講的那些布施，就講到「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

「不捨有為法」，有為法，比如說布施，用飲食來布施，這都是有為法，但是這裏講不要捨棄有為法。不要捨棄有為法，「而起無相」，無相就是無為的，你要從有為的到無為的法，必須把有為法保存，保存有為法，就在有為法來悟到無為法，所以這裏講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無相，凡是有相的都是有為的，無相就是無為

法。你說無為法從那來的？無為法，如果說我們把世界這些有形象的完全放下去，不要這個，那個不行的，要點就是我們住在地球這個世界上不要執著這個世界，心裏面心就在無為上面。無為就是講道，心在道上面。要心在道上面，假如說你不要有為法，我們人都在這個大地上，不要這個大地，我們人到那裏生活？我們生存在那裏？所以這兩句意思，你要悟到無為法，不要捨棄我們所處的環境，就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上悟到無為法，捨棄有為法是辦不到的。捨棄有為法不要這個大地，我們不能在虛空之中，我們不能在虛空裏面生活，所以這裏講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起無相，就在有為法發起無相，起無為法。

下面就說「示現受生，而起無作」，無作就是不造作，不造作世間法。無論那一個眾生都是造作，說的言語、身體的一切行動都是在造作，無作就是不造作了。這是天台宗所講的，到了圓教的時候才是無作。這裏講無作，在這一部經裏面講無作就是不要造作各種業。眾生造作的，或者是善業，或者是惡業，都是造作。善業、惡業講到深處，造的什麼業呢？造的生死業。有生死，生死怎麼來的呢？就是造業

來的。比如說眾生都有煩惱，煩惱裏面就有貪瞋癡，貪，就專門講這個貪，對人、對事、對各種物品，那一個眾生都有貪的，貪的時候有生死，從貪裏面有生死就是貪愛的貪，貪愛。任何人道眾生，你說那個人不貪愛？從貪愛這一個煩惱裏面，就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生死輪迴。這舉其中一種，因為貪的話，在眾生煩惱之中，這煩惱特別，就是有生死，有貪就有生死，其餘的也是，不過貪是最厲害的一種。

祖師注解，他說這個貪是受生，就是造作這個生死。示現受生，而起無作，無作就是沒有造業，沒有造業上面講示現受生，而起無作。無作比如說聲聞、緣覺，還有權教的菩薩，無作的時候，無就不造業，不造生死業。聲聞緣覺他們修小乘的，修小乘就是要斷煩惱，就把貪瞋癡等等這些見思惑要斷除。要斷除這些，不要造作、不作業，不要作業，他們不作業證到果了，就把見思惑都斷乾淨了。證果證什麼呢？證到羅漢果，證到羅漢果他就入涅槃，這涅槃是小涅槃，就入了小涅槃。這是修小乘的聲聞、緣覺，緣覺應該說是中乘，無論小乘、中乘，他們把見思惑斷乾淨，就要入小涅槃了。

大乘菩薩不是如此，大乘菩薩不要作業、不作生死業，不作生死業的時候，到了無作的時候，他不會像聲聞緣覺那樣入涅槃，他不入涅槃。不入涅槃還留在人世間，留在人世間為什麼呢？生生世世在人世間度化眾生。生生世世在人世間度化眾生就是前面這一句：示現受生。示現的，他本來可以不到人世間來，生在人世間了，他為了要到人世間來度化眾生，所以到人間來，到人間來什麼呢？示現的。一般講到人世間有生必有滅，必有死，那麼已經到這種程度，大乘菩薩修到這個程度可以無作了，但是他還到人世間什麼呢？示現到人世間來、示現受生。再到人世間有生，有生是講這個身體，菩薩到人世間還要有這個身體，那就要還要入母胎，入了母胎以後，然後出胎，出胎以後，然後就跟一般人一樣，在長大了以後學法，學這佛法來弘揚佛法，這就是受生。受生受到一個時候，人到年老了，這個身體當然不能永久活在世間，身體要消滅掉了，這就是死。所以大菩薩到人世間有生有死，但是這裏注意：有生有死是身體，身體有生有死，他這個心，萬法唯心，他的心沒有生死。所以這一期的身體生了死了，在下一輩子又到人間來，那個心又再到人間來，這叫什麼呢？叫示現，示現來就是在人世間度化眾生。在後面這一頁就講：

護持正法。起方便力。

要「護持正法」，這個不要忘記，就是講這個布施。布施有財布施、有法布施，把財、法布施融合起來講，所以這裏講護持正法。你要護持正法，要講究方便法，沒有方便法就沒辦法護持了。方便法什麼呢？就說度眾生，眾生的煩惱、習氣各不相同，行菩薩道來布施，包括財布施、法布施，特別是講法布施，就是看那一種眾生，他的煩惱習氣那一種重，就針對這一方面給他講佛法。或者呢？在那一種煩惱輕一點，這都是要依照眾生的煩惱有輕、有重，做法布施的時候，都不能夠用一種法來教化一切眾生，那就不是方便了。方便法就是因人而異，那一類眾生就跟他講那一種法，同樣是一種法有淺講、有深講都不相同的，這才是方便。

以度眾生。起四攝法。

前面講護持正法，要用方便才能夠護持正法，這裏講拿正法來教化眾生的時候，怎麼能夠叫眾生都要接受呢？下面這兩句說「以度眾生，起四攝法」，必須用四攝法才能夠度化眾生。四攝法這個攝，就把眾生引導過來、收攏過來，叫攝。四

種方法第一種就是布施，布施就是包括財布施、法布施。

第二種就是愛語，愛語就是用愛護眾生的這種言語，這個跟折法不相同的。佛法裏面有折有攝，遇到剛強難化的眾生就用折法，用攝法就是對於那些眾生很好，能夠度化過來，這一類的眾生聽到折法就把他嚇跑了，你用攝法就能夠把他引導過來。在這裏講用攝法，尤其在末法時期，用折法恐怕不如用攝法好。攝法，你用這個愛語，愛語是關心他、同情他，用這種言語跟他說，他就能聽得進去，也能接受你引導來學佛。

第三種叫做利行，利是有利於眾生的利，行是修行的行。利行是什麼呢？你一個菩薩要身口意三業都是起善的行為。身體表現出來也是善；口呢？說的言語也是善；意思，心裏有什麼心意也是善的，身口意三業都是善的行為。你用這個善的行為來利益眾生，眾生聽到你這位菩薩身口意三業都是善的，他就跟著學，他就得到利益。人在世間，了解這個道理的話，盡量的修善，惡業是千萬不能做，造惡業不管是大惡業、是小惡業，都要背因果，將來都受這苦報的。瞭解這道理，我們都學

著善業，這才是在學佛，才學得好，你度化眾生才能把眾生化過來。所以利行就是身口意三業都是善的，就把這個善的教化眾生。

第四種攝法就是同事，同事什麼呢？你這個人、這個眾生，在六道裏都是眾生，我們只講人道眾生，人道眾生他喜歡從事那一種職業，你這個菩薩要講四攝法，你就跟眾生同事。他學法律的，你這個菩薩也跟他學法律，從事法律工作；這個眾生他是學其他的生意，你這個菩薩也跟著他，眾生做那一種生意，這菩薩也是做那一種生意。跟眾生同事，這叫同事攝。跟他們同事的目的就是把那一類的眾生教化過來，讓他們都能夠學佛。人道眾生所做的職業多得很，有的是正業——正當的職業，有的是非正業——那就是不正當的職業。不正當的職業多得很，那你菩薩也跟他同事嗎？這個我們要研究了，大菩薩可以跟他同事，他同事就能把那些不做正當職業的人，把他教化過來。我們要自己研究了，我們可沒辦法，那些做不正當職業的人，我們要跟他同事的話，那就學壞了，不但不能教化他，反而被他教化了，這就很危險。古人曾經說「與善人交」，跟善人來往，或者交朋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就像走到那個裏面有蘭花、有芝花，香味很好，一到那裏之後，開始進去就聞到這個很香，在裏面待久了，就不覺得有香味了，為什麼呢？本身有那個香、那個花香融合在一起。這就是〈大勢至菩薩圓通章〉所講的「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長期的在芝蘭之室薰染身體，就有那種香氣。反過來講，「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那造惡業的人來相處，就如同走到魚市場裏面，魚市場那些賣的魚，別說魚死了有臭，就說魚不死的那種腥的味道，也是受不了的。所以跟惡人交往，開始就如同到魚市場裏，感覺味道很臭，但是在魚市場處久了，久而不聞其臭了，就不覺得這個魚市場臭，臭味就聞不出來了，為什麼呢？身體、心理上魚的臭味，自己感覺不到了。自己沒感覺到，別人感覺到，一身的臭氣到處，人家就不敢接近，這就是薰染有這麼厲害。跟好人薰染得好——好的這個習氣；跟這個不好的人、惡業的人薰染久了，自己身上就一身惡業的氣息，不但如此，久而久之，自己也造惡業了，所以薰染這種能力、這個力量很可怕。這是講同事，菩薩可以同事，我們凡夫眾生要考慮了。所以行這個四攝法，最後這個同事，我們在今日之下跟一般人來往，必須要看清楚那一類的人可以跟他來往、那一類的人我們不能跟他

來往，因為我們凡夫眾生跟大菩薩不能比。

這兩句我們了解了，就是以度眾生，起四攝法，菩薩用四攝法為什麼呢？就拿利行、同事來講，他為的是度化眾生，如果不是為度化眾生，他何必用四攝法呢？行四攝法不容易的，要很辛苦。我們凡夫眾生，我們辛苦還做不到的，菩薩可以，他可以這樣拿四攝法就能把眾生化過來。

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

「敬事一切」，事是什麼呢？事奉，就等於是拜老師一樣，叫做事師，事師就是為老師做事情。這裏講以敬事一切，對於一切的人，就像以恭敬心替師做事情，「有事弟子服其勞」，就是敬事。除了替老師辦事外，敬字非常重要，必得有恭敬心來替老師辦事。他這裏把一切都當作事師那樣辦，恭敬來替一切眾生來辦事，這個做什麼呢？「起除慢法」，慢，傲慢，我們看一切眾生都有傲慢的心理，傲慢就是煩惱，這個煩惱不除，那不能學佛，他有傲慢心在，學佛學不進去。比如說他告訴你：我念佛念得很好，是不是得到一心不亂？你要是告訴他：你早得很，那裏

一心不亂？他慢心起來了，他認為你這樣回答得不對，得罪了他。人人都有傲慢心，這個我們要警覺，除傲慢心用什麼辦法呢？就是以敬事一切，對待一切眾生都要恭敬他，替他做事，這個傲慢心可以除掉。

敬事一切不但對於人，就是對於那些禽獸，也要對牠恭敬。為什麼對禽獸也要恭敬呢？學佛你把藏經多研究就知道了，在六道裏面的眾生生死，多生多劫的長久以來，往前面推，找不出一個開端出來，往後推，找不到一個終結的時間，過去、現在、未來，這個時間長遠，沒辦法來推算的。在這個長遠的時間之中，我們眾生有過去的父母，有過去的兄弟、姊妹，有過去的兒女、孫兒女，多得很。菩薩都有隔陰之迷，我們凡夫眾生一轉世，把前生的事情都忘記掉了，因此過去的父母、兄弟、兒女都不認得。我們學佛了解三世因果，六道眾生的生死輪迴，在這個道理上我們明瞭了，既然明瞭，我們不但對於人（人類眾生）要恭敬，對於飛禽走獸、地下那些螞蟻，我們都要恭敬牠，這個就叫做敬事一切。既然對牠要恭敬，當然就不能傲慢了，既然敬事一切，那慢心、傲慢心就去掉了。去掉傲慢心，就要把六道裏面

眾生——人道的、畜生道的（在地下的那些小的動物、天空飛的那些動物），都看作是過去世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你這樣一想，還敢傲慢嗎？對於老師也是這樣，對於老師、父母，這些都不敢傲慢。所以這兩句話，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把慢法要除掉，那就是上面一句——起敬事一切。

於身命財。起三堅法。

三堅法，三是指身、命、財，身就是我們眾生的身體，命就是我們的生命，財就是財產。這三種要修堅法，堅是堅固。我們眾生的身體脆弱的，生命也是脆弱的，財產那更不用說，再多的財產，一死什麼都沒有了，沒有死之前，這個財產有盜賊來偷盜，有水火來把它毀掉，還有敗家子把父母的財產都敗掉。所以別的不講，就講人道眾生，人道眾生財產再多都是保不住的，身體、生命、財產都是脆弱，不能夠長久保持的。所以這裏面講「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怎麼起三堅法呢？這三者都不堅固，但是要修堅法，用佛法來修讓這三者都能堅固。這三種都是很脆弱，用佛法來修堅法，就是把脆弱的修成不脆弱，修成很堅固。這個修法在祖師注解就講

了，把這三種修成堅固法。

各位研究研究看看，修這個堅法，就是把那些不堅的法（不堅的就是我們凡夫眾生、命、財，剛才講過都是不堅的），把它轉成堅固的，那就是說放下不堅固的這些東西。我們的身體隨時在變化、隨時在生滅，不堅固；生命也是一樣，生命是包括身體與心理，都在那裏變化；財產更不用說，都是變化的。這種變化，那麼樣轉成不讓它變化，讓它堅固，那就是把變化太多、脆弱的這三種，把它放棄、放下，一放下這三種的話，就得了什麼呢？得了堅固法。什麼是堅固法？得到無生法，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悟到了真如本性，那就是堅固了。那一個眾生都有真如本性，本性是最真實的，悟了這個以後，對於那個脆弱的身體、生命、財產，不會放在心裏。心，我們凡夫眾生要想學道、學成佛，心就放在學佛上面，身體、生命、財產自然就能放下。這個放下，不是說我們不要身體了、也不要生命了、也不要財產了，不是這講法，就是不要執著。心不要放在身體、生命、財產上面，心要放在學道，心要放在本性上面。要悟得本性、要證到本性，心放在這個上面。心放

在這個上面，三種脆弱的法自然就放下了。

於六念中。起思念法。

六念就是佛、法、僧、戒，還有施、還有天，佛、法、僧、施就是布施、戒是戒律、天就是天道。對於這六種，學佛的人佛、法、僧三寶當然要思，這個布施、持戒，還有天，這三種也要思念。三寶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娑婆世界念三寶，到了極樂世界還是要念三寶。布施，這裏就是講布施的功德，那前面講那麼多，這個布施包括法布施，功德無量，所以要思念它。持戒，戒持得很清淨，這是清涼的。天道，天道眾生他有他的功德，色界、空界也有禪定的工夫，欲界也要修十善業才能生到欲界，也不容易的，所以六念都要。這裏講要思念法，思念法就講這個六念，你常常的要研究研究，要想一想這個六法，要念它都有功德。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第八十八講

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

這還是善德菩薩在他父親家裏設立布施大會，維摩詰居士說他這個布施大會不如法，應該除了拿飲食施給大眾之外，還要有法施，就是要講究佛法。前面已經由維摩居士把布施這個道理，就是應該要法施，講了不少了，現在繼續講法布施。

這裏講「於六和敬，起質直心」，六和敬，根據祖師注解，過去有兩位學佛的人有了爭執了，就是爭，因此釋迦牟尼佛就講了六和敬這一個法。六和敬有六種，第一個是身和敬，身體，學佛的人本身——就是身體一舉一動，要跟同修在一起表現和敬，和是和氣，敬是恭敬，由身體表現出來和氣恭敬。第二個就是口和敬，說話，跟同修在一起說話，要有和氣，要有恭敬。意，意就是心裏，心裏要和氣，要和敬，因為身體、口都是從意裏面出來的，意要和敬，身體、口就和敬了，就前面三種。

第四種是戒和敬，戒就是持戒，持戒怎麼和敬呢？就是把戒持得很好，清淨的持戒，這就和敬了。還有見和敬，都在釋迦牟尼佛那裏學佛，沒有證果的，見解難免各有各的見解，這裏講見和敬，見解上都要和敬，自己見解跟同修們的見解有些不相同的話，自己就是讓人家，這就是和，凡事一讓，就和平了，所以見要和敬。後面就是利和敬，利和敬就是同在佛那裏學佛，衣食種種生活方面的要和敬，不要跟人家爭，遇到有不同的、有所衝突的時候，自己要忍讓。

六和敬六種，修的時候怎麼修法呢？就是以慈心，慈悲的慈，以慈心修這六種和敬，這六種和敬，每一種都是要從菩薩慈心裏面來修六和敬。尤其是第六種的利和敬，就在這裏要修漏盡。修這六和敬，開始都是有漏的，修到後來，從身和敬、口和敬、意和敬修到最後，那就要開發智慧了。智慧開發出來，必得要把有漏的法把它去掉，去一分有漏法，智慧就增加一分，所以到了最後第六的和敬，就要修無漏的智慧了。智慧開發出來，就是經文前面講修六和敬。

下面一句「起質直心」，起質直心就是起無漏的智慧。質直心，質是本質，直

呢？這個直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沒有變的，這個直，直心。直心這兩個字合在一起，古時候講就是道德的德字，道德的德，學佛就要學這個直心。道場，當然弘法要有道場，道場有形狀的，就是建築物，無形狀的道場什麼呢？就是直心，直心是道場，那就是直心。有道場弘揚佛法，建築物不能夠弘揚，有建築物只是一個弘揚的地方而已，必得有內容，內容就是直心。直心就是要學從本性裏面出來，這個心沒有變壞，直接就是本性出來，它就是本性。所以在道場裏面弘揚佛法，就是把心性、本性能夠弘揚出去，這才對於學佛的人自己、眾生才是得到真正的利益。

下面「正行善法，起於淨命」，正行善法那個行，是修行人的行為，行為怎麼是正呢？普通講八聖道、八正道這個正，這個正沒有詳細分析，在這裏要詳細分析一下。正行在印度，佛的那些大弟子都是乞食，托著鉢子在外面向一般民家乞食。再呢，穿的衣服不要穿得很好的衣服，叫做糞掃衣。糞掃衣就是破破爛爛的，人家不要的衣服，叫做糞掃衣，穿的衣服是這樣。住呢？要住在道場裏面，印度文叫阿蘭若，就是住在道場裏面，舉這幾條做代表，這叫正行。

正行下面一句話，「起於淨命」，起於淨命這裏有幾條，不要方口食，就拿吃的東西、飲食來講，不方口食，第一個「不方口食」，什麼叫不方口食呢？不要在四方攀緣，攀什麼緣呢？攀緣富有之家、有大勢力的這個家，對於有富有、勢力的這種人家，不要去攀緣他。如果去攀緣，這樣就等於什麼呢？到這樣的家庭裏面去遊說、去攀緣，這叫做方口食，等於古時候那個說客，遊說四方的說客，這個不可以，不要方口食。

第二個是「維口食」，維口食是什麼呢？他就用那種咒語、念咒，念咒不是佛家講的那個咒，佛家你看過每一部經後面都有咒，《心經》講到後面有咒語，「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那就是咒語，那是經後面附的，他這個咒語自己想出來的。再呢，用占卜，本來《易經》是講占卜的，但是他這個占卜，在印度那個時候，不像中國，《易經》是中國的經書，印度講的占卜，另外用一種方法，他就利用這個咒語、占卜替人算命。替人算命當然要收費，以這樣來獲得自己的生活費，這叫維口食，這在正式學佛的人來講，不許可的，所以不要維口食。

第三是「仰口食」，仰，是頭往上面仰，仰口食，他就是觀察天文，觀察天上的星宿，我們現在講星辰，古時候講星宿，他觀察天空裏面那個星宿，從星宿的活動（星宿有活動的），他推測世間人也好、世間的整個國家也好，盈虛，盈就是滿了，虛就是空虛了。就拿這月亮來講，月亮到十五夜，這月亮盈滿了，然後慢慢的就是殘缺了，缺到最後沒有了、虛了。他就拿天上這星宿有時盈、有時虛來告訴世間人，等於告訴世間個人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他拿這一套來取得他的利益。

第四種「下口食」，下口食是什麼呢？他是務農種作五穀，再呢，他就用藥物學醫師，醫師和合這個藥物來給人家，從這些農作物、藥物來取得他的利益，這叫下口食。下口食從事農業有什麼不好呢？他放棄他的專業，專業就是學佛，佛學好了，然後弘揚佛法，這是他的專業，務農和藥物不是他的專業。這在儒家也講過的，「樊遲請學稼」，樊遲是孔夫子的弟子，他請孔夫子教他農業、教他學農，孔子說「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孔子也說我不如老圃，圃是種菜園，孔子說自己都不如。其實孔夫子什麼都懂，他告訴樊遲我不如老農、也不如老圃，就是告訴樊遲，

你學儒就好好地吧儒家的聖賢書研究好，然後就是把儒家聖賢道理教化人家，你學這個農業，農業有專門的農夫，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由這裏，我們可以參考這裏所講的，你下口食，自己去種田、去做這個藥物來給人家取得利益，放棄掉專業，你行菩薩道、你學佛專業，就要悟自己有本性，悟了之後自己要證自己的本性，這是你的專業，你學那個就是放棄了專業，而做那些不屬於你所要學的那種別的，那就不務正業了，一般人都講是不務正業。這四種都是不正確的，都是不務正業的行為，因此這四種都不許做，不許方口食、不許維口食、不許仰口食、不許下口食。許的什麼呢？這四種都不許，那就是淨命了，經文裏上面講這正行，下面講起於淨命，淨命，你怎麼得到淨命呢？就不要再有這四種用偏邪取來的食，不要那些，這叫淨命。

下面講說「心淨歡喜，起近賢聖」，這個祖師這樣注解的，他說近聖，近聖就是親近賢聖，近聖就生出淨喜出來。依照經文我們看，心淨歡喜，心理清淨，有歡喜心，然後才能親近賢聖。但是祖師注解不是這樣講，祖師注解是先親近賢聖，然

後才有清淨歡喜。所以研究經文，祖師這樣注解，我們就照祖師這樣研究。

「不憎惡人，起調伏心」，惡人不要憎惡他，起調伏心。不憎恨惡人，凡夫眾生很難，雖然難，這裏經文這麼說，就要照經文去學習。這個與上面兩句有關係，上面兩句就是親近賢聖，心裏就是歡喜了，發生清淨的歡喜心。既然發生清淨的歡喜心，下面這講不憎惡人，自己心裏清淨了，看見那些惡人，自然就不會憎惡他，憎就是厭惡他，就不會憎惡他。

雖然祖師那樣注解，但是下面起調伏心，這個怎麼講法子呢？就是說能夠不憎惡人的話，不但不要憎惡他，而且還要起調伏心。調伏心是什麼呢？調是調理，這個心本來是雜亂的、是虛妄的，把那個雜亂心、虛妄心調理調理。怎麼調理呢？伏很重要。這雜亂心、虛妄心都是煩惱，那些煩惱，你想斷，不能一下說斷就斷，沒那麼容易，先把它伏下去。把那些雜亂心、煩惱伏下去，伏久了，這個雜亂心就不會起來了。所以這個調伏，調伏自己，也調伏那些惡人，這叫發大心。學大乘法門就是自度度他，要度化惡人，自己要調伏，調伏有了工夫的時候，就能調伏那些惡

人。所以這個調伏，伏這個字，把它壓伏下去。

凡夫眾生這些雜亂心要想壓下去，不容易的。比較容易就是用佛號來壓下去，當凡夫眾生起了這些雜亂心、這些煩惱的時候，用自己的力量來壓不住，用一句佛號，阿彌陀佛的佛號就能壓得住。雖然壓得住，就是伏，只是把它壓下去，沒有斷，斷是更不容易的。要斷，我們在娑婆世界當然可以斷的，從粗淺的煩惱到微細的煩惱都能斷除乾淨，那當然成功了，可是要三大阿僧祇劫，你去修吧。所以了解這個道理，一方面要用佛號來壓這個煩惱，壓得有工夫，到壽命終了的時候，再有人助念，往生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的時候，那個環境很快能把這些煩惱斷得乾淨了，就成佛。所以說到這裏的時候，無論學佛你學那一宗的，感覺成佛時間這麼遙遠，那就必得要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

調伏要進一步能夠斷煩惱，那成佛當然時間遙遠，但是這裏講調伏，開始調伏的時候，能夠有一分工夫，就能夠對於惡人有一種教化的用處，所以從調伏這兩個字來講，一開始調伏自己，心裏就能夠平心靜氣，以平心靜氣地來調伏惡人，也能

夠使惡人平心靜氣，雖然還沒有斷這個煩惱，能夠伏就不錯。因此我們在這裏研究，起調伏心，講徹底就是自己要發願往生極樂，遇見惡人能夠有因緣，也勸這個惡人發願到極樂世界。但是就算開始調伏的話，就對自己、對惡人都有用處。

以出家法。起於深心。

出家，祖師注解，出家就能夠深入佛法，出家才能夠深入佛法，才能學很深的佛法。出家，經文只講出家，這個出家，出什麼家呢？過去有一位老法師，他到台中來勸我們老師：您老人家趕快出家吧。我們老師說：出家，我早就出了家了。他早就出了家，這怎麼說呢？他的意思是出家有出世俗的家、有出生死的家。我們凡夫眾生，不管是出家的、沒有出家的，都有生死，在家人當然有生死，出家的沒有證果，也有生死。真正說起來，出家出什麼呢？出生死家。生死家，也就是出家了，心心念念的就要了生死。這個生死，初步的這個生死怎麼了呢？要出六道，眾生就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學佛像聲聞緣覺，他學好了，把見惑、思惑，見思惑都斷了，見思惑是枝末無明，這斷乾淨了，出了六道，出了六道出了生死。生死不同，這是

分段生死，就在六道裏面，這一生是人，或者這一生是畜生，或者這一生他在天上是天人，一生一生的，一個段落一個段落，把六道裏面分段生死斷了，這就是證了羅漢果，是了一個分段生死，這是一個生死。出了六道還有什麼？還有變易生死，六道以外的有變易。變易是心理在那轉變，學道到了什麼程度，就得了什麼境界，這境界在轉變，這叫變易生死。變是變化，易是改易、改變，還有變易生死，這是一種生死。變易生死再進一步，把這根本無明都把它斷除乾淨，那就是成佛。兩種生死，一是分段生死，一是變易生死，這裏面講把兩種生死都要斷除，才能夠成佛。如果沒有這樣學，你這學佛是不夠深入，還是很淺的，就算出了六道了，了分段生死，如果再不進一步發心修大乘佛法，不能成佛，那不算深。這裏講這個深，以出家法，起於深心，出家就為了要了生死，這個心才是深心。

以如說行。起於多聞。

「以如說行」，如佛所說的來修行。佛所說的道理，就按照佛講的道理來修行，這叫做「起於多聞」，聽佛說的法，這叫多聞，佛說的法多得很，就要多聞，聞了

之後就開悟。佛說一切法，就是叫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要悟，悟是怎麼樣開悟呢？你多聽佛說的法才能開悟，你不多聽佛說法怎麼開悟？所以如佛所說的來修行，是起於多聞，就必須要多聞，這個多聞之後才能開悟，悟了之後必須行，行就最重要了。只說不行，日子久了，就把聞來的那些道理忘記掉了。這在中國的儒家學問也講，「溫故而知新」，溫就是溫習，把聖人所講的道理，比如說《論語》，這部經就是孔夫子講的，還有孔夫子的學生講的，就是聖賢的道理。你不能說：我學《論語》學一遍就夠了。不行，《論語》裏面含意就跟佛經一樣，含多意，裏面的義理既多，而且又深，所以聞一次不夠的，必須溫習溫習。溫故，把所學來的多溫習，而知新，新什麼？有新的發現。同樣的是一章《論語》，多聞了、多溫習幾遍，新的意思又出現了。這個新的意思本來就含在經文裏面，就是因為我們學的人，學一次不能把裏面的含意完全學到了，所以要常常溫習。然後每溫習一次，就每有新的意思發現出來，所以儒家也講溫故而知新。因此在這裏面講溫故而知新就是行，就是把聖賢講的道理來修行。

在這裏講「以如說行」，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道理來修行，才算是多聞，你這才是真正的聞到。如果不行的話，聞過之後就算了，放下了，你等於沒有聞。要得到多聞的用處，那就是要這裏講如說行，照佛所說的來修行，這就是把多聞與修行合起來，即聞即行，即行也即聞，兩者並進。這個都是講法施，用佛法來布施，所以從前面一直講到這裏，都是講深心、如說行、起於多聞，行與多聞這兩者並重，一邊行一邊又多聞，多聞以後再行，這就是講你要法施就必得這樣學法。

第八十九講

以無諍法。起空閒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

這是繼續講善德菩薩，他是示現在家菩薩相，他修道的地位很高，這次在他父親家裏設立布施大會，維摩居士就來說：你這個布施大會不如法。然後怎麼樣才是如法呢？詳細的一層一層的跟他講，怎麼樣才是如法，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了，剛才念的這幾段，這是快要結束了，這是很重要的幾段。

開始講這兩句「以無諍法，起空閒處」，無諍，根據鳩摩羅什大師解釋，是一切的一切與物無爭，與物就是與人——與一切人道眾生，除了人道眾生以外，還有其他的動物，都不要有爭。但是諍字是言語，人道很重要，就是與一切的人沒有諍。這個爭，沒有言字邊那個爭，就是爭奪了，等於兩個人爭奪一個東西。加上言字邊，是在言語上面爭論，稍微有點不同了。就是說「與物無逆」，無諍的意思，跟一切人都沒有逆，逆就是違背人的意思。逆是什麼呢？逆是相反的，比如說不孝順的兒

子叫做逆子，逆子就不順父母，這叫逆。這個與物無逆，要是有人問與一切人都無逆，那麼有些犯罪的人，你要跟他無逆嗎？所以下面一句，鳩摩羅什大師講「又不非法」，上面講與物無逆，下面接著說又不非法，乖就是違背的意思，又不非法，就是又不違背法，這個法就是講道理，又與道理不違背的，這是無諍。

「以無諍法，起空閒處」，空閒處，就是不在很多人的地方，甚至於無人之處，那就是空閒，起了空閒處。經文雖然這樣講，但是這個在家菩薩要做就很難，在家學佛、學菩薩道，要在人世間來學，他不能經常的一個人找一空閒之處來修行。要知道萬法唯心，在家菩薩要學道，既然沒辦法一個人在一個空的地方來修的話，那怎麼呢？注重在心理，心要空閒，那就好了。修道的人常常講鬧中取靜，在很多人、熱熱鬧鬧的人多那個地方取一個靜，心裏要能夠安靜，所以在這裏講起於空閒處，就是要鬧中取靜，心裏一安靜了，外面那些怎麼樣吵鬧都沒有關係。

下面講「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趣向佛慧，要修開慧，一般人智慧合起來講，分開來講智與慧，有一點分別，這裏講慧，趣向佛慧，學佛要趣向，就是要開佛的

慧。趣向佛慧下面一句「起於宴坐」，要想學到佛的慧，那就要宴坐。這個慧要學宴坐，宴坐是什麼呢？宴坐就是修禪定的工夫，宴坐就是坐禪的意思。學佛的慧要起宴坐，宴坐就是坐禪，坐禪就是把心放在禪定境界上面。坐禪就是一種安定，把心安在禪定的境界上面，然後心就不會亂了，就會有定力了。有定力的時候，那些邪知邪見都不能夠擾亂，所以要有禪定才能學到佛的慧。

禪定，天台宗也講過，做個比喻，這個禪定叫做縮止（縮就是收縮起來，止就是止住）。什麼叫做縮止呢？就烏龜來比喻，烏龜遇見外面其他的大動物要傷害牠的時候，牠把頭縮到龜殼裏面，四個腳也縮到龜殼裏面，還有尾巴，那個尾也縮進去，龜縮就是把頭尾四個，說是腳也好，說手也好，都把它收縮起來，六處，龜把它六處都收縮起來。外面那個硬殼子，別的東西傷害不了牠，別的是什麼呢？天台宗就拿野干，野干大家知道，野狐禪，他為了講了一句話：「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就這一句話，他墮落到野狐身。墮到野狐身多少年數了，後來遇到百丈禪師，百丈禪師在講經的時候，這個野狐禪，他也可以變成人的形狀來聽法。後來這個野狐（就

是野干）就跟百丈禪師講，他說：我為了說了一句話墮落野狐身。百丈禪師就說：你說出來，我跟你轉語，我給你轉一轉。他就說出來了：大修行人不落因果。百丈禪師就說：好，我跟你說一句：「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好，這一轉語，他解脫了，第二天他以這個野狐身就解脫了，野狐身體就死了。所以說法要小心，不落因果與不昧因果，一個落字、一個昧字，你看，說錯了一句，就墮落野狐，就成野干。把正確的道理說出來了，不昧因果，就把他把野狐解脫了。

在這裏講宴坐的時候，就是講龜縮，龜縮比喻修道的人，果然像那樣的龜縮，龜縮就不要喜歡表現，你表現得正當還好，正當的法門也不需要表現，何況不正當的法一表現就變成野干了。所以這裏講龜縮，就是遇到野干，於龜沒有傷害。這就是你講的宴坐的意思，宴坐的時候，一般講就是坐禪，坐禪是出家人，他當然可以辦得到的，可以在那修禪定。在家人要學佛，那這個宴坐就不行了，你成天的在家裏打坐，這個可以成就嗎？在家人各有各的職業，從事職業的時候，你把那個職業放下來回家打坐，這個行不通的。那麼就學這個心，心理只要是安靜，就如同那個

烏龜一樣的，把龜頭、龜尾、龜四個腳都把它收縮起來，心裏就安定了。這就跟宴坐一樣，心裏一安靜，在家人修這個宴坐、修這個禪定，在做事情的時候，心就在那個事情上面。你學醫師，心就是在病人身上，你把病人這個病治好，這個心也不會亂的。你學其他的各種行業，心就在那個行業上面，也不會亂跑，心也是定的，這就是所謂的宴坐，心定就好。特別是我們在家人修菩薩道，心裏安定，你做那一樁事情，心一定，那個行業也辦得好了。沒有辦世間的事情，心裏一定，你就是修道。所以這個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要想學佛的這個慧，慧是慧命，我們眾生有生命，生命是父母給的，慧命是什麼呢？是佛給我們的，佛說這些法門，就是教我們得了慧命。要得佛給我們的慧命，就是要入定、修禪定，這個禪定、這個宴坐，就心定就好了，注重在心。

「解眾生縛，起修行地」，解是解除，解除什麼呢？解除眾生縛。縛是一個比喻的話，就拿一個繩子把身體網綁起來，這個人他就不能自由活動了。解，就是把網綁身體這個繩子解開來。怎麼解開這個繩子呢？凡是一切眾生他的煩惱多的很，

就像繩子把這身體網綁起來，不得自由。這是講解眾生縛，眾生多得很，人道別說，天道裏眾生也是縛，三途裏面就不必說了，更多了。這裏講解眾生縛，你怎麼解法呢？起修行地。那就要修行，修行地在那裏？那裏是修行的地方？祖師注解，就是鳩摩羅什大師講了，修就是修禪定、道品法，禪定就是前面講的修坐禪，盤起腿子來結跏趺坐，那是坐禪。除了禪定以外還有道品，修道的法門有好多種類的，品就是好多的品類，道是修道的法門，這有七大科，七大科就是七大類。分開來講有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學佛無論那一宗，都要修三十七道品。淨土法門在娑婆世界要學三十七道品，到極樂世界就從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修這四種就好，前面不必學。但是蕩益祖師解釋《阿彌陀經》的時候，連帶的也解釋前面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後接著就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我們在娑婆世界，這個都要學。就拿四念處來講，首先就要觀察我們自己身體，身體是不清淨的，身體不清淨心裏也不清淨，其餘那不必多說了。各位在另外有時間，你自己去研究，去研究三十七道品從四念處開始學，如果不把四念處研究好了，那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這個願力就發不起來。必得把這個四念處研究清楚了以後，了

解在這個人世間太苦了，這個痛苦的世間拿這極樂世界比，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在娑婆世間研究四念處，拿極樂世界一對比，那就信願行三資糧都可以具備了。

那麼這一看，要解眾生的這個縛，把網綁眾生的那些繩子解除掉，起修行地，必得要自己修禪定、修三十七道品。自己修禪定、修三十七道品有成就了，自己就把這個繩子解除了，就沒有被網綁的那種不自由，解除了以後，身體就自由了，有這個工夫，你才能夠解眾生的縛。這個大家可以研究，比如說要想解救眾生的縛，自己身體、手腳都被網綁得緊緊的，你叫他來救人，他手都有網綁了，怎麼救人家？必得把這網綁的繩子解除了，他才用手、用身體用各部門來解眾生的縛。自己要解縛，就要學這個禪定、學三十七道品。

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

「相好」，有學佛的時候，學成就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相好就是八十種好，相是三十二相，好是八十種好，都要具備。這個具備之後，「以」當用字講，

就用相好，還有「淨佛土」，佛土，我們凡夫眾生看見國土都是穢的——都汙穢的，就佛來講都是淨土——清淨的國土。這裏講要具備了這個相好還有佛的淨土，這要「起福德業」。福德業是什麼呢？造善業，學佛必得要修善業，一種是福德業，一種是開慧的——是慧業，這裏講的是福德業。福德業就是拿具備了相好、還有清淨的佛土，這才有了福德業。下面說了：

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

這個知，知道一切眾生的心念。眾生的心念要知道可不容易了，別說知道眾生的心念，我們凡夫眾生知道自己的心念就不容易。我們自己起心動念的時候，我們自己想想看，這念頭是什麼念頭？一般人大概不知道。儒家的經典「格物、致知」，格物，格當來字講，物，這個物當念頭講，自己起了念頭，致知，馬上就知道，知道這個念頭是什麼念頭，所以儒家講格物致知就是教人要知道自己的念頭。如果連自己念頭都不知道，那凡夫眾生不知道怎麼生來的，也不知道死，死到那裏去？不知道。格物致知明瞭了，才知道一個人生前、死後，都了解，要解決生死問題，就

要把格物致知學好。這裏講的「知一切眾生心念」，不但知道一個眾生，一切眾生他心裏的念頭，起了念頭都知道，當然自己的念頭更要知道，自己不知道，怎麼能知道人家的心理呢？所以這裏講知一切眾生心念。

下面接著說「如應說法，起於智業」，把眾生的心念都知道了，然後知道眾生什麼心理、他起的什麼念頭、他所想的是什麼事情，這叫做「如應說法」，應是眾生所做的事情、有所求，菩薩就依照他所求的答應他，就應他，應他就答應他的要求。答應他要求，他要求什麼東西呢？這裏是講開布施大會，布施大會重要的是法施，所以應眾生所求的話，就為眾生說法。所以經文裏講如應說法，如他心裏所想要的什麼法，就如法的來如應他，給他說那一種法。「起於智業」，要了解一切眾生心念，又如應說法，沒有智不行的，起於智業。智，無論是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一切眾生的心，世間一切的法，器世間、有情世間的都了解，這叫智。智就是把一切的法了解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含糊，這也叫做智。所以這一段經文說「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智，這就是用真實的智慧來度化這些眾生。

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

「知一切法」，一切法包括萬法，對於一切法不取也不捨。那怎麼呢？把這一切法，既不取亦不捨，叫它「入一相門」。一相門是什麼呢？把萬法入於一相門，萬法都有分別的，每一種法有好的有壞的、有上有下、有高有低，都是有分別。把這有分別的一切法，都要納入一相門，入就是收入，收入到一相門裏面來，萬法歸於一，把有分別的萬法，歸於一個相、歸於一門。歸於一門，然後就說，這就是開了慧，有了慧命，就是智慧的慧。慧，如果那些分別心不能納入一門來的話，這慧開發不出來的。要有這個慧的話，從那來呢？從一來的。比如說我們念《阿彌陀經》「若一日、若二日：以至於若七日，一心不亂」，得了一心不亂，這個智慧就有了，就有這個智慧。有這個慧，他就能夠解除生死，就能夠把見思惑斷除。斷除見思惑要這個慧，慧是把一切的法看得清清楚楚，把一切法看清楚了，他才能夠起了慧業。所以這裏講「知一切法不取不捨」，有取有捨都是有分別的。不取不捨要怎麼樣呢？要「入一相門」，然後才知道一切法，這也才有了慧業。智慧這兩個字，祖師也

它辨別，辨別什麼呢？智是從果上面來講的，證了果，這就得了智；慧呢？在因上面講的，開始學佛，在因地學佛的慧命、學慧，在因地講的是有慧。以因地的慧開始學的時候就是有分別，在因地學慧有分別，學成功，到了果地的時候就是無分別。有這一點點分別，這個很重要。下面講：

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

把「一切煩惱」都斷除，「一切障礙」也斷除，「一切不善法」也斷除，然後「起一切善業」。這一段就是把前面講的慧業、福德業總歸起來講。慧是慧明，慧明簡單講慧，福德簡單講福業，福慧二業都要斷煩惱、斷障礙、斷不善法，這兩種業才能夠得到，才能斷除一切這些煩惱障礙。就是把前面講的慧明業、福德業合起來講，這兩種業就是來自煩惱、障礙、不善法，把這一切都斷除了，這個慧明、福德業就起了作用了。這前面講的煩惱、障礙、不善法都是惡業，斷一切惡業，才能用一切善業。那就祖師講「無善不修、無惡不斷」，記住這兩句話，無善不修，任何一善法都要修，任何一種惡都要斷除。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第九十講

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

這是善德菩薩在他父親的房屋裏面開布施大會，他布施是用飲食布施一切沙門、婆羅門，還有一切貧窮的人，就是平等的布施。布施滿七天，維摩居士就來了，你布施完全拿飲食來布施，不如法，應該怎麼呢？應該用法布施。怎麼樣用法布施呢？善德就問了。維摩居士就說了，法布施用一種法可以布施於天下一切眾生，要平等的布施。從那裏開始，一段一段的解釋，那就是維摩詰居士解釋，解釋到剛才念的這一段，這一段快要結束了。這一段開始就講「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

「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得一切智慧，要開發自己的智慧叫得，怎麼得呢？凡夫眾生沒有智慧，為什麼沒有？被無明掩蓋起來。現在要得智慧就要修，先

要悟，然後再修，悟的就是智慧。本有智慧叫實智，實實在在的真智慧，真智慧開發出來叫實智；權智講各種方便法，有實智然後才有權智，實智沒開發出來，權智那沒有的。凡夫眾生不了解這個道理，他做什麼事情、待人接物，他也講方便，他那個方便是亂的，不是真的方便，他那個方便都是損人利己。這裏在佛經裏面講的權智，都是利益眾生的，這個要清楚。因此開頭就講得一切智慧，得一切智慧就要修，本有智慧被無明遮蓋，先了解這個道理，然後再修行，修得有成就了，叫得，得一切智慧。所以祖師講得一切智慧就是智業，業就是你修行的那種，那就是業。

「一切善法」，這一句是根據上一句來的，上一句講「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也是得一切善法，所以這兩句都是從得那個字，兩句都是從得來的。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要得，不那麼容易，不是說得就得了，這必得要看祖師注解。祖師注解，一切智慧就是智業，開發智慧這個業，業就是要修，定必是要修的。一切善法就是德業，善法也要學習、要修，這是德，這都是要修來的，修就是業。你用工夫先要悟，悟這個道理，悟道理之後，然後再按照這個道理來修行，所以說一切智慧就是

學這個業，業就是修，要修行，這個一切善法也是要修行。

在修智業、修一切善法還沒有得的時候，這都是有漏法，就是世間法。這個德就是福德，有這個德就有福報，所以這都是世間法。而世間法怎麼樣才能夠成為出世間法，也就是由有漏法轉為無漏法，怎麼樣轉呢？下面這一句就說「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善業，學智慧、學善法要得福德，要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助佛道法，助佛道法就是無漏的，就是出世間法了。這個法就是助佛道，幫助佛法，佛法也是道，幫助學的人能夠得到佛法，這個助佛道法就不是有漏法了，它是無漏的了。必須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前面是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要把它有漏的變成無漏的，那就要從一切助道法發起來的。要從這個一切助佛道法，由這個助佛道法來幫助前面一切智慧、一切善法，就能使這兩種由世間法進入到出世間法。有助佛道法就是拿無漏法來引導前面的智慧業、一切善法，都能把它引導到學佛道，學成佛道的時候，這個一切智慧、一切善法都成為無漏法了。以這樣的法，法施，以這個統都是無漏的法來布施，那這就是說法施大會，你原來是用飲食、物質這方面來布施，現在經

過維摩居士一講解，講到這裏時候，可以說快要結束了，以這樣的法布施，就是真正的法施大會。

後面兩句，「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如是，就指上面維摩居士所講的那些方法，用那種法施，善男子，稱呼善德的。是為法施之會，是，就是上面所講的，像這樣的法布施是法施之會。這一章的法施之會，這裏講「是為」，是，指把上面講的那些道理總結起來，總結起來這一章的法會，就不是指在一個地方，也不是指用一種法門，這種法會以佛法一說出來、一布施出來，整個的天下蒼生、天下眾生都能受用。這就是說法會拿佛法來布施的話，布施這個布字，你看布是兩根線，一個是直線、一個是橫線，橫直兩根線把它編起在一塊布，這橫直兩條線你要研究，無論是橫的、是直的，找它的開始找不到，找它的終結也找不到，這個布字就是兩根直線，無始無終的。無始無終的把法施給眾生，這就指善德菩薩在開布施大會的時候，善德菩薩只是用飲食、物質來布施，維摩居士說你要法布施，講到最後是：什麼叫法布施呢？以佛法來布施，就像布一樣的無始無終，無始無終的就是涵蓋一

切眾生，一切眾生都能受到你這個法布施，這就是最平等的布施，這是真正的布施，這才是布施大會。下面接著說：

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住在這樣的法施大會為大施主，他就是這個施主，不是普通施主，是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也是一切世間的福田。一切世間，就人道來講，人道眾生就拿我們地球來講，有中國、有美國、有法國、還有土耳其；這些國家，地球上澳洲、美洲、歐洲、中東、非洲那些國家，每一個國家就是一個世界，是他們的世界。比如說中國，過去就是一個世界，這一方面，一切世間就指的這些地球上每一個國家。再說呢？經文的含意太多了，除了人道眾生的這個世間，還有畜生道、天道。畜生道那一道的畜生、那一種畜生，牠們有牠們的世界。這個鳥，鳥有鳥的世界，所以有牠們自己言語。獸有獸的世界，有牠們的言語。天道的眾生有天道眾生的言語，天道裏面有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這是他們的世界。所以這裏面講一切世間，一切世間就指人道的世間、其他各類眾生的世間，

這才說一切世間。法施會算是大施主，也是一切世間的福田，大施主你能夠用法來施，就是大施主了。

「為一切世間福田」，這要研究一下，就是指你善德來布施大會，原來是用飲食，就物質來布施，現在維摩居士教你應該用法來布施。法來布施怎麼是一切世間的福田呢？你用法布施，那個受到佛法的受用，他來做功德，他來向你做功德，做功德怎麼呢？最重要的是跟你學佛，他來跟你學佛，他就是來種福田，你就是他要來種的福田——你就是福田。他來跟你學佛，學好了，就等於他有收成，有成就了，他就有報應了，有好的福報了。福報有有漏的福報、有無漏的福報，學佛要福慧雙修，單修慧不修福也不行的，所以修有成就了，他得這個福報了。當他來學佛的時候，就是他來種福田的時候，那你就是他的福田。他種福田能夠有成就的話，要問自己，要問你這個福田，善德——你自己，你田裏面要能完全長出稻米出來，田裏不能有雜亂的草。雜亂的草，一般農田裏面有稊稗，稊稗長出來也結穗子，形狀很小的，就像米粒一樣的，但是米的粒比較大，它的米粒小，小得沒辦法吃。如果你稻

田裏面生了很多的稊稗，稻米長不出來，就是長出來也是很難，也不純粹。所以你福田裏面那些稊稗、那些雜草，統統要把它除掉，這就說明比喻，你這個福田、你的心裏面要清淨沒有汙染，他來種福田、他來學佛就修得很純粹。這樣的話，你這個才是真正的福田，那些眾生來學佛也才能學得很好。

這樣看起來，我們學佛的人要發心法布施，法布施說起來容易，真正要做到法布施，必須自己心裏沒有稊稗，稊稗是比喻的話，自己心裏沒有雜念、妄想。心裏有雜念、有妄想，有雜念就念頭不一，念佛的人要成就一心不亂，雜念那會得到一心呢？妄想、妄念，那就更要不得，所以自心中沒有稊稗，就是不要有雜念、不要有妄想。什麼是雜念呢？給人家講佛法的時候，無論是對大眾講解或對個人講解，自心中的念頭就是專注在佛法上面，而且你講的佛法要有根據——根據經文，經文不見得自己能了解，要根據祖師的注解，這樣才不會講錯。不會講錯是第一層——首要的一個條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心裏要純粹沒有雜念、沒有妄想，這才能夠把佛法很純粹的布施給眾生。這樣的布施，對大眾布施也好，就是對一個眾生來布施，你

就是功德無量。下面接著說：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善德就稱呼釋迦牟尼佛，他說「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維摩詰居士說是法，就說上面所開示的那些法門時。「婆羅門眾中」，婆羅門是印度宗教的一種，他們婆羅門眾很多人，在那些眾中有「二百人」，印度婆羅門教的信眾多得很，這裏舉出來在他們信眾之中有二百人。這二百人聽到維摩居士所講的那些法施的道理，「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都發心了，發的什麼心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文，翻成中國字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後面這個心，發什麼心呢？發成佛的心，無上正等正覺是成佛了，要發心就發成佛的心，不學佛則已，學佛就要成佛，就發這個心。

為什麼講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發成佛之心呢？前面一開始，善德開這個布施大會就有婆羅門，所以在這裏，原來是布施給一切沙門、布施給婆羅門等等很多，還有

最貧窮的乞丐，這些人，都布施給他們。後來維摩居士說：你這個布施雖然各種身分的人都有，都布施到了，但是你這是用飲食，屬於財物，用財物布施，你必須用法布施才能圓滿。所以在最後這裏，聽過上面維摩詰居士講那些種種的法布施，最後是婆羅門二百人都發心了，發什麼心呢？來學佛，接受佛法。

這個不容易的，比如說雪廬老人初到台灣來的時候，在各地方講經，那些地方有不少是外道。道教之中，這個道教不是指的古時候老子《道德經》的教，不是那個，是後來的一貫道這一類的道教。當然現在的一貫道政府也承認了，也立法承認，在立法院沒有立法承認的時候，以前政府不承認它的，是地下活動。雪公到那些道場去講經，就把那些外道引導過來，後來都成為佛教徒，這是不容易的事情。這種把外道能夠引導過來學佛法，維摩居士有這種道德，能夠辦得到，雪廬老人也是，他老人家有這個道德，能夠把外道引導過來。我們這些學佛的人，我們凡夫眾生，我們辦不到。辦不到，但是如果外道要問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經文、祖師的注解，跟他們講一講、講解。假使我們要主動的去找他，叫他學佛，恐怕人家不接受的，

人家很難辦得到，但是只要人家來問的時候，我們可以跟他講一講。

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

這個善德就講了，「我時」，我在這個時候，「心得清淨」，心裏得到一種清淨，清淨心就是沒有雜亂心、沒有妄念，得了這種清淨心。自己得了清淨心的時候，「歎未曾有」，所以就感歎從來沒有這樣的境界，這是善德菩薩講的。「稽首禮維摩詰足」，稽首禮，就是禮拜維摩居士的足，稽首什麼呢？就是拜下去，用兩個手捧維摩居士這足——兩個腳，這個時候這個首——就是頭，頭要著地，叫五體頭地。頭要著地，著地還不算，不能一著地馬上抬起來，不可以的。稽，稽是稽留，頭著地的時候，還在地上稽留，就是停頓一個時候。過去文人寫信，或說最後某某頓首，頓首就是首在地下，拜的時候首（這個頭）在地下停頓一下，古禮就是這樣。

「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瓔珞，是把玉編起來，編起來掛在身上，這在印度的時候，古印度就是這樣，凡是高貴的人士，無論是男、是女，都把瓔珞

掛在身上。這個善德他在稽首禮維摩詰足的時候，即解，就把他身上懸掛的、或是配戴的瓔珞，這個瓔珞價直百千，價直很貴、很貴重。以上之，以就是用，用這個價直百千的瓔珞，上之就是奉上，奉上給維摩居士。把瓔珞奉上給維摩居士，維摩居士「不肯取」，不肯取就是不肯接受。這個祖師注解就說了，維摩居士為什麼不肯取呢？這是因為維摩居士指責善德用飲食、財物來布施，維摩居士說是不對的，應該法施，現在善德用價直百千瓔珞來給他，那請問這個瓔珞不是財物嗎？你要受這個瓔珞，就是根據前面所講的，這不對，前後有矛盾，所以他不肯取。

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

你看善德怎麼講的，他說居士，「我言居士」，這善德對釋迦牟尼佛講的，我說居士，這居士就稱呼維摩詰的。「願必納受」，願意你一定要納受，一定納受什麼呢？與你前面所批評的財布施沒有衝突，你納受之後，你自己不受，你可以「隨意所與」，隨你的意思可以轉贈與給別人。這個時候，「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維摩居

士這時聽到善德這麼一說，乃受瓔珞，就是把瓔珞接受了。接受之後，善德不是說隨意所與嗎，因此他就分作二分，把它分為二分。下面這個分字讀份，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這兩個不相等的，一是最下的乞丐，一個是難勝如來，這兩種。後面就說了：

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

這個時候，在大會會眾，「一切眾會，皆見」，大家都看見到了，看見什麼呢？「光明國土難勝如來」，都看見這個難勝如來。難勝如來就是他的功德是可以取難勝這兩個字，就是特別的殊勝，大家都見到他的國土、這位佛。「又見珠瓔」，又看見到善德所獻的瓔珞，這叫珠瓔，「在彼佛(土)上，變成四柱寶臺」，在難勝如來他國土裏面，變成為四柱寶臺。四個寶臺，就是四柱，就四柱寶臺。「四面嚴飾」，在四面都有裝嚴的，這個飾就是裝飾，有莊嚴的來那裏裝飾。「不相障蔽」，不相障蔽，每一面的裝飾不互相來障蔽，障就是障礙，就是每一方的那一種裝飾，沒有把它遮

蔽起來，也沒有障礙。這個含意，祖師注解說了，由難勝如來現出來這樣的可貴四柱臺，就是引導在這大會上會眾要學難勝如來，再呢？善德把瓔珞獻給難勝如來，佛法是非常重視因果的，將來善德也會得到這樣好的果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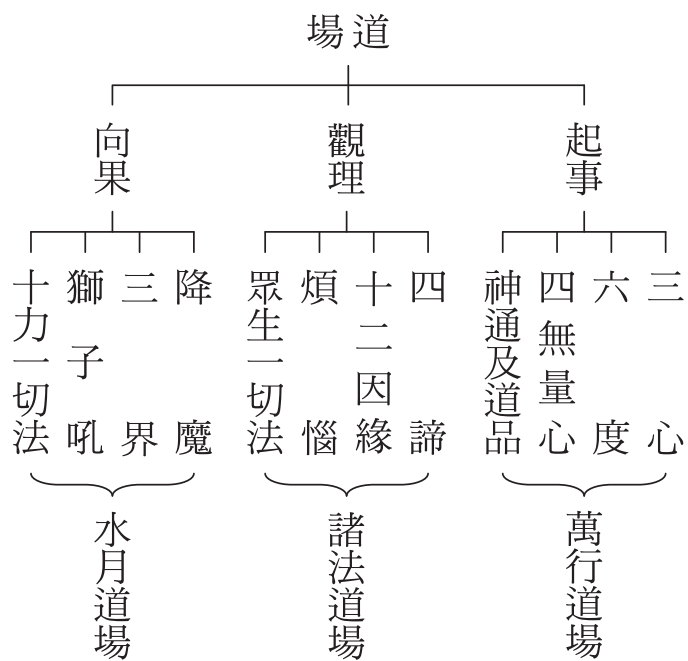
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於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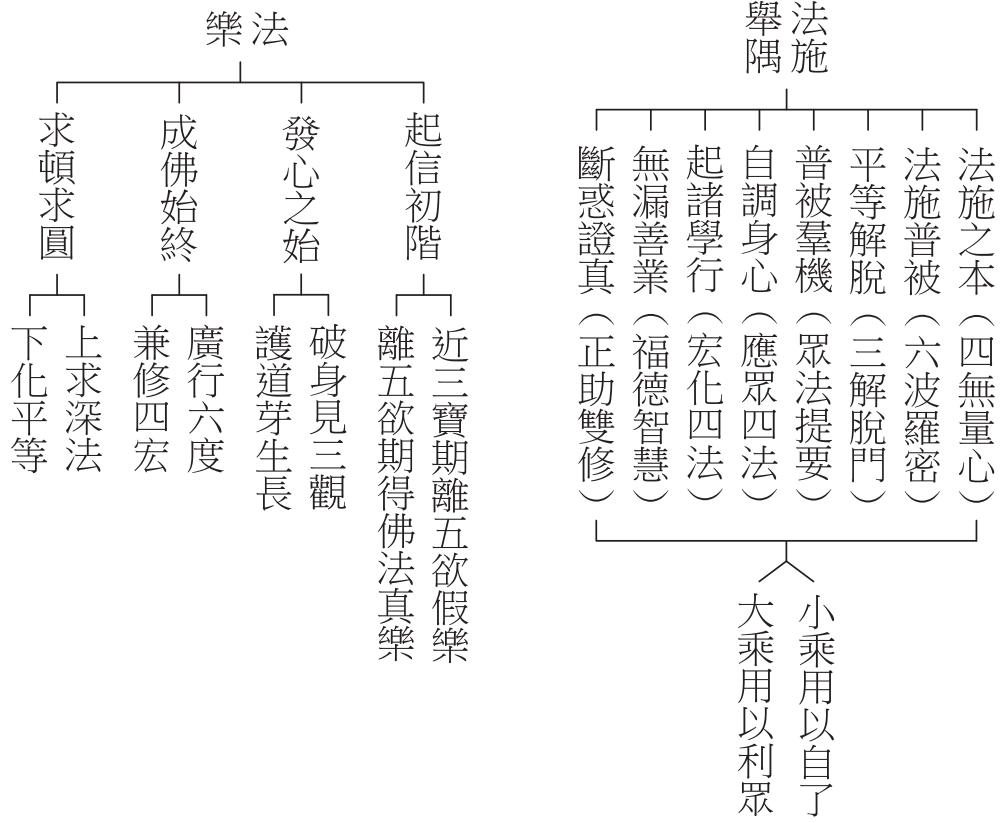
「時維摩詰現神變已」，這就是現出神通變化了。「又作是言」，又說了，「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假若施主——指的善德，你用平等心施給最下的一個乞丐、乞人，就猶如同如來福田之相，你就像佛的福田現出那個現象出來，「無所分別」，沒有分別，「等於大悲」，就像那大悲心，這種無分別心等於大悲。他「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什麼叫具足法施呢？雪廬老人就講了，施主用平等心這樣法施（就講善德），他就能夠入到平等法界，入到法界。法界是一真法界，他是平等的，無有二相，只有一相，平等法界一相，沒有二相。入了平等法界，只有一真法界，只有一，沒有二相。既沒有二相，那這個大悲就是無緣大悲，

不要講什麼因緣，就是無緣大悲，這就具足了一切佛法。佛法是無邊的，那太多了，這裏講具足一切佛法，前面維摩詰居士雖然講法施，但是雪廬老人講法施一定包含財布施在內，財、法兩布施圓融起來講，這才具足布施。

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後面這兩段大家都知道，念一念就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這是對釋迦牟尼佛講的。「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把前面各位菩薩，當然包括佛的那些大弟子，每個人都把他不能夠去問疾的這個因緣都說出來了。這一品專講布施，包含財布施、法布施，圓滿的結論。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二〇二〇年四月恭印結緣（贈送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 2020.03-

冊 ; 公分

ISBN 978-957-9649-99-5(第 6 冊 : 平裝). --

1. 經集部

221.721

109003216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六）

講者：徐醒民居士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